

南 華 大 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宗教與教育的對話：

生命教育做為宗教入世的新型態

Dialogue Betwee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As a New Approach  
of Public Engagement of Religion in Taiwan

研 究 生：黃瑋玲

指 導 教 授：林本炫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八 年 六 月 二十四 日

# 南 華 大 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宗教與教育的對話：生命教育做為宗教入世的新型態

研究生：

黃煒玲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周平  
林本煜  
張其成

指導教授：

林本煜

系主任(所長)：

鄧川雄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4 日

## 摘要

本研究從台灣社會「人間佛教」的實踐，促使佛教走向「公共化」的議題，觀察靜思語經由生命教育進入校園的現象，藉以探討慈濟靜思語教學進入教育場域所憑藉的條件、擴張策略，以及其制度化過程的各項因素。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係透過實施靜思語教學的一個個案及其相關場域的參與觀察，以及對於觀察場域內、外的行動者，進行深度訪談著手，藉由實施個案的邊陲位置，反觀慈濟靜思語教學推廣過程的挑戰與契機。

就校園靜思語教學而言，本研究發現「行政權力主事者」的態度，將影響各教育場域內，宗教團體的生態發展及其消長情形；慈濟在世俗領域的行動，往往源自於個別行動者，自發性的個別行為，而慈濟內部支持系統，則立足於個別行動者所建構的基礎之上，展開進一步的制度性擴張行動；靜思語教學在經由組織制度化穩定發展以前，仍必須有一些偶然性或個殊性的機緣促成，以做為行動的開端，而後，制度性的支持力量才有機會適時的發揮。

**關鍵詞：**公共宗教、人間佛教、生命教育、慈濟、靜思語教學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ied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the practice of a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aiwan to urge Buddhism to become Publicization.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called Jing-Si-Yu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campus, the author Points out all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works as the conditions, extended strategies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th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of a frontier Jing-Si-Yu Teaching practicing case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challenges and al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of this teaching program of Tzu-Chi.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attitude of a man who owns the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wil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group in educational field. The developments in secular fields of Tzu-Chi are usually based on individual behavior but the interior support system is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of individual agent. Before the stead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ing-Si-Yu Teaching, some spontaneous individual behaviors or some occasional events are necessary to initiate this system. After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system may have chance to get engaged.

**Keywords: Public Religions, Humanistic Buddhism, Life Education, Tzu-Chi, Jing-Si-Yu Teaching**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1
前言.....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2
前言.....	12
第一節 國內外「宗教走向公共化」的現象.....	13
第二節 「人間佛教」運動的起源與發展.....	20
第三節 「生命教育」做為宗教入世的窗口.....	26
第四節 結語.....	32
第三章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背景.....	35
前言.....	35
第一節 《靜思語》對慈濟人的價值與意義.....	36
第二節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內在因素.....	45
第三節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外在因素.....	54
第四節 結語.....	60
第四章 靜思語進入校園的策略.....	61
前言.....	61
第一節 慈濟大愛媽媽的成立.....	62
第二節 民族國小的靜思語教學.....	68
第三節 教聯會、大愛媽媽的網絡關係及培訓過程.....	78
第四節 結語.....	85
第五章 靜思語教學的制度化.....	87
前言.....	87
第一節 靜思語教學推廣成功的偶然性因素.....	87
第二節 靜思語教學持續推廣的制度性因素.....	89
第三節 靜思語教學的困難與阻力.....	93
第四節 結語.....	97
第六章 結論.....	99
前言.....	99
第一節 靜思語教學的成效與挑戰.....	100
第二節 靜思語教學發展的契機.....	103
參考書目.....	106

# 第一章 導論

家庭的希望在孩子，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社會的希望在人才，人才的希望在教育。

～證嚴法師～

## 前言

從網路上，慈濟人之間流傳的一封信〈上人的遺憾、安慰、希望〉談起：

想要進入佛法的堂奧，達到成佛的境界，基礎相當重要；基礎不穩卻要攀上高峰，這不僅不可能，並且非常危險，上人集中心力於全民倫理道德的教育，就是希望人人打好品格教育的基礎。

在歲末祝福行程中，上人在病了好幾天之後，到高雄時感冒已經非常嚴重了。當上人帶著疲倦的病體，以非常沙啞的聲音，對委員和慈誠隊語重心長開示，在場眾人實是感觸良深！

上人在這場講話中，說及她的「安慰」、「遺憾」與「希望」。

「**安慰**」的是

上人說，我的年紀一年比一年老，體力一年不如一年，讓我非常安慰的是，佛教應走入人群服務眾生，這樣의思想和作法，全球慈濟人已經藉由大愛奉獻眾生的行為努力去實現，已經將佛法從深山寺廟、藏經閣裡拉回現實人生；甚至有些教界團體，也開始仿效慈濟的作法。

**最遺憾的事**

可是大家若只是拼命做慈濟，一味忙著工作，而沒有厚實的道德情操，仍在人我是非爭執中打轉，只為一件小事就不舒服，就好像台語所說：「你把我撞得烏青〈瘀血〉！」天天心存這個念頭，自己的心也就這樣想著：「那一天我也要以牙還牙，把你也撞得瘀血！」

大家從工作中、做慈濟中，累積了聰明、能幹，可是卻沒有清淨自己的心，常在人我是非中起爭執，在人事漩渦裡迷失自己，使得慧命損傷、夭折，這是上人覺得最遺憾的事！

上人還說：「這會讓我感到，我只是帶你們走到一半而已。」

### 上人希望

上人希望我們自己能夠把另一半路走好。

「慈濟到底是修福或修慧？這不是師父的問題，而是身為弟子的問題。應自我反省做慈濟，不論是訪貧，或到醫院當志工等等，是不是只累積了能幹，常常不可一世，不能原諒別人，不能包容別人，也不能去愛別人？」

「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弟子」，上人說，成長智慧得靠自己，這事急不來，有時也感到無奈，只有期待所有慈濟人都能知道修福也要修慧

(20090611 田野記錄)。

以上文章是慈濟人摘錄自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高雄靜思堂歲末祝福，證嚴上人勉勵全體慈濟人的談話內容。證嚴法師對於將「佛法從深山寺廟、藏經閣裡拉回現實人生」，讓全球慈濟人能夠奉獻大愛，實踐「人間佛教」理念，感到安慰。然而，就行菩薩道的歷程而言，從山林寺廟拉回現實世界，只算走了一半的路程而已，而另一半路程，則必須厚實慈濟人的道德情操，甚至，提倡全民倫理道德教育，讓人人能夠打好「品格」的基礎，才不至於迷失在人我是非的漩渦中，折損慧命。菩薩道上，助人奉獻是修「福」；品格涵養是修「慧」。修「福」仰賴的是「實踐」善行，從慈善入門，也就是慈濟人說的「做，就對了！」；而修「慧」的途徑則是透過「教育」，證嚴法師稱「教育」為「慧命工程」，其重視教育的程度，可見一斑。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 研究背景

這幾年來，筆者觀察到一個社會現象——在商店街、在小吃點、在騎樓的柱子上、在街頭巷尾，甚至在穿梭於大街小巷的計程車上，經常可以看到印刷精美的張貼物，內容是摘錄自證嚴法師《靜思語》的靜思佳句。一句一句的「靜思語」，許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而且，多數能夠輕易背誦出「靜思語」的人，通常也會認同那是一句好話，甚至，會選取當作座右銘，時時惕勵自己。這種「靜思語標語化」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的在一般民眾生活當中傳衍著。像這類的「慈濟經驗」融入到多數人的生活情境裡，對人們的生活經驗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已經是一個既成的社會事實，隨著「靜思語」張貼的範圍愈來愈廣，顯示，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似乎持續在擴大之中。

證嚴法師《靜思語》出版發行於一九八九年。今年（二〇〇九年）六月，慈濟人正舉辦各項活動，歡慶「靜思好話」二十年。近二十年來，慈濟各項志業蓬勃發展，有所謂「一步八腳印」之說。也就是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志工等，八項社會服務同步進行。而在慈濟志工這「八大腳印」的實踐行動中，證嚴法師《靜思語》具有目標前導、統攝腳步、鼓舞士氣的功能。

證嚴法師《靜思語》的成書年代，正值台灣社會、政治環境劇烈變遷的時代。編輯者洪素貞（2007）曾對當時的情境有這樣的描述：

當時是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剛解嚴（不久）的時候，整個臺灣經歷一個非常動盪，一種解嚴之後的抗爭，整個臺灣社會幾乎是一種解構的狀態，從戒嚴到解嚴，……，那樣一段歲月，……，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高信疆先生有一個想法，覺得說這個社會需要力量——這個社會需要的是一種可以皈依的、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不能夠長篇大論的，因為臺灣正處於一個快速變動的情形，人們想要什麼、想做什麼都是立即的反應，……，所以他想到證嚴法師說的話，不要太長、要生活化一點。……，所以《靜思語》就仿《論語》的形式來編（20070205 田野記錄）。

在解嚴以前，政治對於人民的自由結社高度控制，宗教團體的社會參與受到很大

的限制。台灣社會從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政治對於宗教的控制逐漸放寬，宗教團體對於社會的參與的空間也逐漸擴大。而各佛教教團對於「人間佛教」的倡導與實踐，使得近年來，民間宗教團體入世關懷的行動更為積極，除了從事濟貧、慈善、急難救助等相關事業之外，並且將觸角延伸到其他的公共範疇。宗教組織社會參與的面向漸趨廣泛與多元，而文化、教育場域就是各宗教團體積極想要深入的嶄新領域。

民主化驅使政治上以解嚴來做為對應；而現代化及多元化的需求，進一步啟動了一九九四年起的教育改革。在全球一片教改聲浪中，台灣也不落人後的展開大幅度的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當中，「生命教育」的議題受到教改人士的重視，規劃為學校課程中的重要內容。對於這個新興課題，國內、外有關「生命教育」的論述尚在建構當中，借重宗教團體生命議題的經驗及論述，便成了當下可行的策略。「生命教育」因而成為宗教團體進入教育領域的新管道。因此，從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解除戒嚴以後，台灣宗教團體社會參與的面向愈來愈寬廣；教育改革促使宗教領域與教育領域之間，開始有了對話，而「生命教育」，則是宗教開啓教育門戶的鑰匙。

以佛光山、法鼓山、慈濟三大佛教教團來說，除了傳統的慈善、濟貧、助人的社會服務之外，近年來，對於教育、文化事業的投入，都已經有非常可觀的成果展現。而慈濟在教育方面，跟其他教團一樣也建構了自成一格的教育體系；此外，還有一項較特別的表現，就是小學校園的靜思語教學。慈濟成立教師聯誼會及大愛媽媽兩個功能組織，以具體的行動進入小學校園晨光時間的故事教學。其教學行動以《靜思語》為主要內涵，特別於生命教育、品格教育、道德教育各項議題與學習領域中有所發揮。慈濟靜思語教學深入小學校園的現象，引發筆者著手進行研究、觀察，以及相關議題的探討。

## **研究目的**

對於慈濟校園靜思語教學行動，筆者依據不同的關懷面向，將所欲探討的內

容，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分別由《靜思語》從宗教領域進入教育領域的行動背景、靜思語形成校園教學展演行動，並在校園內擴張的行動策略、以及慈濟將校園靜思語教學行動制度化等三個層面，建構問題意識並著手進行研究分析，重點如下。

- 1、探討證嚴法師《靜思語》的成書經過，及其對慈濟人的價值與意義。而《靜思語》在編輯成冊之後，跨越宗教的私人藩籬，進入教育的公眾範疇。這個現象，也引發筆者欲進一步探討慈濟本身具備哪些條件，讓它的影響力能夠跨越宗教領域，進入世俗社會的教育場域；同時，它把握了外在社會環境中哪些有利的機會，使得慈濟能夠在適合其發展的氛圍下，展開校園靜思語教學的展演行動。
- 2、從實施靜思語教學的研究場域做為觀察的起點，探討慈濟《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之後的擴張策略。其中，包含校園靜思語教學行動者，在行動中所被賦予的角色功能、行動者的參與動機和網絡關係，以及行動者的培訓機制。
- 3、以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教學場域為中心，從這個視野觀察、探討教育情境中，行政體系的組織化過程，以及在教育場域外部，慈濟支持系統的制度化。實施靜思語的教學場域，內、外部行動者與支持系統，相互之間的影響。

##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採立意取樣，選擇一個即將開始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教育場域，做為研究對象。對於該個案從無到有的建制過程，進行實地的觀察。除了該個案之外，亦同時針對與其《靜思語》教學行動相關之互動團體，如：慈濟教師聯誼會、慈濟大愛媽媽等組織，從二〇〇六年六月至二〇〇九年五月，進行長達三年的交互觀察。並且透過文本分析、參與觀察，以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對於研究個案、其互動團體，以及參與《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進行觀察瞭解、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以提高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

### **研究場域**

本研究對於研究個案的選擇，是採取目標取樣的選取方式而產生的。筆者在決定論文方向，以及確定問題意識之後，隨即報名參加二〇〇五年花蓮慈濟靜思語教學研習營（目前該營隊已改由各地區教聯會自行辦理，不再統一於花蓮辦理活動），進行第一次的營隊活動觀察。有目的的尋找條件符合研究設計的研究對象。在研習活動中與編派在同一組的教師討論到各校的靜思語教學的情形後，選取其中一所即將開始實施《靜思語》教學的學校，並獲得該校教師的同意，從觀察她的教學活動為起點，而後取得了該校行政主管的同意，進行《靜思語》晨光故事教學，以及與《靜思語》相關的各項活動的參與觀察。

本研究個案高雄市立民族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民族國小），位於高雄市三民區，一九八三年七月創校，校齡二十六歲，歷經五任校長。目前班級數八十班，全校教師一百四十一人，教師平均年齡 40.5 歲（網路資料：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小全球資訊網 2009），不論就校齡或學校教師年齡來看，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年輕的學校，對於新的教育理念也比較能夠勇於嘗試。

民族國小從九十四學年度（二〇〇五年）開始，先小規模的採行實驗性質的校園《靜思語》故事教學。由在該校任教的一位慈濟教聯會種子教師到有意願實施的班級，進行教學演示；學校行政系統則規劃三年級全學年十三個班級，運用每週一天的晨光時間，參與《靜思語》教學的實驗課程；而擔任三年級各班級《靜思語》故事教學的行動者，則是學校志工團裡的十幾位慈濟志工媽媽。

在慈濟志工媽媽的實驗教學過程中，民族國小輔導處仍依據該校志工管理辦法繼續招募志工，以及進行志工相關的培訓工作。在九十四學年度一學年的《靜思語》教學實驗課程結束後，於九十五學年度（二〇〇六年九月）開始，慈濟志工媽媽正式以民族國小「大愛媽媽」的名稱，於每週二、五兩天的晨光時間，進入四年級（原三年級升四年級）教室，展開《靜思語》故事教學。而筆者獲得該校行政主管授權，以活動錄影的角色，一邊為該校進行錄影紀錄的工作，一邊為本研究蒐集影像資料，並從二〇〇六年九月開始，不定期的進入民族國小校園進行相關的研究事宜。

## 研究方法

### 1. 文本研究：

文本分析雖然不是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研究過程裡，仍儘可能閱讀或瀏覽有關慈濟發展的各個面向的紙本文本資料、多媒體教材文本，以及相關的網路資訊，做為參考及輔助分析的工具。在紙本文本方面，計有《法華經》、《無量義經》等，此類開啓證嚴上人宗教思維的佛教經典；《靜思語》、《法譬如水》《納履足跡》、《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等，證嚴法師的思想精髓；以及《大愛引航》、《慈濟人文課本》、《生命美學》、《聆聽生命》、《靜思語教學》月刊、《慈濟》月刊、《經典》雜誌等，與《靜思語》教學相關的教材、書籍、刊物。此外，還有多媒體教材文本，如：《生命教育的九堂課》DVD、《大愛全記錄》VCD、《地球的孩子》VCD、慈濟人文課本多媒體教材《信心篇》、《毅力篇》、《勇氣篇》VCD等，做為靜思語教學的輔助教材的研究參考。以上各種文本資料，用來做為本研究的背景知識，有助於在研究的過程中，能夠掌握慈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在田野和訪談的資料上，做為輔助分析的工具，以期讓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更為提高。

### 2. 參與觀察：

慈濟高屏區大愛媽媽成長教室在二〇〇二年十月首度招生，二〇〇三年二月首批大愛媽媽就陸續進入校園靜思語教學服務，由於，當時參與人數全高屏區僅二百一十六人，只能先投入少數與慈濟淵源較深的學校，且大愛媽媽之間，通常採取跨校相互支援的方式運作。從二〇〇四年五百七十六人到二〇〇五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人，可以說是慈濟大愛媽媽成長的顛峰期，此期大愛媽媽靜思語教學行動，已經擴及全市一百一十八所小學。而筆者所觀察的個案民族國小，即是此時期以實驗性質將大愛媽媽納入校園晨光教學志工的行列。正好符合筆者的研究設計——觀察一所學校，其《靜思語》教學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因此，選取為筆者研究觀察的對象，並從二〇〇六年九月到二〇〇八年六月，進行約四個學期的

不定時的觀察活動。

而在民族國小進行田野的觀察時，卻又意外的發現，民族校園裡，除了「大愛媽媽」之外，早已經有其他的宗教團體先行進入該校校園，進行品格教育的教學活動。因此，更提供筆者在校園內多元觀察的機會，進而發現校園內，各宗教團體間所存在的競爭關係，以及競爭過程中產生的消長現象；同時也觀察到學校行政體系對於宗教團體的態度，於一個宗教團體在校園發展及存廢的影響。學校內部組織化，以及學校外部慈濟教師聯誼會和慈濟大愛媽媽支持系統的制度化過程，對於「大愛媽媽」在校園中，與其他宗教團體之間競爭能力強弱的關係。

由於，大愛媽媽在校園中的競爭力，與學校內部行政體系，以及學校外部慈濟的支持系統關係密切，因此，慈濟教師聯誼會和慈濟大愛媽媽這兩個組織的參與觀察，也是本研究不可偏廢的重要田野。筆者在二〇〇六年五月先行加入高屏區教師聯誼會，承擔「文書組」的業務，經歷包括「報到」、「場記」、「錄影」、「攝影」、「幹部會議記錄」、「營隊籌備會議記錄」等工作。復於二〇〇七年二月起參與大愛媽媽成長教室「課務組」的工作，以瞭解其課程規劃、授課時數安排、講師延請等細節。由於，對課務方面的課程規劃以及文書方面的檔案處理的熟稔，在爾後研究資料的分析上，確實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從二〇〇七年初開始，慈濟高屏區教師聯誼會的資料建檔工作內容裡，增加了動態影像紀錄的項目，筆者以參與者、圈內人的身份，認養了這份工作。至此，每個月教師聯誼會「種子教師成長班」的共修活動，筆者一方面以影像記錄者的身份參與其中。頗符合 Jorgensen（1999）所謂經由參與，研究者得以用圈內人的角色，觀察並體驗人類的意義及互動行為（Jorgensen 1999：29）。另一方面以影像紀錄的身份參與觀察，易於將自己從觀察團體中抽離，做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又如 Jorgensen（1999）所謂圈外人角度的新鮮感和陌生感，可以凸顯理論的視野，加深我們發問的敏銳度（Jorgensen 1999：82）。參與者、圈內人的角色，有利於研究者在團體中的身份認同，以及研究資料的蒐集；而研究情境中，適時的角色抽離，讓自己保有圈外人的寬闊視野來進行觀察，亦有助於田野資料分析

的客觀性。

### 3.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筆者在研究的田野（包含民族國中、慈濟教聯會、慈濟大愛媽媽）中，經過觀察而鎖定代表性較高的行動者，排除一些個人性及制度性的限制，選取其中二十四位受訪對象（詳見表一），二〇〇六年二月至二〇〇九年五月，在研究的前、中、後段，分別進行至少一次或一次以上的訪談，以及各若干次隨機的對話。除了表列中的這二十四位受訪者之外，在每次的營隊活動中，筆者亦試圖機動性的尋找符合研究特徵的對象，訪問其對於該活動的參與目的、滿意度、感想，以及對於慈濟靜思語教材、教法使用上的意見。而這部分的意見紀錄，則歸類在筆者的田野筆記中。

受訪對象的編號，第一個大寫字母用來區分受訪者的類別；第二個小寫字母則是區分受訪者的組別。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將選取的二十四位受訪對象，分為 A、B、C、D 四個類別。A、B 兩類為《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C 類為研究個案民族國小行政體系的行政人員；D 類為邊緣推動者，不具教聯會教師、大愛媽媽或學校行政人員身份，但是，有空閒或有機會的時候，不定時的出現支持或支援。而 A、B 兩類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又依其身份各分為 a、b 兩組。a 組是《靜思語》教學的學校內部行動者，如：Aa 組為學校教聯會種子教師；Ba 組為學校大愛媽媽。Aa、Ba 二組是靜思語教學實際在校園推動的第一線的行動者。b 組是靜思語教學行動上，學校外部支援的行動者，如 Ab 組是教聯會幹部；Bb 組是慈濟「大愛媽媽」幹部。Ab、Bb 二組的功能是做為校園《靜思語》教學外部支援行動的支配者。

在訪談大綱的設計上，分別依據 Aa 教聯會種子教師、Ab 教聯會幹部、Ba 校園大愛媽媽、Bb 慈濟大愛媽媽幹部、Ca 學校行政人員等三大類、五個組別的不同特性，進行訪談問題的架構。對於第四大類邊緣支持者，則採取隨機發問的方式，進行與研究有關的對話。而各類組共同的訪談問題計有，經由什麼人際網絡認識慈濟及參與慈濟，藉以瞭解受訪者加入慈濟的關係網絡；在慈濟團體裡所

具有的身份，例如：授證情形、多重身份重疊，藉以瞭解慈濟人力資源的來源及分配情形；受訪者加入慈濟以後，與家人的互動情形，以及對家人的影響等。此外，針對各類組不同的角色功能特徵，分別於訪談大綱中提問有關各職務的職稱及其工作內容；角色認同問題；個人與學校的關係；個人與慈濟教聯會的關係；個人與慈濟大愛媽媽的關係；在靜思語教學的行動中，個人或所屬團體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以及克服的策略。

在田野參與觀察或訪談的資料的蒐集和分析是互相關連的，分析的結果決定進一步蒐集資料的方向 (Yin 2001: VII)。除了參與觀察和訪談的文字記錄之外，由於，筆者是以影像紀錄者的身份，取得進入各觀察場域的機會，因此，影像的紀錄與分析，可視為本研究輔助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每次影像紀錄、田野筆記或訪談逐字稿謄打完成以後，筆者會立即進一步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在資料的蒐集和資料的分析，交互進行的過程中，逐步確立或調整新的資料蒐集的方向和目標。如此反覆的確立或調整研究方向、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後，再陸續進行撰寫研究發現的相關內容。

編號	類別	組別 (身份)	功能	授證情況	性別
Aa-001	行動者 A	種子教師	學校內部行動	培訓教師 (培訓中)	女
Aa-002	行動者 A	種子教師	學校內部行動	無	女
Aa-003	行動者 A	種子教師、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無	女
Aa-004	行動者 A	種子教師	學校內部行動	授證教師	女
Ab-001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慈誠 委員教師 (退休)	男
Ab-002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慈誠 委員教師	男
Ab-003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教師	女
Ab-004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授證教師	女
Ab-005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教師	女
Ab-006	行動者 A	教聯會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教師	女
Ba-001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委員	女
Ba-002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見習委員 (培訓中)	女
Ba-003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見習委員 (培訓中)	女
Ba-004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委員	女
Ba-005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無	女
Ba-006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學校內部行動	委員	女
Bb-001	行動者 B	教聯會幹部、 大愛媽媽幹部	學校外部支持	委員、委員 教師(退休)	女
Bb-002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大愛媽媽幹部	學校內部動、 外部支持	委員	女
Bb-003	行動者 B	大愛媽媽、 大愛媽媽幹部	學校內部動、 外部支持	委員	女
Ca-001	行政人員 C	學校行政人員		無	男
Ca-002	行政人員 C	學校行政人員		無	女
Ca-003	行政人員 C	學校行政人員		無	男
Ca-004	行政人員 C	學校行政人員		無	男
Da-001	邊緣推動者 D	慈濟手語隊員	隨機支援	委員	女

表一 受訪對象一覽表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不要與他人爭名利，  
但問自己盡了多少本分，  
「做」比「說」重要。

～證嚴法師～

### 前言

以宗教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東、西方社會的宗教，各有不同的發展軌跡，然而，近年來，都有逐漸走向公共化的趨勢。西方宗教曾經「以教領政」，長時間支配著公共領域，直到「世俗化」之後，教會的權力、資源遭到褫奪，宗教才退居到私人領域，近年來，西方宗教又紛紛從私人領域走入公共範疇，在「政教分離」的體制下，體現「公共宗教」的精神；而佛教在台灣社會的處境，過去一直以來都處於「以政領教」的政治體制，公共領域被政治部門所獨佔，佛教的發展受到政治的壓抑與限制，活動空間非常有限，社會的參與相對被動，而隨著解嚴、民主化，以及「人間佛教」思想的擴散，佛教才開始有機會走出山林寺院奔走於公共空間。

在台灣，由於，政治對宗教箝制的開放，使得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而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殘補（Residual）特性，也使得初期宗教對社會關懷的面向，由慈善及濟貧開始著手，較易於獲得發展的空間，而後再將關懷的觸角延伸、擴大到其他面向。以佛教團體慈濟基金會為例來看，慈濟先以其「慈善志業」獲得為社會服務的機會，進而繼續擴大它的社會參與，建構其「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各項志業的社會關懷架構。而「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的發展過程，從表層的「慈善」、「醫療」，內化到「教育」、「人文」的範疇，不難看出慈濟對公共領域的參與程度，逐步在寬度上的增廣以及內涵上的深化。

而適逢台灣的教育改革，「生命教育」受到教育部門的重視，九年一貫綜合領域中的生命教育議題，為宗教在教育領域開啓了一扇方便之門。因為，「生命教育」是晚近的新興思潮，教育改革初期，「生命教育」的論述並沒有成形，學界正處於「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階段，因此，宗教團體不只找到了一個進入教育領域的窗口，更有機會提供他們的論述。而在這方面，慈濟是做好準備的，慈濟各項志業的進化過程中，「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的論述已發展完備，故而，在教改提供這樣的機會下，得以有所發揮，並且藉由與公共範疇價值教育的接軌，企圖提振道德價值、改善社會風氣，做為其宗教走向「公共化」的具體展現。因此，本章擬就「宗教公共化」的相關理論、「人間佛教」的理念，以及「生命教育」的發展，做為探討的重點。

## 第一節 國內外「宗教走向公共化」的現象

整個世界的宗教傳統都在拒絕接受現代化理論和世俗化理論為他們所設定的邊緣化和私人化的角色（casanova 1994：5）。這是 1980 年代各國宗教普遍呈現出來的氛圍。各個宗教團體和組織拒絕將自己限制在私人心靈照顧的職責上，積極的與公共道德、甚至國家和市場展開對話與互動。當然，拒絕世俗化的說法，並不代表其結果就能夠擺脫世俗化。一般學者認為歐洲國家宗教曾受到世俗化影響，已經式微並削弱其對社會的影響力；然而以美國為例，宗教卻未受到世俗化的影響而仍能蓬勃發展，而我國宗教市場也正呈現一片欣欣向榮。因此，這場世俗化的論戰就在這分歧的現象中熱烈展開。

### 宗教「世俗化」

所謂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指的是褫奪教會權威對領土和財產的控制（Berger 著；蕭羨一譯 2003：128）。Ferrarotti（1993）指出「世俗化」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 1648 年，當時西發利亞境內天主教和新教正進行激烈的鬥爭，而當和平條約成立之後，「世俗化」這個概念的出現，事實上是為了進行天主教教

會財產的接收和沒收 (Ferrarotti 1993 ; 引自林本炫 1998:10)。因此柏格 Berger (1969) 認為世俗化是社會與文化的活動領域脫離宗教制度和象徵支配的過程 (Berger 著, 蕭羨一譯 2003 : 130)。世俗化並不是單一事件, 而是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 也是宗教「去政治化」的歷程。翻開西方史頁, 文藝復興以後, 隨之而來的宗教改革、啓蒙運動, 一步步將曾經集政治、文化、權威於一身, 獨領風騷帶領歐洲跨越中世紀, 擁有崇高地位的宗教, 擠壓到社會的邊陲地帶。宗教信仰不再是區分不同社會的判準, 也不再是唯一的社會價值。在強調集體意識和社會控制的傳統社會中, 涂爾幹 (Durkheim) 以「神聖」和「凡俗」來區分宗教和非宗教的領域, 以宗教信仰做為共享的社會價值與行為規範 (Durkheim 著, 1992 : 38)。在「世俗化」的脈絡下, 盧克曼 (T. Luckmann) 提出「私人化」(privatization) 的概念。盧克曼認為由於政治、宗教及經濟制度的功能越來越專門, 使得宗教的有效性縮小到專門的「宗教領域」中。宗教越來越中性化, 最後成為裝飾品。宗教規範的領域在不斷的反省與理智的調和上, 縮小到那還未被世俗控制的領域上。因此, 宗教完全成為「個人」的事了 (T. Luckmann 1967 : 85-90 ; 引自吳寧遠 1998 )。而工業革命帶動了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視野。吳寧遠 (1998 : 20 ) 指出「快速變遷」、「多元價值並存」、「個人自主性提高」是現代化社會的重要特徵。柏格認為世俗化決定性變數是「理性化」的過程。此正是任何工業化、現代化社會的先決條件 (Berger 1969 : 133 ; 引自吳寧遠 1998 )。勞威斯則提出三分法的世俗化概念, 他認為世俗化是多元化 (pluralslization) ; 世俗化是個人化 (Individualization) ; 世俗化是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Lauwer 1973 : 524 ; 引自吳寧遠 1998)。社會科學家視「世俗化」為現代現象, 代表科學興起與理性啓蒙的結果, 也是現代性戰勝神秘主義與「迷信」的成果 (Stark 1985:144 ; 引自林本炫 1998)。以上學者的觀點頗為接近。世俗化可視為理性化的過程, 理性化取代宗教的神聖性與神秘性。而隨著社會成員異質性的增高、專業領域區分的日趨繁瑣, 宗教功能的差異化與多元化也就逐漸被凸顯出來, 人們對於宗教乃依其功能及所能提供之服務為選擇的標準。宗教不再是社會唯一價值, 而是所有價值

其中之一。而個人主義抬頭，個人自主性的提高正是現代社會個人化的最佳註解。個人化凸顯了社會的差異化，帶動社會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好可以滿足個人化的需求。因此在現代化驅使下，形成了宗教地位非聖化、宗教選擇理性化、宗教信仰個人化的宗教趨勢。

## 宗教「公共化」

Casanova (1994) 認為世俗化是由「宗教的沒落」、「差異化」、「私人化」等三個命題組合而成 (Casanova 1994 : 7)。與前述世俗化三分為「理性化」、「多元化」、「個人化」的概念相吻合。但是 Casanova (1994) 認為西方 (尤其是歐洲) 「宗教的沒落」是重要的歷史趨勢，但並非現代結構所造成。她指出盧克曼的「無形的宗教」，並不是闡釋宗教在現代社會無可避免的衰落，而只是傳統社會控制和公共用途的喪失，以及不同領域之間的私有化及邊緣化。在 1960~1970 年代，許多新興宗教及宗教運動被解釋成盧克曼的無形宗教，很少人以它們作為反對世俗化的證據。一直到 1980 年代，許多宗教運動突然地爆發開來，這才使得社會功能的區別及喪失不必然會變成私有化這個現象明顯起來 (Casanova 1994 : 19)。於是思考宗教與現代性的關係，以及宗教在現代社會之公共領域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對於宗教本身以及宗教社會學者而言，這個問題就變得重要起來了。

Casanova (1994) 強調私人/公共的區分，對於理解現代社會秩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所謂「宗教是一種私人事務」的說法，在西方現代性的建構下，有著雙重指涉。它的第一層意義指向「宗教自由」，亦即個人的信仰屬於「私人的權利」，不能被外力任意剝奪。他的另一層意涵則關聯到現代社會的「分化」過程，也就是宗教和其他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不再混為一體，「世俗」的世界由教會的控制及宗教的規範中解放後，個人的宗教選擇也不免地染上了「私人化」的色彩 (Casanova 1994 : 66 ; 顧忠華 1999 : 332)。宗教私人化/去私人化的發展，是動態的歷史過程。去私人化是現代世界宗教的歷史性選擇，亦即，意味著新的歷史發展的崛起。宗教「走向公共化」或是為了捍衛現代公共領域的權力，而採

取公共立場，就構成了現代宗教的去私人化。有些宗教去私人化的形式，不但有其道理甚至是必要的（Casanova 1994：220）。

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復甦現象，並且以各種不同的屬性類別來參與公眾事物。依據 Casanova 的分類，他將現代民主政體分割為國家（state）、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由於每一種層次都符合一種不同型式的公共領域，所以原則上可能有國家層次的公共宗教、政治社會中活躍的公共宗教、和參與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公共宗教（Casanova 1994：218）。而 Casanova（1994）認為只有公民社會層級的公共宗教才符合普世原則及現代社會結構。因為公民社會層級的公共宗教是採取無偏執的方式（例如：反墮胎運動）或論述的方式（例如：天主教的牧靈書）進入公民社會（Casanova 1994：219）。

Casanova（1994）將現代宗教的「去私人化」成為公民社會的公共宗教，分成三種主要形式。第一，保護傳統生活世界，為防止各種國家或市場滲透的宗教動員。新教基本教義派的動員和天主教反墮胎的動員可視為第一種去私人化形式的例子。藉由進入公共領域和強迫進行某些議題的公共討論，迫使現代社會公開且集體思考它們的規範結構。這種公開衝突可容許生活世界進行理性化的內省，並為實際理性化過程的建制開啓一條道路。第二，宗教進入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質疑並爭論國家和市場這兩種主要社會制度的功能。例如：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超強霸權而犧牲無數人類福祉，對這種國家安全主義的道德性和不人道的防禦政策提出質疑，藉以提醒他們的國家和公民，人類需要以「共同利益」為主要目地；同樣的，宗教也對資本主義市場提出質疑，提醒個人和社會檢視市場機制，以確保它們對人身、社會和生態損害負責，並且更能對人類的需求負責。而跨國性宗教更有助於提醒所有個人和社會，在現代全球性條件下，「共同利益」只能從全球的、普遍的、人類的角度來界定，在現代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不能有國家或領土的界線。第三，宗教不僅維護個人自身的自由，同時也維護所有現代的自

由和權利，避免讓「共同利益」淪為專制者統治的藉口。宗教提醒個人和現代社會，唯有多數人能瞭解的規範結構才是道德的。道德若只存在私人層面，必然會化為武斷的決策。宗教藉由將公共性引入私人道德領域，並將私人道德帶入公共領域議題中，迫使現代社會透過集體的方式進行反思，重建它們本身的規範基礎（Casanova 1994：228-229）。從以上三點的說明可以看出，公民社會的公共宗教以公眾的「共同利益」為前提而發聲或行動，以督促國家或市場符合「道德」、「正義」為其價值判斷。在宗教的「去私人化」的動態歷史過程中，近年來宗教「走向公共化」的轉型，與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所謂的「回歸神聖」是有品質上的差異的。宗教不可能回到過去傳統的位置，而宗教的去私人化也不應視為反現代的現象。

雖然「世俗化」可被視為現代社會的全球化現象，但是在各個社會並沒有齊一的分佈，不同的人口群組受其不同程度的影響(Berger 著，2003：131)。Casanova 將「去私人化」的主題放在一個普遍且全球化的視野中，用比較歷史的研究方法，作跨社會的宗教研究，也發現不同社會，依著其不同的歷史脈絡，其「去私人化」的歷程及程度皆有差異。因此，宗教的私人化/去私人化會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族群而開展出不同的型態與結果。若以 Casanova 「公共宗教」的理論做為參考架構，探討台灣宗教團體——佛教慈濟功德會參與「公共領域」的過程及發展，也應該會展現出我們特有的臺灣經驗。不過，由於我國制度性宗教對於政治並不熱衷，多數抱持既不參與，也不表態的態度，因此，「政教關係」部分暫且略而不談，筆者僅就公共道德部分進行闡述。

慈濟刻意迴避了國家、市場，以及政教關係的討論，對於可能造成論辯的議題，在態度上亦顯得被動。在慈濟十戒之中，第十戒明示「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慈濟全球資訊網 2009）。慈濟對於政治向來採取迴避與疏離的態度，這種「非政治」的宗教性格，與 Casanova 所謂宗教去私人化在公民社會的參與方面，以及「公共領域」的界定上似乎並不符合前兩項的條件，然而，在「道德」

與「共同利益」方面的努力，慈濟卻展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當仁不讓」的決心與態度。

在傳統社會，「道德」既顯現私領域個人德行高下，亦屬公領域社會秩序規範的指標。「道德」即便不具法律上的強制性，然而，在影響輿論走向上，始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道德」被視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力量，具有維持公共秩序的功能。而慈濟在「教育」這個公共領域中，所進行的有關生命價值、道德品格方面教學活動，企圖藉以達成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的目的，透過這種個人的道德教育，甚至，擴而大之進行社區、鄰里、社會、全民的道德改造運動，為社會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礎，以維繫公共秩序規範的行動。就這點而言，慈濟在道德教育上的理念與實踐模式，相當符合 Casanova (1994) 所言「宗教藉由將公共性引入私人道德領域，並將私人道德帶入公共領域議題中，迫使現代社會透過集體的方式進行反思，重建它們本身的規範基礎 (Casanova 1994: 229)」，慈濟在道德及價值教育上的具體行動，應該可以視為其建構社會道德基礎方面的公共性的努力。

### **慈濟慈善志業作為「公共化」的動力**

中國傳統宗教和西方基督宗教在台灣有著極不相同的成長軌跡。亦即，中國傳統宗教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成長緩慢，之後卻有顯著的成長；而西方基督宗教的狀況卻恰好相反，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呈快速成長的局面，隨之則緩慢下降，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又恢復小幅度成長 (林本炫 1993: 393)。台灣五十年來，佛教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改革中由被抑制、發皇而漸興盛，其最大的原因乃是佛教人間化的提倡。從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到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都在強調以「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而達成建立人間淨土的目標 (王士峰、王士紘 1998: 29)。由此觀之，在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的倡導下，以及其追隨者證嚴法師的戮力實踐及發揚光大，尤其近五十年來，台灣佛教已然建立起新的佛教思維及其傳承。

平心而論，「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 的理念與實踐，的確大幅度地改變了臺灣佛教的社會地位，佛教的信徒人數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二年，每年約以百分之八的成長率增加，宏偉的廟宇也不斷興建，更獨特的是以佛教力量來經營非營利「事業」的情形愈來愈普遍，遍及慈善、救濟、醫療、文化、教育、媒體、和各種公益活動範圍(顧忠華 1999：339)。這種對於公眾服務功能的提供，也可以視為彰顯「公共性」的有效途徑。臺灣的佛教藉由對公眾的服務，正積極的扮演著公共領域中參與者的角色，其中尤其以慈濟對於公共領域參與的面向最廣，其參與的範圍涵蓋了四大志業和八大腳印。四大志業包含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八大腳印則是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保志工、社區志工與前四項志業的加總。

若以 Casanova 公共宗教的三種參與公民社會的形式分析慈濟公共參與的行為，慈濟並未對國家或市場提出質疑，或拋出引起爭論的議題，更未引發政教上的緊張關係。而其所提出的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卻攸關著公民社會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國際賑災及骨髓捐贈，將慈善的觸角延伸到海外。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為出發點融入當地的公民社會，愈是災難頻仍的地方，愈是可以見到慈濟的旗幟，賑災物資的發放、臨時醫療站、大愛村以及慈濟人文學校的興建。慈濟正不斷地、迅捷地建立新的人際網絡、新的慈善據點以及累積厚實的社會資本，拓展其在全球的宗教市場。

而針對國內宗教市場而言，慈濟的迅速擴張，對於外來宗教、新興宗教以及國內的民間信仰等，的確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排擠的作用。在美援援助臺灣期間，基督宗教以麵粉、奶粉、衣物……等救濟物資，在貧苦的臺灣社會吸納不少信徒會眾，而建醫院、蓋學校也有助於傳教工作的進行。然而，美援撤離臺灣的次年慈濟成立。慈濟這個第一個本土性的慈善團體，成立於臺灣赤貧空乏的年代，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現況的改變，慈濟的發展也多元而蓬勃了起來。四十三年發展下來，以「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口號帶領慈濟人，總是最先到達急難現場，進行災民的照護與撫慰的工作；各地慈濟醫院的落成啓用，醫學中心的成立，以及

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含研究所、博士班）連貫的慈濟教育體系的建構，使得基督宗教對臺灣社會的貢獻無法專美於前；加以慈濟拓展至海外的慈善志業，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成為聯合國 NGO 成員之一。慈濟的發展對於台灣社會應該可以視為一種貢獻。

從慈濟的發展軌跡來看，濟貧與慈善是其最先發展的項目，為當時政府無力顧及的社會福利工作，提供殘補式的服務。很快的證嚴法師察覺「貧因病起；病因貧生」的貧病律則，要徹底解決貧窮的問題，必須同時治療疾病，因此，發心立願要蓋醫院，而且地點就選定在醫療缺乏的花蓮；當醫院開始運作，發揮其功能時，大量醫護人員的需求，使得醫療教育體系的跟進需求迫切，於是慈濟護專和慈濟醫學院相繼成立，而慈中、慈小及慈小附設的慈幼相繼招生，也解決了醫護人員子女的就學問題，醫護人員便可以安心的留在花蓮照護病患而無後顧之憂了。以上慈善、醫療、教育逐步擴充的公共服務項目，皆起因於「社會有所不足」，而慈濟「適時提供彌補」的途徑與確切的方案。另外，慈濟的環保、骨髓捐贈、國際賑災、援建學校、社區志工的服務，在在都是一種殘補缺口的服務。尤其有些服務範圍從國內擴充到海外，也讓慈濟從國內的慈善團體，成長為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慈濟因社會慈善事業而起的「殘補」性格鮮明，並且成為其「公共化」的動力。

## 第二節 「人間佛教」運動的起源與發展

佛光山、法鼓山、慈濟是當代臺灣社會揭櫫及實踐「人間佛教」的三大蓬勃發展的佛教團體。過去，台灣佛教的發展，長期受到政治的控制，對於社會的各項參與，角色較為被動，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才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空間。而「人間佛教」理念的盛行，使得佛教入世關懷的實踐深入世俗領域，由慈善開始，逐漸涉及文化、教育，甚至拓展至社會價值與公共道德相關領域，為台灣佛教的「走向公共化」開啓契機。就「人間佛教」理念的倡導，首推印順法師。楊惠南（1991）指出印順導師的思想中心是在闡述「佛在人間」的哲理，是弘揚

「以人類為本」的佛法。另外用一個印順導師所慣用的術語來說，印順導師一生所致力做的就是「人間佛教」這一理念的推廣（楊惠南 1991：89-90）。而《增壹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是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的一大根據。「人間佛教」不但強調「人間」才是修行的場域，更讓佛教從邊陲的位置擠身到公共的範疇。

## 「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及其內涵

### 1. 「人間佛教」的思想源起

「人間佛教」是社會變遷的動態過程中，促使佛教轉型，以適應當代社會的佛學思潮。而此思想當屬印順法師提倡最力，為其畢生佛學思想之核心。然而，「最早『人間佛教』一詞出自《海潮音》雜誌社、慈航法師，以及法舫法師等人，由於文獻的收集不易，這些雜誌和人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是否和印順導師所提倡的一樣，並不清楚（楊惠南 1991：95）。而從南懷瑾（1987/2006）所述太虛大師「作育新佛教的僧才，確也培植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學僧，例如弘法與留學錫蘭的名僧法舫，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南懷瑾 2006：179）」雖然文獻蒐集不易，對於法舫法師等有關「人間佛教」的內容無從知悉，然而其師承太虛大師，受「人生佛教」之啟發，其脈絡應為合理可循的，加之以印順法師在著書立說時，主動提起該雜誌及法師法號，其對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具有某種程度之相關或影響應該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根據楊惠南（1991）的說法，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之形成，受到以下五項因素的影響。首先是來自其早年對於《三論》及唯識法門的鑽研心得；繼而是受到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啟發；以及《阿含經》和廣《律》中所含「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感於以時空變化考察佛法之流變的日本學者，這種治學方式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啟示，對於其日後佛學研究影響頗為深遠；最後，是宋、明以來新儒學家梁漱溟等的「出佛歸儒」，的負面影響（楊惠南 1991：94-95）使得印順法師頗有一番感慨。

第一階段《三論》及唯識法門的鑽研，使其嚴重關切當時佛教的一些問題及現象：出家人為他人誦經、禮懺，不為正法而修行，生活與俗人無太大差別；佛門不純淨，難以帶法修行「先天」、「無為」的道門在內；在家眾只求現世的平安及死後的幸福。第二、三階段印順法師赴廈門閩南佛學院求學，受到當時院長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重大啟發，是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的萌芽期，並致力於「多多研究教理（釋印順 1985：4；引自楊惠南 1991：92）」，故埋首於經藏之中。此二階段對於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之奠定，具有關鍵性之影響。第四階段是受到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結城令聞等人的研究佛法方式的影響，印順法師在研究佛教事物及流變上，加入了時間、空間等因素，理解人間成佛變成天上成佛的泛神化轉化過程，為時空變化的產物，因此，致力於「人間佛教」的史實教化，起振日漸衰落、神化、俗化的佛教義理。

## 2. 「人間」擺中間，「死、鬼」、「天、神」放兩邊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主要的內容有佛在人間、人間淨土和人菩薩（楊惠南 2004：A1）。「人間佛教」的特色是從「人」，而不是從「鬼、神」，也就是「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楊惠南 1991：98）。而此修習的過程中，必須經過三個階段：即凡夫菩薩、聖賢菩薩、佛菩薩。而「人間佛教」就是強調「凡夫菩薩」這個階段的慈悲利他行爲。人菩薩也就是凡夫菩薩，或稱十善菩薩。是以人的立場，發心學習菩薩行，降服煩惱心，悲心增上，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進而培養自度度人，甚至己未度先他度的宗教情操及慈悲行爲，終至聖賢及佛菩薩的境界，因此，稱之為「佛在人間」。而「人間淨土」便是對應於「此時、此地、此人」的理念之上，法師認為：「此地是所居住而有苦難的地方，此時是苦難的時候，此人是苦難的人，就是因為苦難才需要我們的關懷淨化啊！（楊惠南 2004：A2）」印順導師甚至認為，像這種「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的「人間佛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因此，把它提出來，「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楊惠南 1991：

98) 而已。而終至證成「不厭生死、不欣涅槃」便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楊惠南 2004：A1）。

楊惠南與陳美華認為太虛的「人生佛教」和印順的「人間佛教」都是同感當時中國佛教衰敗的危機，不滿傳統中國佛教不關心現實社會，而試圖有所改善的反應，同時也都是受到當時整個中國大時代環境的刺激，而提出的佛教改革理念（楊惠南 1991b：111, 122；引自陳美華 2002：443）而太虛的「人生佛教」企圖融攝西學、世學於佛學以強壯佛教；印順的「人間佛教」是追求「純正佛法」（釋印順 1985：54）。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有「對治」及「顯正」二層意義。由於其所處時代佛教流弊叢生，對於「死」之重視更勝於「生」；對於「鬼」之重視更勝於「人」因此，以「生」與「人」來對治「死」與「鬼」。在顯正方面，太虛大師強調「現實人生」的佛教。就江燦騰所言「人生佛教」的「人生」兩字，應是對「五四運動」的一種回應，試圖把佛法與人生觀結合在一起的作法（江燦騰 1990：78；引自陳美華 2002：436）。而印順導師是以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佛教」。印順導師認為，傳統中國佛教所應對治的不只是死與鬼，而且必須同時對治佛法的「天神化」。因此，「天神化」的對治與否，是「人間佛教」和「人生佛教」的分野（楊惠南 1991：101）。也就是說「人生佛教」是強調以「生與人」來對治「死與鬼」的佛教思想；「人間佛教」是既不偏向死、鬼，也不偏向天、神，而是著重在「人間」、強調在「當下」、入世關懷在「此時、此地、此人」的佛教理念。昭慧法師稱之為「人菩薩行」（釋昭慧 1995、2006）；性廣法師則謂「依人身而向於佛道」的凡夫菩薩行（釋性廣 2006：15）。

### 3. 「超越性」與「世俗性」得兼

迄今所知的宗教信仰，無論簡單的或複雜的，都顯示了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預想了一種分類法，把人類所想得到的一切真實或想像的事物（Durkheim 著；芮傳明、趙學文譯 1992：38），區分為神聖的與凡俗的兩個對立的領域。一個領域包括一切神聖的事物；另一個領域包括一切凡俗的事物（Durkheim 著；芮傳明、趙學文譯 1992：38）。丁仁傑認為印順法師所要建構的人間佛教藍圖，一方

面是要具有與世俗相脫離的超越性，一方面卻又要能夠打破「出世/入世」這種二分性的範疇。因此他將之稱之為一種「超越性的非二元性」(Transcendental Nonduality)(丁仁傑 2006：63)。也就是性廣法師所謂的「入世利生」與「禪觀自省」的均衡發展。(釋性廣 2006：15)。

「人間佛教」理念，入世關懷的實踐行動，使得宗教的神聖性與一般生活世界的世俗性，二者之間的界線模糊化，出世與入世的範疇不再壁壘分明。「人間佛教」這種超越性與世俗性兼具的性格，反而讓宗教經由與世俗領域、公共範疇的積極融合，將其神聖性穿透到世俗領域，與世俗的價值接軌，更將宗教的神聖性重新建構於世俗領域中，做為其受到世俗社會接納與認同的基礎，並進而導向了改造社會的可能性。

### **「人間佛教」入世實踐之現況及型態**

「嚴淨佛土、成熟有情」是大乘佛教的理想，為了將這樣的理想落實於人間，於是救助苦難有情，建設「人間淨土」，就形成了「人間佛教」各教團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動力(釋昭慧 2006：103)。近年來各佛教團體積極走入人群，表達入世關懷，尤其是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在「人間佛教」理念的落實，分別於慈善、教育、文化各方面皆有傑出的表現。而慈濟除了慈善、教育、文化之外，更開啓了佛教團體從事醫療志業的先例。

在慈善方面，我國佛教團體，向來維持慈善與濟貧等社會福利服務的傳統，佛光山、法鼓山、慈濟，皆有基金會的成立。而慈濟更因為發源於台灣東部，感於「貧病相生」及後山醫療不足，因此，繼慈善志業之後，又全力發展醫療志業，解決社會弱勢者貧病相連的困境；在教育方面，繼慈善、醫療之後，教育情境的涉入成為佛教積極入世，進入公共範疇的新興場域，尤其，一九八〇年後，私人興學的開放，華梵大學、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玄奘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佛教團體創辦的大學相繼成立，而法鼓大學也在籌備當中；在文化方面，為宣教、衛教，及文化推廣的目的，各佛教團體開始成立的電台，創辦雜誌、刊

物，各宗教領袖思想精髓的輯錄出版，成爲凝聚該教團成員認同的精神象徵。

佛光山、法鼓山、慈濟三大教團，隨著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及教育、文化事業的多元發展，其社會影響力也正日益擴大。丁仁傑依據組織結構及成員構成等條件，分析此三大教團實踐人間佛教的不同策略：佛光山是「以入世性爲最高指導綱領，以改變傳統佛教消極出世的屬性」的一種佛教。而其較爲核心性的實踐主體在於僧團，一般信眾則起著護持和配合的作用（丁仁傑 2006：73）；法鼓山是「由每一個在家人的現實人生爲基本關懷點，再來充實個人與集體生活之內在的品質」……是一種「以在家眾爲主體而試圖將佛教精神內化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種實踐方式（丁仁傑 2006：74-75）；慈濟的整體結構，是由素樸無染的出家眾與積極入世的在家眾二者並行發展的組織結構將佛教的出世精神，經由結構性的安排，而與傳統社會中公眾實踐模式相互滲透與增強的一種特殊的「人間佛教」形式（丁仁傑 2006：71）。

國內提倡、實踐「人間佛教」的三大教團，其實施型態，從慈善著手，進而發展至教育、文化的途徑大致相同，而組織與成員結構則略有差異。由於本研究以慈濟爲主要考察對象，因此，對於其他教團「人間佛教」的內容及發展便不再贅述。

### **慈濟「人間菩薩」大招生**

張維安（2000）認爲在印順法師的思想體系中，已經完成了「人間佛教理論」的建構與體系，但是仍缺乏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未能對社會發生較全面性影響（張維安 2000）。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接著印順法師的棒子，以其人間佛教理論做爲行動的基礎，因此，「人間佛教」的理想得以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證嚴法師把這些認同及參與宗教行爲的追隨者稱爲「人間菩薩」，這些「人間菩薩」正是證嚴上人推動「人間佛教」理念的行動者。所以法師有「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及「人間菩薩大招生」的口號與論述。不講究拜懺、誦經、冥想等，法師認爲「經」不是用來「唸」的，是用來「行」的。她常常說：「經者，

道也；道者，路也。」在她眼中，「佛經」是一條一條的道路，是用來實踐的。只要依據佛典，義無反顧的實踐，便是人間的菩薩，也就能通往成佛之路。尤其證嚴法師常舉無量義經德行品中「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釋證嚴 2001：4）」勉勵慈濟人「人間佛教」實踐的道路上，即使經歷億百千劫，也要守之不動，更應以「不請之師」自詡，哪裡有需要就要主動向哪裡伸出援手。

證嚴法師主張「恆持剎那」，強調「當下」和「做（實踐）」的佛教。重視的是現世的入世關懷，長養慧命，竭盡所能求得今生今世最淋漓盡致的付出。因此在大體捐贈的勸募上，主張人往生後捐出「使用權」已屆期滿的臭皮囊，做為醫學解剖用的大體，捨身作育英才，培養良醫。將最終無用的身軀，發揮生命最大的良能。證嚴法師常說，他不只是要這一世在娑婆世界做淨化人心的工作，甚至盡此報身之後，還要再迴入娑婆，繼續做慈濟永續的志業。因此，他也常對病重的慈濟人開示：「要發願再回人間，幫師父做慈濟、接師父的棒。要趕快去、趕快回來，慈濟世界需要你。」（張榮攀 2004）法師以「人間菩薩大招生」：更進一步闡明並實踐印順法師「成佛在人間」的理念，修行要即時，成佛在人間，在幫助別人，成為別人的貴人時，當下的智慧及歡喜心，惕勵自己在人菩薩行的路上更為精進。對於即將往生的慈濟人，證嚴法師除了以「快去快回」減輕其面對死亡的恐懼，同時「快去快回」也意味著修行的場域在人間，修行的法門是利濟眾生、服務人群。正符應了印順導師所謂「未能自度先他度」、「不厭生死、不欣涅槃」這種「不求急證」的精神。

### **第三節 生命教育做為宗教入世的窗口**

臺灣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推動生命教育，至今有十年的時間。十年的醞釀與發展，有關生命教育的內涵，雖然各界意見仍無法一致，但是，共識正逐漸成形中。有關生命教育的緣起、生命教育所具有的內涵及其形塑過程以及生命教育可能遭遇的瓶頸，將於本節中說明。

## 生命教育的源起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不論在國內、外都是近年來逐漸醞釀發展的新思潮。澳洲民間團體為致力於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治，於一九七九年成立「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 LEC)(吳榮鎮 2002)。目前該中心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國際性機構，屬於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的一員(孫效智，2001)。

而國內，由於青少年自殺率的逐年攀升，「生命教育」議題，近年來也在台灣社會開始受到專家學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的關注。因此，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在前省教育廳長陳英豪的推動下，以曉明女中爲初期的總推動學校，在該校設立「倫理教育推廣中心」(現已更名爲「生命教育推廣中心」)，爲生命教育的計畫與行動揭開了序幕。二〇〇〇年在楊朝祥、曾志朗兩位教育部長任內，分別成立「學校生命教育專案小組」、「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生命教育教改方案。曾志朗部長更將二〇〇一年訂爲「生命教育年」，希望藉由生命教育的推動，全面評估校園教育的生態，落實人文關懷，根植優質的校園文化，建立一個尊重生命的教育環境。同年，教育部公布“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四年)。該計畫內容顯示 E 世代的人們過度重視科技的發展，對於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人我關係、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以及生死問題，常缺乏真正的瞭解與關懷，而衍生出許多不尊重他人生命與自我傷害的事件。因而該計畫希望爲學生營造一個互助合作、共同學習討論的校園及教室環境，讓每位學生都能尊重並珍惜彼此的生命(網路資料：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鄭金川 2004)。

由前述「生命教育」的起源及背景介紹，發現國、內外生命教育對於倡導青少年尊重他人、愛惜生命的主要訴求固然有其一致性，然在國外尤其重視毒品及愛滋的防治；相較於國外則我國更注重青少年對他人及對自己的暴力行爲的矯治，以及自殺防制。將生命教育視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應該是本世紀教育

的重要趨勢。雖然我國憲法傾向於「政教分離」，使得宗教團體進軍「教育」這個社會核心領域時倍感壓力，也頗具爭議性。但是由於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倫理道德有密切的相關；生命教育與宗教提倡的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其關連性也牢不可分；而倫理道德與生命意義的討論，在宗教教育上又佔據重要的地位。因此，生命教育成爲宗教團體跨越教育領域的一座橋樑；生命教育儼然爲宗教團體踏入教育市場開啓了一扇方便之門。因此，各中、小學甚至大專校院的生命教育課程由宗教團體領航的現象，以及教育部委託倫理教育行之有年的宗教團體編輯、制訂生命教育與品格（道德）教育的教材及課程規劃也就不足爲奇了。與其說學校因生命教育而爲宗教團體廣開方便之門，毋寧說教育單位借重宗教團體的力量於生命教育之上。

### **生命教育的內涵形塑過程及實施現況**

「生命教育」系指教導個體去了解、體會和實踐「愛惜自己、尊重他人」的一種價值性活動（吳永裕 2001：29）。實施「生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彌補現行教育制度中，偏重知識教育與理性教育，卻忽略知識、技能以外更重要的德性、藝術、人文之教育（陳英豪 2000）。重實用與輕理想的教育體系正是只教學生如何活下去的方法，卻不與學生一起探索生命意義與目的的教育。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精於生存手段（甚至不擇手段），卻昧於生活意義或生命目的（孫效智 2000：1）。而生命教育的範圍極其廣闊，舉凡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連串的過程，包括人與自己的關係（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該如何看待生死的問題……等等，都是生命教育中應該觸及的議題。生命教育是關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全面均衡之發展」（Rose & Castelli, 1998；Best, 2000；Hull, 2000；引自吳庶深、黃麗花 2001：19）。總結上述學者的意見，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是一種強調知識、技能、情意及實踐的教育。生命教育也是一種心靈的教育，瞭解個人生命的意義以及存在的價值，才能使個體更懂得珍愛自己、尊重他人、愛護

生態環境以及體認科技文明的內涵，而不至於盲從於現代科技與物質文明，反倒忽略性靈涵養以及本身的主體性。

以陳立言（2004）的分類，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的行塑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萌芽期（1996~1999年）；第二階段為百花齊放期（1999~2002年）；第三階段為整合建立共識期（2002~以後）。

第一階段生命教育的萌芽期（1996~1999年），此期生命教育的核心精神是「認識生命、珍惜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由曉明女中提出十二單元的教材及體驗活動，包含：一、欣賞生命。二、做我真好。三、生於憂患。四、應變教育與生存教育。五、敬業樂業。六、信仰與人生。七、良心的培養。八、人活在關係中。九、能思會辨。十、生命尊嚴。十一、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十二、全球倫理與宗教（曉明女中 1999）。

第二階段生命教育的百花齊放期（1999~2002年），投入生命教育的人是逐漸增多，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向度提出對於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的看法，詳見附表一。有從哲學角度建構生命教育之內涵者（孫效智 2000；黎建球 2000）；有從歷史脈絡探討生命教育者（黃德祥 2000）；有倡導生死教育作為生命教育取向者（張淑美）；有從行政觀點掌握生命教育內涵者（林思伶 2001）；也有從心理、諮商與輔導導入生命教育者（鄭石岩 2002）。此時期，推動生命教育的人士常依照其原本之生命立場、價值觀或宗教立場詮釋生命教育的內涵，因此現有文獻當中也經常出現各說各話的情形（黃德祥 1998：8）。

第三階段生命教育的整合建立共識期（2002年以後），孫效智在二〇〇一年即提出生命教育的內涵應涵蓋人生與宗教哲學、基本與應用倫理學、人格統整與情緒教育三個領域（孫效智 2001：6），至二〇〇三年統整為三大領域、八大組別，分別為一、人生終極關懷領域：包含人生哲學組、生死關懷組及宗教教育組；二、倫理教育領域：包含基本倫理組、兩性與婚姻倫理組、生命與科技倫理組；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領域自成一組（陳立言 2004：29）。

筆者歸納、整理上述文獻，認為生命教育可以就個體為中心，而從時間、空

間、個體內在、個體外在以下四個面向來探討其內涵。就時間的面向而言，時間指的是生命的長短。生命教育是人生全程的教育，不僅僅只是求學階段的教育。從出生到死亡，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需要面對不同的問題情境，經歷不同的挫折困難，如何在不能盡如人意的現況中，維持合宜的舉止及保持身、心、靈的平衡，並且了解自己存在的價值、為自己尋找生命的意義，這是需要學習與教育的，而這個學習並不限於教室的課堂之上。就空間的面向而言，空間指的是個體可以活動的範圍。個體的存在是有空間性的，在存在的空間裡，個體必然會與周遭環境（最主要是他人或其他事物）產生關連、做出反應，藉由與他者（空間上的人、事、物）的來往互動達到認識生命（包括自己與他人），進而能夠肯定生命、愛惜生命與尊重生命。就個體內在的面向而言，指的是個體對自己的了解。探討個體與個體本身的關係，也就是個體的自我概念——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與自己如何相處？如合理性選擇信仰以調和心靈？——藉以學會珍愛自己的生命，進而愛惜他人的生命。就個體外在的面向而言，指的是個體對外在世界的認識。由個體本身向外推展，探討個體與外界（包括他人、周遭環境、自然萬物、甚至宇宙主宰）如何相處互動、達於平衡、以及尋求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教育。

生命教育應該是涵蓋個體整個生命歷程的教育，從偶然之生，到必然之死，以及生與死之間如何有意義、有價值的生存。因此生命教育除了教學生如何與自己、與他人、與自然萬物共融相處之外，還應該包含信仰的選擇、性靈的培養及自我超越能力的增強，因此，宗教教育也應該被容許包含於生命教育之中，沒有缺席的理由。而在探究生命的起源及正視生命的終了方面，生命教育自然不該錯過生死教育和死亡教育。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也是終身教育，它起始於探索生命的起源，但是卻不會終結於生命的死亡，生命教育應該是一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教育，因為任何生命的經歷，都有可能作為其他生命的借鏡。

目前中、小學生命教育的實施，歸屬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內；自九十五學年起，生命教育已經成為高中生選修課程的一部份；部分大學校院也將生命教育納入通識課程中；也有一些大學已有生命教育的學程或研究所的設立；

另有許多民間團體或基金會也致力於生命教育的推動。如：臺灣生命教育學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基金會、生命教育基金會、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泰山文教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慈濟基金會、培基文教基金會、關懷生命協會、高雄圓照寺、耕莘文教基金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台南市婦女兒童保護協會、中華民國生命教育推動協會（網路資料：取自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 2007）。以上這些民間團體或基金會多數具有宗教背景或與宗教團體共同致力於生命教育的推動，本研究便是基於此現象推論宗教團體經由生命教育的管道進入教育的公共領域，這是一種宗教積極入世的新出口、新型態。

### **生命教育可能遭遇的瓶頸**

一九九七年前省教育廳長陳英豪著手推動生命教育，到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在任期內，將二〇〇一年訂為生命教育年，制訂了為期四年的生命教育中程計畫。生命教育正式實施迄今已整整十年。雖然各界一片熱情的迎接著生命教育的實施及落實；期待著生命教育展現驚人的生命力。然而部分學者語帶憂心的中肯建言，讓我們意識到生命教育還有一段漫漫長的路要走。且昭偉（2001）即擔心生命教育也像過去一些教育政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口號，喊了會比較心安，吼過了就算了（且昭偉：2001；引自孫效智 2002：52）；孫效智（2002）認為生命教育的推動困境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生命教育內涵的問題，二是生命教育師資培育的問題，三是推動決策與執行體系的問題。這些看法頗值得關切生命教育者深思。無法統一論述的生命教育，勢必影響日後生命教育的師資培育、教材教案的設計、甚至政策的方向和經費預算的編列，當然最終會在教學成果上檢驗得失。

另外，升學主義導致的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在有限的授課時數裡，自然是以國中學測和大學指考必須應考的科目列為優先順序，那麼排擠生命教育的授課時數也就變成不得已的選擇了。而社會大眾多數並不反對生命教育，但卻不知道為何需要實施生命教育。如何讓生命教育的議題從校園裡面發酵到學校圍牆之

外？讓生命教育不只是學校裡的課程，而是社會大眾重視的主流價值，其重要性超過升學、就業、權力、地位、物質……等等。至少得形塑降低實用與功利主義色彩，減少物欲需求的社會風氣，同時加強性靈及人文價值的提昇，如此生命教育的發展才不致受挫而只能在教改的道路上踽踽獨行。

最後，生命教育的範圍在各方整合之下膨脹、擴充。涵蓋德、智、體、群、美五育的企圖，使得學生學習的任何領域都可以融入生命教育，然而在任何領域裡它都位居次要的地位，無法凸顯其重要性。加之以生命教育評量指標的不易具體化，學生的學習成就無法客觀呈現，相較於其他領域、學科，生命教育將可能處於被抽象化、邊緣化的危機。

當生命教育被化約為品格或道德教育時，品格教育與道德教育不過是生命教育的一個代名詞而已。品格教育與道德教育原只是生命教育中的一部份，然而，生命教育的範圍實在是大到令人難以掌握，在教學現場的實施上更顯得相對困難，而由於品格與道德是生命教育中極重要的一部份，因此，以品格（或道德）教育替代生命教育，內涵、本質、目標都清楚、明白起來，教學實踐上也就顯得更具體而明確了。

#### **第四節 結語**

宗教離開了它原本屬於私人領域的位置，闖入了涉及道德和政治的論戰的公眾領域（Casanova 1994：3）。Casanova（1994）舉出宗教打開全球知名度，使得宗教的地位和角色在現今世界中重新得到評估的實例——如伊朗的伊斯蘭教改革；波蘭團結運動的興起；天主教在沙地尼斯塔革命以及整個拉丁美洲其他政治紛爭中的角色；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在公共領域中重新興起並且在美國政壇形成一股勢力（Casanova 1994：3）。繼世俗化產生對宗教的去政治化的歷程之後，各國宗教又重新藉由公民社會中公共宗教的角色，找回自己在政治立場上的發言位置。然而，就 Weber 的觀察，亞洲宗教的一般性格，是用一種漠視的態度對待世界，因為沒有出現過西方那種「支配現世」的入世精神（Weber 著，1996：531；

引自顧忠華 1999：339)。純就政治參與而言，佛教和其他台灣的傳統宗教從未在檯面上公開表達過政治立場，較常見的是民間宗教和地方派系合流，制度性宗教則儘力維持與執政當局的良好關係，以免遭受政治勢力的打壓(顧忠華 1999：341)。

而在道德方面，西方歷史上，宗教一直扮演著將的上層階級(哲學家)文化「民主化」，將道德家所宣揚的東西付諸實踐的角色。而今日的宗教組織和宗教運動始終持續的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並且在現代世界中有關道德實踐的奮鬥中，實際上不斷湧現宗教的身影，對一般人而言，宗教和宗教傳統依然是一種反映道德實踐和對內在主觀表現的正當工具，在這方面我們根本沒有理由忽略宗教的立場(Casanova 1994：232-233)。

中世紀以來，教會一直是主導教育，控制教育的社會機構(徐宗林、周愚文 1997：318)。當時有寺院學校(monastic school)、教區學校(parish school)或唱遊學校(song school)的設立。寺院學校是附設在寺院或修道院，專為個人修行的一種教育機構；教區學校又稱唱遊學校，是各地校區為兒童設立的初等學校，學童除了學習拉丁語文、宗教儀式、聖樂以外，寫作、音樂、算術、幾何、天文、修辭、邏輯、文法基本教義、道德規條，均為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徐宗林、周愚文 1997：265)。直到宗教改革以後，各民族國家紛紛成立學校，才形成了國家推展教育的局面。而台灣除了傳承自大陸閩南佛教系統外，日據時代傳入日本佛教，同時引進了其重視教育、社會文化及慈善救濟之特質(藍吉富 1998；顧忠華 1999)。由此，我們貫穿古今，審視中外發現國內外宗教始終有進入教育領域的企圖，並將其觸角從教育領域當中向外延伸及擴展開來。

從歷史的背景來看，佛教進入中國後，大量汲取儒家的家庭倫理，沖淡其原始教義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扞格，馴至今日，佛教在台灣更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入世的「人間佛教」和台灣社會之間產生「選擇性的親近」，讓人願意在這邊發掘「終極」的生命意義(顧忠華 1999：317)。以西方的歷史來看，確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處於「以教領政」或「政教合一」事實，然而，反觀我國的宗教，

並沒有經歷過支配公共領域的歷史過程，對於有沒有世俗化這件事，在西方都是個爭論不休的議題，而台灣的宗教現象就更難以在這個以西方宗教發展的歷史與架構之下細說分明。因此，本論文的重點不是要爭論臺灣到底有沒有宗教世俗化的發生，而是從宗教與公共領域的關係來探討——臺灣的宗教經由社會慈善事業進入公共領域，漸漸的擴大範圍，觸及教育、文化的範疇。而近期，宗教又經由「生命教育」及「品德教育」這個嶄新的管道，走入教育這個公共領域的現象，這是一種宗教進入公共領域的新型態。

### 第三章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背景

慈善是拔苦工程、醫療是生命工程、  
教育是慧命工程、人文是心靈工程。

～證嚴法師～

#### 前言

慈濟之全名為「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簡稱慈濟基金會），從民國五十五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開始，到民國六十九年一月正式成立基金會，至今已歷時四十餘年。慈濟的大家長證嚴法師曾說：「慈濟以慈善起家，而終極目標是淨化人心。早在三十多年前，精舍做寺廟登記時，我即以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做為未來發展的方向。佛陀的教育最根本的精神在培養慈悲心，所以慈濟由慈善開始，這是本分事。而佛教的全體精神是『慈悲喜捨』，透過四大志業落實慈悲喜捨，來完成淨化人心的目標。（潘煊，2004：36~37）」

慈濟實踐「人間佛教」，積極尋求入世關懷，從而發展出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社會服務的途徑。慈濟人文，融和在慈濟的各項志業當中俯拾皆是；慈善志業，是慈濟社會服務的起點；醫療志業，將慈濟的慈善志業推向極致；教育志業，在慈濟四大志業中，具有承先啓後、推展延續的作用。而慈濟教師聯誼會，因慈濟教育志業而生，在組織架構上屬於慈濟的次級組織，其功能在於研討慈濟人文精神，融入教學活動，淨化校園、祥和社會。慈濟教師聯誼會聚合擁有共同信仰的教師，以慈濟人的覺行指南——《靜思語》做為共修教材，並將證嚴法師的教育理念，經由《靜思語》教學推廣到各自服務的學校，以祈達成證嚴上人「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的宏旨悲願。

本章擬將重點擺置在《靜思語》教學進入校園，在背景上的概括性介紹。探討《靜思語》的成書經過，它對於慈濟人的價值與意義，以及《靜思語》從私領域做為慈濟人的言行指導，進而發展到公領域進行有關生命教育及品格教育的校

園《靜思語》教學，其本身具備了哪些條件？而變遷下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哪些機會？讓慈濟教育志業這項社會服務行動，得以順利的從宗教的私有領域進入教育的公共範疇。

## 第一節 靜思語對慈濟人的價值與意義

*多付出一分愛，多說一句安慰的話，  
就是在他人心中，種下一分善緣。*

～～證嚴法師～～

慈濟成立以來，證嚴法師的講經、說法以及對弟子的教誨，點點滴滴被詳實記錄下來，成爲日後編輯《靜思語》的最佳素材。一段無心插柳的歷史紀錄，竟枝葉繁茂的開展出美善的慈濟人文，成爲慈濟人的精神食糧、行爲準則、修行指南。《靜思語》不但凝聚了慈濟人的向心力，形塑出特有的慈濟文化，甚至在實踐與力行的過程中，改造或重建了多數慈濟人的生命歷程，讓他們得以穩健地昂首闊步於自身的價值和信仰的道路上。

## 證嚴法師智慧睿語的成書

在慈濟各項活動的田野觀察中，發現慈濟有一項非常好的文化，就是詳實的紀錄當天活動內容及細節。除了有文字的紀錄之外，照相、攝影也一應俱全，如今已經發展成文字、照相、攝影三人配對成組的人文真善美團隊，專司爲慈濟留下歷史紀錄的重責大任，這一項項的歷史紀錄，被稱爲《慈濟大藏經》。而這文字、照相、攝影三合一（三人一組）的工作人員，服膺「走在最前、做到最後」，擔負起爲慈濟寫歷史的任務。在各項活動中三合一成員負責採訪及拍攝；活動後將精鍊的文字及動人的畫面，製成檔案，建檔保存，不但可提供相關活動及各單位、各項用途的調閱，並可作爲經驗傳承之用，更將歷史的記憶保留了下來。即便是慈濟成立之初，成員有限，活動記錄尚未發展至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境界，但是，只要慈濟辦的活動，負責記錄工作的場記人員始終到位不曾缺席，忠實的扮演著紀錄與傳承的角色，而這些文字的記載，便是《靜思語》的活水源頭。

根據《靜思語》編輯群之主要編輯者洪素貞的說法：《靜思語》的印行出版，源自慈濟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以來，證嚴法師對慈濟會員、志工、委員、甚至各界參與者說法開示的內容。法師在宣揚慈濟各項理念的同時，經常伴隨一些排列對稱、押韻順口，並且語句精簡而意義深長的句子出現在她的談話中。一九八九年間高信疆、柯元馨、何國慶、洪素貞等人，自法師的答問開示、學佛專論、慈濟的書冊報導、及隨師記行中，擷取精華，以類相從，以仿論語的形式，編輯成冊，經由證嚴上人親自命名為《靜思語》後，出版發行（20070205 田野記錄）。

在一次教聯會教師共修活動裡，演講者分享的內容中，曾對「靜思」二字有如下的闡述：

「靜思」兩個字源自於證嚴上人，因為擔心會被找到帶回俗家，而自取靜思之名。上人說當初之所以取名靜思，乃是為了提醒自心，時時刻刻皆要好好靜心思考人生方向，所以靜思兩個字，蘊含的是慈濟的根本思想，與人文慧命息息相關。

上人強調，人要提昇自己的品格，心靈必定要處在靜的狀態中，所說的「靜」，意旨不動搖、無亂相，是一種很寂靜的境界。「思」是思想，靜思就是用很冷靜的心，來思考人事，如此所產生的是人性最清靜的思想，這種思想非常堅定，充滿智慧，日常生活中如果能靜思，自然就不會犯錯造惡（高雄教聯會共修李阿利老師人文飄香演講分享內容，20070908 田野記錄）。

而證嚴法師寫在靜思語第二集出版前的一段話，也說明「『靜思』是靜思惟的意思，透過凝神自照，才能調得身心一如，動靜一致，能如此，即使是最淺顯的一句話，也能發揮無比的威力。」（釋證嚴 1992：3~4）透露出《靜思語》的內容，是證嚴法師在靜寂狀態下的堅定思維，其影響自能無遠弗屆。

在慈濟人眼中，證嚴法師《靜思語》的印行出版，如同北極星，在暗夜裡指引慈濟人正確的方向；而證嚴法師也期許慈濟人，「做個提燈照路的人間菩薩，為長夜漫漫的娑婆世界，開啓無量光明。」（釋證嚴 1989：2）因此我們觀察到

證嚴法師的意志及理念，化爲慈濟精神鑲嵌在《靜思語》的文字符號當中，而《靜思語》也被賦予散播慈濟典範的教化功能。

### **形塑認同的符碼——凝聚共識、提振團體行動力**

《靜思語》以仿《論語》的形式編纂成書，成爲慈濟宗門共同遵守及傳承的精神指標，其影響正不斷的擴展中。隨著慈濟會眾的日益增多，信眾來源越趨多元，《靜思語》的表現形式也隨之不斷創新，以啓發不同生活背景的信徒。舉凡筆記本、書籤、卡片、月曆、鑰匙圈、牆上的標語，甚至春聯、喜餅……，都經常被刻印上「靜思語」，做爲慈濟人認同的表徵，盧蕙馨稱之爲「流動的團體符碼」（盧蕙馨 2004：11）。在慈濟人的團體慈善行動中，《靜思語》的表現形式不斷改變，並逐漸被形塑成一種認同的符碼，對內具有凝聚共識，提振團體的行動力的功能，對外亦有利於統合慈濟人的形象，以達成證嚴上人淑世的願景。

《靜思語》採條列的方式呈現，文字淺顯易懂，因此有如格言錄，對「做人、做事、勵志、修身、或濟貧教富、或淑世助人，皆可隨機翻閱」（盧蕙馨 2004：10；高信疆 1989：8）。於一九八九年首次出版問世，曾經連續數週名列暢銷書榜首，一年內即突破一百版（每版兩千冊）；不僅是暢銷書，也是長銷書（盧蕙馨 2004）。除了繁體中文版之外，也有大陸中文簡體字版，而日文版、英文版甚至漫畫版也相繼出版。一般慈濟志工、會員，口中津津樂道的靜思語，多半取材自己已經出版的兩冊《靜思語》的內容。劉佑星指出，廣意的「靜思語」除已出版的上、下兩冊外，內容應是證嚴上人對慈濟慈善、醫療、教育、文化與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等志業的思想體系，以及其倡導實踐「菩薩道」的所有開示和著作（盧蕙馨 2004：11）。盧蕙馨表示，大多數志工、信眾較常引用的「靜思語」仍是最早集結成冊的《靜思語》（盧蕙馨 2004：11）。就這一點而言，筆者在田野中的觀察，也有類似的經驗，甚至有些慈濟委員會強調只有《靜思語》一書中節錄出來的佳句，才叫做「靜思語」。慈濟人對於證嚴法師的虔敬愛戴，表現在對於其任何言論及行誼，皆稱頌且奉行不悖，甚至有慈濟的師兄、

師姊在收看每天早晨七點十五分播出的《菩提心要》時，會採取恭敬的跪姿聆聽師父的開示。而證嚴法師《靜思語》對於慈濟人而言，的確也俱足了凝聚共識和提振團體行動力的作用。盧蕙馨的研究指出，「靜思語」的廣泛傳播與宣揚，已經輾轉成為「類經典」，和鸞堂善書一樣，也扮演鞏固慈濟團體的功能。

《講義》雜誌社曾經遴選出四十二本具代表性及正面積極意義的中國名著，經由讀者電話票選《證嚴法師靜思語》名列第二（盧蕙馨 2004），僅次於《論語》，其銷售量也早已突破百萬本，而慈濟委員、志工為其主要「請購」對象。在慈濟，「靜思語」是流動的團體符碼，常見於慈濟所屬的建築物，如（精舍、醫院、分會）的牆壁，以標語或書法形式張貼，是慈濟對內、對外舉辦各種營隊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海報標語；此外，這套語錄也印製成筆記本、書籤、日曆、月曆等，或以小紙條附在慈濟設計的環保餐盒碗筷容器內（盧蕙馨 2004：11）。另外也有製成鑰匙圈的形式販售於靜思書軒；在慈濟岡山志業園區，靜思語被以春聯的方式呈現；也有慈濟委員女兒的文定，改以盛裝著《證嚴法師靜思語》的禮盒取代傳統的喜餅，分送諸親朋好友……，靜思語的妙用和呈現的方式真是不勝枚舉。

慈濟會員人數日益增多，甚至跨越國界、種族，為了接引及度化海內外、社會各階層的信徒會眾，以及滿足不同根器的眾生的認同需求，靜思語的表達形式不斷創新。在一次教聯會種子教師月會的參與觀察中，發現主辦單位將一則一則的靜思語，捲放在籤桶中，以抽籤的方式，致贈參與活動的每一個人。當然，每個人抽中的內容皆不相同，如同證嚴法師針對個人的個別教誨。「靜思語」又從「歸過勸善」的現代「善書」，轉化成能夠揚善、抑惡、為慈濟人言行指點迷津、引導人生方向的現代靈籤——「靜思籤」。目前「靜思籤」的表現形式，已經遍及慈濟各級團體聚會、共修，隨機教化慈濟的信徒會眾。

筆者接觸過的一些慈濟委員表示，當他們在「做慈濟」時，遇到了困難或棘手的問題，尤其是人際互動的挫折，讓他們起了煩惱心時，他們會隨機翻閱上人的《靜思語》，從中找到「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的智慧，頓時，煩惱心就變成清靜心了。在慈濟人的互動中，經常依循著證嚴法師《靜思語》的教誨，來

彌平彼此的紛爭與扞格。《靜思語》規範著團體成員的言行舉止，成為慈濟人生活實踐上的共同經歷。在慈濟的集體行動中，《靜思語》是認同的符碼，具有化解歧見，建立共識，凝聚成員向心力，提振團體行動力的功能與價值。

## 作為個人生命實踐與重建的認同基礎

在慈濟的團體行動中，以《靜思語》做為溝通的判准、成員行為舉止的規範，《靜思語》做為慈濟人認同的符碼，已無庸置疑。而參與慈濟社會服務的行動者，在《靜思語》的統攝下，衍生一些共同遵循的價值，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已在團體中塑造成共享的文化，做為表現於個人生命實踐，進而成為重建生命史的重要基礎。大致可以從「結緣隨喜」和「分享」兩個面向來說明。

### 1. 「結緣隨喜」解怨結伴行菩薩道

刻印有「靜思語」的各類商品，經常被慈濟人用來作為結緣品致贈他人。強調「緣」是佛教論述的特色之一，珍惜彼此的緣分叫「惜緣」；隨順因緣不強求叫「隨緣」；與他人建立相處的因緣叫「結緣」，至於結的是「善緣」還是「惡緣」，端看個人的行造作。在訪談的過程中，常常聽到慈濟人表示，自己在進入慈濟以前，並不在意人際衝突，但是加入慈濟之後，懂得要結緣，而且要廣結善緣，而結善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饋贈。慈濟人結緣（饋贈）的時機，通常在慈濟的活動中或活動結束時；結緣（饋贈）的形式——舉凡物質的饋贈，如自製的手工藝品、書籤、書籍、日用品、食物……等等；非物質的饋贈，如在臉上塗抹一層厚厚的「慈濟面霜」（笑臉迎人）、「口吐蓮花、隨喜讚嘆」（口頭褒揚）……等等，用表情、肢體、語調，表達關懷、給人好印象、予人好心情，都是結善緣的好方式。

而「結緣」的另一層含意就是「消業障」、「積功德」的意思。一次大愛媽媽的研習課程中，某位榮董（榮譽董事）香積（廚房膳食志工稱為香積）包攬下當天午餐的供應，免費提供好吃的餐點，說是與人結緣。活動之初，工作人員簡介時，這位慈濟榮董特地上台跟大家歡喜話家常，說明提供餐點的想法。詼諧的措辭中，道出了這個作法的內在意涵：

我不敢說我做的東西有多好吃啦！但是吃過的人都說沒有一百分也有一百二十分(哈哈…)，希望大家等一下盡情的享用。……之所以會把握這個跟大家結緣的機會喔，是因為喔，我們人喔，累生累世喔，在過去生當中，也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如果有什麼得罪人家的地方，就可以用這個機會跟大家結緣喔、也消消業障啦！……啊大家不要吃過就算了啦，……你們吃完了喔，也來這邊一起做喔，……大家都來歡歡喜喜做慈濟的工作啦  
(20070123 田野記錄)！

佛教徒或是慈濟人，喜歡致贈物品與人「結」緣，表面上是把彼此的緣分「繫」或「牽」起來，有「廣結善緣」的意思，其實背後也隱含了「消業障」的希冀，以及藉機與累生累世開罪過的冤親債主「和解」的企圖。一本書、一份禮物、一個笑容、一句好話、一餐飯……讓前世結下的怨，到今生做個了結，先來個大和解，再相約菩薩道、修行路上結伴同行、相互扶持。而慈濟人用刻印有靜思語的物品或以靜思語表達善意，在心理上覺得多了證嚴法師的加持，似乎「解冤」與「關係重建」的效果將會更為顯著。姑且不論宿怨是否能夠如此輕易化解？「結緣」的作法，在行動者內心的確蘊含著這樣的期待。

在慈濟，「結緣」還有一重意義，就是把彼此的緣分「結」(捆或綁)起來的意思，取其「牢不可分」的意義。證嚴法師常說：「只要緣深，不怕緣來得遲。」只要「結」下一份深深的好緣，遲早都會相知、相遇的。法師藉以勉勵慈濟人，不要猶疑加入慈濟時間的先、後，只要緣份深，進慈濟宗門的時間，不論是早是晚，都是有緣的自家人，這種「聚法親、行善業」的意涵相當明顯。

慈濟人廣結善緣是爲了便於接引、度化更多的人成爲佛弟子，行菩薩道。常常聽到慈濟的委員、慈誠說「感謝 XX 師姊(師兄)的接引，讓我進入慈濟，……」慈濟人先從以自己爲中心的人際網絡中，接引更多的親友，在菩薩道上結伴而行，進而推展到差序格局外層的點頭之交，都是其接引、度化的對象。一位慈濟委員分享心得時曾這麼說：

我先生說：「你做慈濟就像一條龍，回到家裡就像一條蟲。每次家裡的事，

你就說明天再做；要是慈濟一通電話，你就馬上跑出去。」我說：「當然是這樣！」欸，你看那麼多人，我跟她們結好緣不是很好嗎？這樣比較好度啦（20061005 田野記錄）！

這位慈濟委員是環保志工，也是大愛媽媽，常常在「做環保」的時候，回收一些色彩亮麗的紙盒或紙張，加以繪圖，寫上靜思語，製成精緻的靜思小卡，致贈他人與人結緣。她希望接引更多的人一起來「做慈濟」。

近來證嚴法師有「人間菩薩大招生」的說法。法師在解釋無量義經德行品中「曉了分別，性相真實」時，這麼說：

菩薩通達諸法，可以分別眾生的心性，並且了解世間的事相，在度眾生之前，首先要了解眾生的喜怒好惡。例如：一個飢寒交迫的人，你若強迫他信佛，他一定無法接受。菩薩首先會讓他吃得飽、穿得暖，然後再引導他走向追求真理的佛道。所以，如果希望佛教能夠普遍的被眾生接受，一定要先去利益眾生（釋證嚴 2001：60）。

證嚴法師「人間菩薩大招生」的理想，便是從利益眾生著手，依據眾生不同的特性和需求，待時待機給予不同的教化。而「廣結善緣」是利益眾生的首要步驟，在人與人之間的好感與信任建立之後，引導與施教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是證嚴法師在傳教說法過程中，最重視的一部佛教經典。《法華經》的前部《無量義經》，是《法華經》的精髓所在，可視為慈濟志業的精神依歸，也是慈濟所踐履的主要內容。《無量義經》功德品第十八當中，有針對功德的一些經文，這和證嚴法師強調「廣結善緣」、「利益眾生」的思維可以相互呼應。一位布施八十年，又教授佛法，使受其布施者證得阿羅漢果位的大施主，其功德雖大，仍不及輾轉聽聞法華經的第五十人，隨喜轉教於他人的功德（釋慧平 2003）。參與觀察中，一位慈濟委員開會時，對大家這麼說：

最容易獲得的功德就是「隨喜讚嘆」。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隨喜功德是最容易得到的功德，只要我們在別人有好的表現的時候，發自內心，真心的給予讚嘆，那

麼他有什麼功德，妳也就得到跟她一樣的功德。例如：有一次，上人帶達賴喇嘛到大林醫院參觀，介紹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達賴喇嘛不斷的這邊「隨喜！」、「隨喜！」；那邊「讚嘆！」、「讚嘆！」上人就輕輕的回過頭，對達賴喇嘛說：「這麼容易就賺去啦！」當達賴喇嘛不斷的「隨喜！」、「讚嘆！」時，他也得到了跟上人一樣的功德（20060921 田野記錄）。

由於《法華經》隨喜功德的典故，慈濟委員、志工們強調「隨喜讚嘆」，而「靜思語」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隨喜讚嘆的內容了。慈濟人常常以「靜思語」解釋自己的心境、或化解尷尬、更視靜思語為勵志小語或讚揚別人的好話。《靜思語》中所謂「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起心動念，時時保持一份善意，就能結下一份善緣。另有一句靜思語「一句溫暖的話，就像往別人身上灑香水，自己也會沾到兩三滴。」證嚴法師勉勵慈濟人，面帶笑容、口說好話，就像向著別人噴灑香水，自己也會受到香氣的燻染一般。向別人表達善意，也會得到他人善意的回饋；而隨喜讚嘆，不但能夠使別人歡喜，自己也可獲得無量功德。順手的靜思小禮、隨喜的靜思讚嘆，柔軟了慈濟人的身段，凝聚了慈濟人的向心力，也讓慈濟人的慈善行動更為迅速而和諧。

## 2. 「分享」作為一種自我實踐

靜思語：「要做個手心向下的人；不要做個手心向上的人。」手心向下能夠給予；手心向上是接受。六度波羅密首重「布施」，也是一種「分享」的概念。慈濟除了具備重視「記錄」的特色之外，還特有一種「分享」的文化。在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眾生平等的觀念下，慈濟人樂於分享。分享的範圍包括財貨、物質、愛與關懷……甚至自己的經驗和心情都樂意大方的分享。在慈濟的活動中，除了邀請演講者「分享」自己加入慈濟後的改變之外，也會在「圓緣」（營隊結束日或成長班最後一堂課）當天，安排幾位學員上台，「分享」自己參加這個營隊或成長班的心得。通常這種闡述自己生命歷程的經驗分享裡，常常伴隨引用《靜思語》來增加自己所言、所行的合理性，或以《靜思語》為自己的言論、行止下

註腳的現象。有關會員分享個別經驗，藉由重新建構生命史，以驗證「靜思語」的功能，進而內化、提昇本身的道德層次的部分，將以下列田野觀察中的真實個案作為說明。

我當時要當志工的時候，我先生很反對，我想我何不把靜思語用在我的家裡、用在我家師兄的身上。我就寫靜思語條，貼在我家樓梯口、房門口，都是不同的靜思語。我師兄就說：「貼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我想說：啊…！那也是不管用。可是繼續一陣子，我在我家師兄的桌上看見他寫「要用心，不要操心、煩心！」當下，我真的好高興喔！靜思語竟然有效！他有收到了。……

現在我比較晚回去，他會說：「今天怎麼這麼晚！」輕聲細語的耶，以前都臉臭臭的，好像欠他幾百萬一樣。現在他會說：「為了你的健康，你要繼續做慈濟喔，你要早點回來休息喔！」……我感覺喔，我加入慈濟以後，我一路走過來，我做該做的事、做對的事，上人說的「分秒不空過，步步踏實做」然後我也有影響到我家師兄了，我師兄雖然沒有進入慈濟，不過啊，他已經開始在當志工了，所以啊！我現在是最幸福的女人囉！在座的伙伴們，家裡如果有人反對喔，唱反調喔，你不要給他回嘴，笑笑就好了。我當時就是這樣，裝給他傻傻。啊上人說「理直氣要和啊！說話要溫柔一點啊！」以前我都會據理力爭啊！爭說我有理，你沒理啦！後來啊！就用靜思語慢慢給他薰陶啊！這招很管用喔！靜思語有那麼多，我不知道你喜歡的是哪一句？一個星期或三、五天換一句，真的！這部靜思語真的很管用。……

我家師兄現在逢人就說喔，這我太太啦，我太太在做慈濟了，太太當慈濟人，他引以為榮的。……他已經受到我們慈濟人文的薰陶，雖然他還沒走進慈濟，不過已經開始在做志工了，對我也很支持。我覺得一個不認同的人，最後能夠走到這樣，我也很感恩（20061005 田野記錄）！

上述這位慈濟委員，當天在大愛媽媽成長班心得分享，題目是：「當別人生命的

貴人，而不是過客」。她認為自己在家中張貼的靜思語，發揮了很大的功效，改變了自己、感化了先生，轉化了她跟先生的溝通方式，彼此改以和顏悅色、柔聲細語取代過去批評、絆嘴的相處模式，夫妻間相處更為融洽、感情更為親密。他的先生從一開始不滿她成天「趴趴走」做慈濟、到支持她做慈濟、進而以她做慈濟為榮，甚至，最後他的先生自己也做起了志工，體會出「施比受更有福」，而「法喜充滿」，讓她既感動又感恩。

所謂「成佛在人間」，提倡「人間佛教」的印順導師認為從凡夫菩薩、聖賢菩薩到佛菩薩的階段，都是在人間完成的。只有人世間才是自度、度人的唯一場域。慈濟人的經驗分享中，經常可以聽到這類的見證，因他人的接引而得度，進一步自己也開始「度人」的菩薩行徑。在「他度」與「度他」的過程中，本身經歷了參與及付出，被幫助與幫助人，以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作為修行的場域，矯正自己的習性，進而以服務他人、利益眾生的實踐，做為修行的法門，因體悟「慈悲喜捨」而獲得內心的歡喜自在。

在慈濟人的聚會活動中，演說者引用「靜思語」來強化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及提高其所言所行的說服力。在引用「靜思語」、實踐「靜思語」的過程中，一方面散發某種能量，感染在場的群眾，以見賢思齊；另一方面也匯聚某種能量，逐步重新建構個人的生命史，以安頓身心。慈濟人的分享活動，往往是透過台上或在公眾面前的展演來呈現。在分享的實踐行動中，個人將內在的想法和深層的思維，於其他共修的法親面前來公開展示；過程中，分享者亦同時完成了自我審視、檢閱及反省的後設認知。慈濟人在整個分享的歷程中，不但影響他人，也進行一種自我建構，進而產生一種自我認同，以及對所屬群體的歸屬感。

## **第二節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內在因素**

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裡，寓合法師的思想精髓，原在慈濟這個佛教教團內，做為慈濟人在言行上共同遵守的規範。近年來，在中、小學裡，運用晨光時間、彈性時間或週會……有《靜思語》教學的安排；某些大學的通識中心，亦開設《靜

思語》相關課程。《靜思語》的影響力已經逐漸跨越宗教領域，擴展到各級學校。慈濟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能夠迅速的從宗教道德規範，進入教育場域變成校園教學的教材內容，與慈濟本身所具備的相關條件有關。以下將從「慈濟志業中內含改造社會的基本立場」、「慈濟教聯會的成立」以及「慈濟重視生命教育」三個面向來敘述慈濟本身所乘載進入教育領域的豐厚資糧。

### **慈濟志業內含改造社會的基本立場**

證嚴法師曾說：「當初，我來到花蓮創立慈濟，名義上為救濟的工作，實際上是勸導人心；天災人禍都是眾生的共業，如果，能把眾生的心，從惡業轉為善業，自然地方就會化禍殃為吉祥，我認為要救世必須先救心，所以在因緣成熟時，就想到設立一個佛教慈善團體，讓每個人都有從事救濟的心念（釋證嚴 1990a：277-278）。」「勸導人心」應可視為法師成立慈善團體的根本信念。近期常常聽到證嚴法師說：救世要「救心」、募款是「募心」，不論是「救心」還是「募心」，「人心」轉惡為善，進而改善社會風氣，是證嚴法師慈善行動的核心價值；而「人心」的改變則需仰賴教育行動來體現，因此，慈濟在教育志業的推展上不遺餘力。

在慈濟發行的刊物中整理出證嚴法師的自我對話：「提起菜籃，有權利支配家中金錢的女人就叫幸福？佛教對社會可以有什麼具體貢獻？行善，從何處著手？怎麼做？」在其出家前、出家後及慈濟成立之初，證嚴法師分別對自己提出以上的問題，同時思索答案，並且著手規劃實踐。法師認為女人若能和男人一樣，擔起社會責任，把這種參與社會的悲懷，推廣到整個人類，將每個人『愛家』的心，推廣到愛社會、愛眾生，這樣才是真正的幸福（林碧珠責任編輯 2005：9）；證嚴上人深信人人皆有佛性，佛教徒的悲心願力，只是缺乏組織與整合罷了。慈濟成立之初，她認為如果能夠集合五百人的力量，就能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一樣，「一眼觀時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雲菁 2000）了。一連串的問題凸顯了慈善的目標，成就了「慈濟」四十餘年的行善之路，也讓一個發跡於臺灣後山的宗教團體，從社會邊緣的角落擠身到若干公共領域；從默默無聞，而逐漸擲地

有聲的作為社會大眾行爲的標竿與前導。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在一九六六年跨出了慈善的第一步。隨後慈善志業、醫療志業、教育志業、人文志業，「四大志業」一步步相繼邁開；以四大志業為基調，接著又延伸出「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保志工」、「社區志工」四大項慈善業務，與「四大志業」合稱「八大腳（法）印」。證嚴法師所建構的慈濟世界，為社會的貢獻盡在這「四大志業」和「八大腳印」裡。而「八大腳印」中的國際賑災和骨髓捐贈更將慈濟推向國際舞台，進行更大規模的全球慈善服務。

證嚴法師曾自述成立慈濟初期的想法，希望能夠仿效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讓眾生能夠離苦得樂，正好呼應了印順法師「此時、此地、此人」對於正遭受苦難者的入世關懷。因此慈濟成立之初是以五百會員為目標，形成一個千手千眼的觀世音救苦團隊。此想法也頗能契合昭慧法師（2006）所述，臺灣人民的佛教認同與觀音信仰有密切關係（釋昭慧 2006：3）。除了佛教徒以外，民間信仰「普化宗教」的善男信女以及一貫道（一貫道稱觀音菩薩為「南海古佛」）的道親，對於佛陀及觀世音菩薩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認同。臺灣人口中大約 35% 自視為佛教徒；33% 為道教徒；3.5% 為一貫道……（行政院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 2006），亦即臺灣社會有超過 70% 觀音信仰的人口。臺灣社會信仰圈常供奉觀音菩薩以為主神，雖然佛教為無神論者，可是民間的認知裡，卻把觀音菩薩當作是救苦救難的守護神（釋昭慧 2006：5）。而證嚴法師便是以此概念創立慈濟，進而成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普渡眾生的代言人。法師說：

總而言之啊，（慈濟人）遍佈在全球，因為人多啊，力量大，哪裡有災難，哪裡就菩薩現前，減輕受苦難的人，因為呢！那些受苦難人看見慈濟就會說喔！我們心就安啦！……慈濟人吶！……哪裡有需要，我們要做個「不請之師」，眾生的「大良福田」，「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希望大家能夠做到這樣。（證嚴法師高雄靜思堂歲末祝福演說，20061230 田野記錄）

大乘佛教的精神，在於利濟眾生，在人間修行成佛，儘管證嚴法師以「人間

佛教」為基礎，喊出「人間菩薩」的口號來號召群眾行菩薩道，做他人的「不請之師」（釋證嚴，2001：5），可是「在廣大人民的心目中，熱衷的是『求菩薩』而不是『做菩薩』」（釋昭慧 2006：5）。弔詭之處便在於慈濟人的「做菩薩」與一般民眾的「求菩薩」，何以能夠在「施」與「受」之間臻於和諧？若以五百人化身為一尊千手觀音，則號稱擁有四百萬會眾的慈濟相當於凝聚了八千倍千手觀音的神通，德澤廣被四方，受患者豈止於臺灣民眾。慈濟積極的「做」，使各地弱勢者、受災者、苦難者得到立即的安頓與安心，而其他社會大眾即使不需要慈濟的急難濟助，在慈濟的光環籠罩下，似乎也如同「求」得護身符一般，領略到被守護，以及一種「備而不用」的安全感。這種守護與安全感的建立，提供了證嚴法師擁有被社會信賴的基礎。證嚴法師帶領慈濟團隊所建立「慈、悲、喜、捨」、「誠、正、信、實」的形象，逐漸成為當代宗教積極入世、悲心利他的極佳典範。而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法印」便以此宗教理念為基礎，經過四十寒暑而一一實現。同時，收錄證嚴法師言論及思想精髓的《靜思語》，逐漸在教育領域中發揮其影響力，成為影響社會甚鉅的教材與範本。

證嚴法師表示《普賢菩薩行願品》中的恆順眾生，就是依照眾生所需要的法門而施教。不但要了解眾生的特性與慾望，還要了解時機與世相，觀機觀時以施教（釋證嚴 2001：60）。恆順眾生，為的是對眾生施予教化，一種確立人生目標與價值的教育。證嚴法師曾說：

宗教是什麼？「宗」就是人生宗旨，「教」是生活的教育。不論是信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甚至完全沒有信仰的人，都離不開做人的宗旨和規範。人生的宗旨說起來很深奧，但其實很簡單！只是很多人對人生非常迷惘，不知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更迷惘的是在這一生當中，不知道要如何做人，做人的目標與價值在哪裡？所以，我們應該要教育他們明白人生的宗旨以及如何生活？這就是宗教。總之，教育和宗教應該要結合在一起（釋證嚴，1998）。

慈濟雖以慈善做為入世關懷的首要項目，一步步擴展至醫療、教育、文化……

其他各項志業。濟貧、醫病是初期社會服務的基礎工作，然而，證嚴法師最終的理想卻是將宗教和教育結合起來，以達成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目標。而《靜思語》的進入校園，事實上，正體現了證嚴上人這種改造社會的精神。

## 教師聯誼會的成立

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而說法

～～法華經·法師品～～

慈濟的「慈訊筆耕隊」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屬於慈濟四大志業中人文志業的範疇。筆耕隊志工致力為慈濟留下真善美的足跡（慈濟全球資訊網 2007 大喜無憂：1966-1999 年·人文年表）。而慈濟的「人文真善美」團隊和「教師聯誼會」都跟這個「慈訊筆耕隊」有相當密切的關連。前一節提到過慈濟各項活動詳實記錄的特有文化，而早期專司記錄的慈濟志工，多半具有文書、教育方面的專長。筆耕隊的志工當中，有許多人的職業是教師或行政、文教工作者。「慈訊筆耕隊」成立後，一件非預期的事竟成了後來教師聯誼會成立的觸媒。一九九〇年九月的一次筆耕隊的聚會中，一位年輕教師分享自己接觸慈濟前、後的改變。由於其年紀輕、資歷淺，學校資深老師會把學年的工作留給「年輕人」做，讓他覺得倍受欺負，心情總是不能平衡。幸而班上有位學生的家長是慈濟委員，主動拜訪老師。他看了慈濟的刊物、聽了證嚴法師的錄音帶，再走了一趟花蓮，念頭一轉，凡事「善解」，心情也就豁然開朗了。她說：

上人說：「多做多得，少做多失」，與一般世俗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觀念，截然不同。我不高興也得做，那就歡喜接受吧！經一事，長一智，別人把做事的機會給我，是讓我賺經驗，那是錢也買不到的好東西，應該感恩啊（陳美羿：慈濟月刊 309 期）！

她這一分享，引起許多也是身為教師的師姊踴躍的發言，大家相繼上台報告參加慈濟的感想，甚至討論到如何把「慈濟精神」用在教學上，去教育學生、影

響同事及學生家長。有了這個共識，接著就是先將慈濟教師找出來，慈濟教師聯繫的工作就這麼動了起來。

同年(一九九〇年)十月，第一次慈濟教師的聯誼活動就緊鑼密鼓的展開了，當時參加的人數約莫四、五十人，聯誼會上教師分享踴躍、欲罷不能，因此，相約此後每月舉行一次慈濟教師的聯誼活動；每季擴大聯誼一次。第二次的聯誼，參加的教師就已經增加到百餘位。一九九二年元月份的聚會時，決定在寒假試辦一次教師「慈濟專車」參訪花蓮，名為「慈濟教師一日精進會」。就在二月二十日有四百五十位各級學校的教師、兩百位眷屬及五十名孩童，隨教師專車造訪花蓮(陳美羿：慈濟月刊 309 期)。在證嚴法師的允諾與催促下，這一年的暑假裡——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來自全省一千五百位教師，聚集到花蓮召開慈濟教師聯誼會成立大會，宣讀組織章程，並進行兩日的「尋根之旅」活動。

慈濟教師聯誼會在教師們的促擁與獲得證嚴法師的認可之後，成立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由台北的教育工作者發起，依全省地理區域劃分為北、中、南、東四區，四區同步成立。由教育工作人員、行政人員，以及社教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專業人員組成的「慈濟教師聯誼會」，成立的宗旨是以「研討慈濟人文精神，融入教學活動中，以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為目標(網路資料：慈濟教師聯誼會簡介)。教師聯誼會的成立，源於證嚴法師的一個念頭——

社會變遷快速，「尊師重道」的觀念受到挑戰，而師道淪喪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教師本身未能莊嚴自己的形象，因而無法獲得他人的敬重。成立慈濟教師聯誼會前的幾年間，證嚴法師講經說法經常往返於台北和花蓮之間，看到許多教師裝扮時髦、濃妝豔抹，舉止打扮與身份無法相稱，頗不合宜，認為教師在擔當傳道、授業、解惑的重責大任之前，要先端正自己的形象，先教育好自己，才能去教育學生，獲得學生敬重。因此將慈濟教師先整合起來，要求慈濟教師從自身做起、先莊嚴自己的形象，讓自己先成為學生的一面鏡子，也就是以身作則，才能夠起教化的作用(20061230 田野記錄)。高屏區教聯會總幹事這麼詮釋當年證嚴法師成立慈濟教聯會的主張：

「佛教這個『教』字，就是教育的意思。佛教就是覺者的教育。而宗教就是人生宗旨的教育。所以，這個教育啊！是一切的根本。在所有慈濟志業裡，教育也是最重要的，一切要透過教育來做基礎。」……

「教育就是先從教育自己開始，上人的理念是這樣子，上人理念要推給老師，希望把老師組織起來，要組織他們，要有一個目標、要一個 TOPIC、一個標把，要怎麼去帶動他們？就用『靜思語』！所以，只是推展靜思語，上人本身不是在學校教書的，他只是要告訴你這個理念——靜思語本身是一種生活上的修行。如果老師可以把這個推給孩子，自己也能夠漸漸學習，那就相得益彰，真正的教育才會產生。教育不是只有教一些技能啦！」……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從根把那個老師啊，把他們教育成佛陀的弟子，教育成上人的弟子。讓那個愛呀！也許是一個班的愛，也許是一個家的愛呀！把它廣化成「菩提大愛」，那個叫「成佛之愛」。願一切統統能夠減少煩惱，統統能夠得清靜、得喜樂。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這裡。」（20061230 田野記錄）

爲了端正教師的儀態，慈濟教聯會成立之初也同時設計出慈濟教師的制服——柔和忍辱衣，每月教師聯誼會時教師都穿著制服出席。最初在課程設計上，象徵慈濟精神的《靜思語》，理所當然的成爲當時慈濟教師聯誼會教師們共修的教材。除此之外還有佛學概論、慈濟人文以及輔導專業課程（陳美羿 1992）。由此可知，慈濟教聯會成立之初，是由一群擁有共同信仰的教育專業人員所組成，在聯誼會中共修以及分享彼此對於信仰的心得之外，進而切磋教學、班級經營及輔導學生的技巧，漸次開展，終至建構起教學專業技能的交流平台。慈濟教師聯誼會既是因信仰而聚合的共修團體，也是切磋生命教育與道德教育的教育專業團體，而《靜思語》則是這個團體教育自己的成員與教育學生的指導準則。

### 慈濟對生命教育的重視

慈濟對於「生命」的看法可分為兩個層次來講：其一，是一般所謂依循生、老、病、死，自然生理節奏的「生命」；另一，是著眼於佛教輪迴觀，可以無限延長的「慧命」。生命會因為生命跡象終止而結束，慧命卻因為去除「無明」而增長無量智慧。搶救生命靠的是醫療；延續慧命依賴的是教育。因此，慈濟的生命教育以醫療教育和宗教教育為基礎，而涵養有限的生命，以開啓無限的慧命，是慈濟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故而，慈濟將教育志業視為慧命工程。

慈濟從二〇〇一年起，逐漸化零為整，以組織模式取代個人作業的方式，進入小學校園推展校園《靜思語》教學。從二〇〇一年起至二〇〇三年間出版《生命的美學》二冊及《聆聽生命》一冊，做為中、小學生命教育暨靜思語教學輔助教材。綜合內容略予分為七類，這些都是慈濟大愛的真實腳印。其中包含社區關懷、國際賑災、國際關懷、醫院志工、骨髓捐贈、心蓮病房、大體捐贈等，由以上教材裡七大類的內容來看，慈濟帶入中、小學的生命教育教材，與慈濟醫療志業有著頗為密切的相關。

而慈濟大學通識中心二〇〇四年七月也出版「生命教育的九堂課」，作為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的教材。穿梭在這九堂課的脈絡裡，對於慈濟大學生命教育的探討，也就可以略知其梗概了。這九堂課包含一、生命的意涵：生命的認知、尊重與實踐。二、生命的學習：生命倫理。三、生命的喜悅：志願服務。四、生命的平等：國際人道援助與多元文化認知。五、生命的關懷：疾病與文化。六、生命的無常：生與死。七、生命的終結：緩和安寧療護。八、生命的再生：解剖與人文。九、生命的關照：宗教的實踐。

仔細分析這生命教育的九堂課裡，由於其醫療教育的特色，九個不同主題中，就有有五個主題是從醫學的角度侃侃談起，帶領學生關照生命中的種種現象，然其最終的旨趣仍在宗教情操的培養，以佛教的「無常觀」來看破生死，以「平等觀」和「慈悲喜捨」來對待一切眾生。其中第二、五堂課，從遺傳與疾病談起，強調正視並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發掘缺憾中所蘊藏的深意。不論遺傳基因如何、罹患何種疾病……，每個生命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應該被「平等」看待。

第四堂課談的是人道救援、國際賑災，雖然不是從醫療的視野作為觀察的起點，但是仍秉持佛教「眾生平等」的胸襟，本著「人苦我痛、人傷我悲」、「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宗教情懷，包容歧異，對於苦難中的眾生，給予必要的濟助；而第六、七堂課，以輪迴的觀點，從癌末病患的安寧療護切入，讓學生體會生命中「生」與「死」的循環及其意涵，亦即佛教「生死學」的範疇。第三、第八堂課看似無關，其實同源於佛教「捨」的觀念。志工出錢、出力、花時間於社區人群的服務，以及捐贈死後遺體作為醫學解剖的教材，都是「慈悲喜捨」的體現，只是「捨」出的形式，以及「捨」出者的生命現象不同而已。而第一和第八堂課正好遙相呼應，青少年自殺率的逐年攀高，現代人生命中的苦悶與艱困，也許宗教可以提供不同的元素，作為陷於生命困境者，突破逆境的一個不錯的選項。生命教育在慈濟大學通識中心的課程規劃中，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由於其創校的理念及背景，因此，造就其獨特的宗教視野及醫療觀點的生命教育。

一九六六年慈濟從慈善志業起家，六年後「慈濟附設貧民施醫義診所」（釋證嚴 2006：10）可視為其醫療志業的濫觴。為了進一步解決花東醫療資源不足、醫療設備落後，以及眾生「貧病相生」的苦難現象，慈濟花蓮綜合醫院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落成啓業，至此慈濟醫療志業進入新的里程碑。而一九八九年慈濟護專的創校以及一九九四年慈濟醫學院的招生，不但穩定花蓮慈院醫護人員的供需，澆灌逐漸壯大的醫療志業，同時，慈濟的教育志業也以醫療教育為其基礎而漸次開展，逐步完成慈濟各級的全人教育系統。

慈濟生命教育的發展，與其醫療志業及宗教背景關係密切。由於慈濟在一九八六年花蓮慈院建院啓用以後，即全力推展醫療志業，並在「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觀念上多所著墨。由於醫療業務的需要，積極展開大體、器官及骨髓的勸募工作，也建構了「身體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的論述，並以「生命有盡，慧命無窮」來撫慰捐贈者及其家屬，讓捐贈者安寧、捐贈者家屬安心。而其教育志業繼醫療志業之後也蓬勃發展，積極推動慈濟的慧命工程。

### 第三節 靜思語進入教育場域的外在因素

慈濟《靜思語》教學進入教育場域，除了慈濟志業中內含改造社會的基本立場、慈濟教聯會的成立與教育志業的推動以及慈濟本身對於生命教育的重視……等等，這些慈濟本身所具備的內在條件之外，慈濟所處的當代社會環境亦面臨一連串的巨大轉變，正好醞釀出合於慈濟發展校園《靜思語》教學的氛圍。譬如說「人間佛教」宗教理念的蔚為風潮、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展開、生命教育和品德教育在全球的受到重視……等等。這些社會價值巨大的鬆動與重構，提供了慈濟《靜思語》在校園內順勢而為的發展空間。

#### 「人間佛教」風潮改造大眾對佛教志業正面期許的社會氛圍

由於清末佛教弊端叢生，致使佛教徒地位低落，引發太虛大師力倡「人生佛教」，主張佛法應落實在人生；而印順導師從《增一阿含經》中「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也」揭示成佛在人間，闡揚「人間佛教」（釋德傳，2008：2），開啓了佛教積極入世的觀念。「人間佛教」的思潮，除了帶動佛教教義上的檢討，在六、七〇年代以後，也造成了佛教在實踐上的變革。這些變革使得台灣民眾對於過去的佛教傳統，屬於比較封閉性的修行觀念有了很大的轉變。

傳統上，佛教一直被視為追求出世解脫的宗教，剃髮、緇衣、割愛、辭親，是出家僧侶立志求道的必要手段。因為如此，其對人世間的態度，雖然抱有慈悲濟世的宏願，但捨離與還滅才是最終目的。「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對傳統佛教的社會功能產生質疑，為了扭轉佛教出家自了的體質與形象，太虛大師乃毅然從出世的傳統舊習轉向入世的革新作風，揭揚「人生佛教」的旗幟，呼籲佛教徒走出山林，關懷現世（江燦騰，1992；邱敏捷，1998；許淑燕，2001）。

佛教傳統，從太虛大師首倡的「人生佛教」，到印順導師主張的「人間佛教」，而至證嚴上人鼓吹的「人間菩薩」，一脈相承「以人類為本」的佛教理念，強調「人間」、「當下」。唯有人間才是修行的唯一場域；而成佛之道，盡在「此時」、「此地」、「此人」與「他度」、「度他」之間。經過這場反省與變革，佛教逐漸掙

脫邊陲位置，擺脫不問世事的私有形象，從而積極介入社會各層面，關心公眾事務，走入公共領域，甚至影響公共議題的論辯。

「嚴淨佛土、成熟有情」是大乘佛教的理想，爲了將這樣的理想落實於人間，於是救助苦難有情，建設「人間淨土」，就形成了「人間佛教」各教團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動力（釋昭慧 2006：103）。近年來各佛教團體積極走入人群，表達入世關懷，尤其是佛光山、法鼓山、慈濟三大教團對於「人間佛教」理念的落實，儘管在實踐策略和實踐主體上各有不同，然而對於建設「人間淨土」的努力則是有目共睹，尤其在教育、慈善、文化各個面向的投入不遺餘力，並且成果斐然。而慈濟除了教育、慈善、文化之外，更開啓了佛教團體從事醫療志業的先例。

在教育方面：佛教的積極入世，適逢私人興學的教育政策推波助瀾，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由佛教團體所創辦的大學如：華梵大學、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玄奘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相繼成立，而法鼓大學也正在籌備當中。大學之外佛光山創辦普門中學及均頭國中；慈濟則有花蓮慈大實小（附設慈幼）、慈大附中（國、高中部）及台南慈小、慈中，是爲教育體系最完善、最具特色（以醫療教育爲主）的佛教團體。除了正規學制的各級學校之外，法鼓山則於二〇〇三年創辦法鼓山社會大學，希望打破「教育必須在學校進行」的限制，直接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引自法鼓山全球資訊網—法鼓山社會大學 2009）；而慈濟大學也成立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從事以「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爲主旨的社會教育的推廣工作。

在慈善方面：我國的佛教團體，一直以來便有從事慈善工作的傳統。在這方面佛光山有慈悲基金會、大慈育幼院及蘭陽仁愛之家的設置；法鼓山有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你可以不必自殺網」以加強自殺防制；慈濟的慈善志業更是在四十三年之累積之下，從濟貧、貧民免費醫療服務到花蓮、玉里、關山、大林、台北新店、台中潭子等慈濟醫院一一落成、以及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在骨髓捐贈、國際賑災上已獲得國際的肯定，而環保與社區志工的落實，也讓慈濟對社會的關懷更深入大街小巷了。而筆者發現我國佛教團體慈善事業已發展出特有

的臨終助念項目，這種使生者放心、死者安心的臨終關懷模式，幾乎是所有佛教團體都未曾輕忽、且積極投入的一項社會服務。

在文化方面：各佛教團體紛紛成立電視台、雜誌、刊物，以達到宣教、衛教及文化推廣的目的。佛光山有人間衛視、人間福報、普門學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2009）；法鼓山有法鼓文化事業（股）公司、人生雜誌社等出版事業；慈濟則有慈濟大愛電視台、經典雜誌、慈濟月刊及靜思文化出版的百餘冊書籍。而星雲大師《佛光菜根譚》、聖嚴法師《108 自在語》、證嚴法師《靜思語》，更是法師們的思想精髓，作為開示信徒及該教團的精神指引。

台灣社會「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廣和實踐，讓「神聖」和「世俗」的兩個領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融合。多年來，佛教各教團積極展現入世關懷的行動，使得佛教對於公眾領域的介入既深入且廣泛，其影響力亦日益擴大；而世俗社會對於佛教的參與公共事務，亦由接納而漸趨依賴。「人間佛教」創造的社會氛圍，賦予了佛教某種社會責任；相對的，也加深了民眾對佛教的正面期待。同時，「人間佛教」不僅僅是各教團積極推動入世精神的理念及口號，或說它更趨近於佛教對社會的責任與承諾。因此，在「人間佛教」的催化下，社會對於佛教的公眾形象產生正面期許與回應，並對於佛教團體進入公共領域表示歡迎與肯定，這些社會氛圍提供了宗教教育進入校園的正當性基礎。

### **生命教育在教育政策中獲得重視**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世界各國無不把教育（改革）列為首要工作。在先進國家中，美國推出「二十一世紀美國教育行動」；歐盟推動「資訊社會的學習」；鄰近國家日本推出「培育開拓新時代的心」；新加坡建立「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我國國教則推出「九年一貫新課程」。所有的教育改革，無不朝更多元化、更適性化、更精緻化、更有效率、更前瞻性、更國際化、更生活化、更本土化與更彈性化的方向在邁進，以提昇自己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謝坤楠 2005）。

本節的重點並不在於闡述教育改革的組織、過程、變革及始末，僅就九年一

貫教育改革中，生命教育做爲慈濟《靜思語》教學在校園中盛行的外環境因素做一推導。我國九年一貫教育改革，最顛覆傳統的作法，就是以領域教學取代過去的分科教學，而「生命教育」的提倡成爲其特色之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明訂的生命教育定位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指定單元，若深入探究，則在各學習領域和重大議題當中，都包含了部分生命教育的內涵（吳庶深、黃麗花 2001：21）。由於生命教育涵蓋的面向極廣，就一個人而言，可以說是一種終其一生都必須學習、更新的知識，它可被視爲全人教育、人文教育、情意教育、通識教育或是素質教育（鈕則誠 2004：47）。因此，不僅融入在「綜合活動」這個學習領域中，在學生的七大學習領域及各項議題當中，都可以將生命教育規劃爲當然之課程，並且應該是學理學程和體驗學程無所偏廢。

由於生命教育被定位在學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指定單元，且九年一貫課綱要強調，生命教育所佔時間不得少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總時數的 10%，學校不得省略、也不能刻意淡化或稀釋這些指定單元。而該領域的實施要點定義生命教育活動的指定內涵爲：「從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進而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生命與他人生命的情懷。」這樣的教學目標，在九年一貫教改實施的初期，生命教育師資培育的青黃不接、教材教法的苦無著落，教師一則以欣喜於教育鬆綁，獲得了彈性及教學自主的權利，卻一則以苦惱於如何規劃生命教育課程，以發揮課程的生命力？在教育場域中，隨著教改而起的隱憂，卻爲已經建構一套生命教育系統的慈濟提供了一個進入校園的機會。

### **教改過程中的品德空窗期**

一九九五年起，台灣的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推動。這次的教育改革始於二十世紀末，跨越到二十一世紀仍持續進行中。在九年一貫教改以前，學校課程是採分科設計，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並且以「德育」爲五育之首。與德育相關的課程計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等；有國立編

譯館統一的教材，以及每週的中心德目做為授課內容；而德育的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以及教師依據學生平常的品德、言行給予操行成績.....。

而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在課程方面，打破學科主義，改變過去分科的配置，採行領域的概念，強調課程統整性，將中、小學課程分成七大學習領域和六大融入議題。七大學習領域分別是：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六大融入議題各是：資訊教育、環境教育、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政教育。

而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等科目，被認為是重要的項目應當融入各領域當中，然而六大融入議題當中，卻又缺少品格教育這個議題的設置。由於倫理與道德方面的課程，著重的面向應是實踐而非認知，在評量上亦缺乏具體指標，因此，在基本學測和大學指考中不再出現這些科目。原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在品德教育方面的理念，認為品德教育非常重要，應該融入各領域，因為各領域都應該具備品德做為基礎，也需要品德的實踐。而實際教學場域中的品格教育，卻是既缺乏具體的教材與授課時數的規範，又因為不是正式課程、不再成為考試科目而遭到忽視，因此，品德教育從學校的課程中被「隱匿」起來，從各項考試中被「排除」出去，品德教育在校園中好像突然蒸發了似的，甚至被笑稱九年一貫是「缺德」教育，甚至，社會道德低落的種種亂象因教育「缺德」而起的批評聲浪不絕於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在一九八九年召開「面向二十一世紀研討會」，其中特別指出道德、倫理、價值觀的挑戰，會是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周慧菁 2003：36）。而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各國紛紛推出新世紀、新的教育藍圖。不約而同的認為學校不應只是重視智育或傳授技能的場所，學校應負起道德教育的責任，完成培育當代公民的任務。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受到重視，似乎成為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的新趨勢、新主張。

美國總統布希為了支持品格教育，特別將二〇〇二年教育預算，從二億五千萬美元提高了三倍；英國從二〇〇二年八月開始，將促進學生心靈、道德，以及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公民教育放在中學裡實施；澳洲教育當局特別要求學校，把公

民教育放在跟英文、數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日本的教改報告書也指出道德情操和創造力，將決定日本年輕一代未來的命運，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學校的道德教育；新加坡更早在一九九〇年就經由過會通過「五大共同價值觀」做為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準則；德國加強學校的「價值教育」，二〇〇六年八月起將倫理課（Ethic）定為七年級到十年級學生必修課；我國教育部也從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八年間，把加強「品格教育」列為施政主軸，推動「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開始於各級學校推行品格教育。

綜合上述各國實施品格教育的內容，可歸納品格教育至少應包含：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和人格成長三大領域。個人道德層次的高低固然重要，而與他人溝通互動的能力、對社會的影響力，以及對於所處複雜的社會環境的應對能力、衝突的處理能力、價值判斷的能力，都是未來公民新品格教育的重點。李琪明認為品德教育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為培養當代民主公民與建造公民社會而做準備，是品格教育從解構到重建的新方向（林玉珮 2007：113）。

亂象叢生的社會現況各國皆然，人心對於道德重建及品格提升產生迫切渴望，舊道德因而再度受到重視，而成為當代新顯學。孫台鼎則強調「如果品格教育沒有課程支持，就如同在大海中投入石頭，效果很微渺。（林玉珮 2007：120）」李琪明認為「品德教育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為培養當代民主公民與建造公民社會而做準備」，是品格教育從解構到重建的新方向（林玉珮 2007：113）將「品格教育」納入正式課程，已經在世界各國形成共識。前述若干國家已將「品格教育」排定在學校正式課程當中，而我國教育主管機關在推動「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後，各縣市教育局著手規劃新的品格教育，部分師資培育機構也開始提升教師品格教育專業知能，目前計有靜宜大學師培中心推動的「打造品格開拓人生」計畫；中原大學師培中心有「品格教育與學習」課程，以及自成一套品格教學系統的慈濟大學師培中心的《靜思語》教學（林玉珮 2007：120）。慈濟的《靜思語》教學因應此趨勢，以證嚴法師《靜思語》為文本，以大愛媽媽為行動者，以教聯會教師做為校園的溝通橋樑及輔助教材的開發者，以全國中小學為起點，

進行校園品格教育運動。

#### 第四節 結語

《靜思語》編纂自證嚴法師的智慧睿語，做為慈濟人認同的符碼，具有凝聚共識，提振團體行動力，整合慈濟人形象的功能。在團體中，慈濟人往往透過靜思心得分享的展演行動，而重新審視、檢閱、反省自我的生命歷程，進而重新建構個人的生命史，以及形塑團體的認同與歸屬感。而證嚴法師的道德形象，以及證嚴法師《靜思語》在印行出版以後的暢銷與常銷，使得《靜思語》不但在慈濟世界被奉為行為準則，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心目中，也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可視為日後校園《靜思語》教學能夠順利推行的重要因緣。

而《靜思語》在台灣社會蔚為風潮，與慈濟本身所具備的內在條件，以及變遷的環境中，所揉捏出的社會氛圍有關。其內在條件，諸如：觀音信仰契合國人的宗教認同，及其宗教理念內含改造社會的基本立場；教聯會的成立，將其教育志業推向公共領域；闡揚宗教背景與醫療觀點的生命教育。而外在氛圍的助長，諸如：「人間佛教」的倡導；九年一貫教改生命教育的受到重視，以及道德、品格教育的空窗期。儘管教育領域中，以自殺防制為主要重點的生命教育，跟慈濟以宗教、醫療為出發點，著重「生與死」的生命教育相較，稍有落差，然而，對於「尊重生命」的看法，並無二致。在生命教育受到重視以前，已經有個別的慈濟教聯會教師，在自己的工作場域中，以自己的方式，進行非常個人化的靜思語教學。而生命教育提供了慈濟《靜思語》進入校園的立足點；爾後，道德、品格議題，在教育領域中的去而復返，正好做為校園《靜思語》教學繼續成長的養分。

在教育場域中，從教聯會原先所建構的基礎之上，又創造出大量志工媽媽投入品格教育的需求。慈濟教聯會以《大愛媽媽》之名，整合這群志工媽媽，與校園內種子教師共同展開行動，一起為《靜思語》教學而努力。下一章將探討慈濟如何組織及培訓「大愛媽媽」，以協助教聯會教師，讓推動校園《靜思語》教學的行動更為順利成功。

## 第四章 靜思語進入校園的策略

寧做一個盡力做事而被批評的人，

不做一個不做事只愛批評的人。

～～證嚴法師～～

### 前言

追溯慈濟校園《靜思語》教學的發展脈絡，最早在學校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教師是誰？一說是台北的陳 X 羿老師；一說是花蓮的倪 X 英老師；還有一說是台南的林 X 寶老師。這幾位教師都是在慈濟成立初期，即追隨在證嚴上人身邊，非常虔敬的弟子，在《靜思語》出版以後，便將《靜思語》帶入自己的教學場域，用於砥礪自己的為人處事、應對進退，希望藉由自己的身教，進而對學生的生活常規及品格陶冶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早期的《靜思語》教學，源於教師的私人信仰，偏向單打獨鬥式的個人行爲。教師們依據自己的教學模式來實施靜思語教學，有的在黑板及聯絡簿上抄寫靜思語；有的以說故事的方式詮釋靜思語；有的帶領學生以討論的方式深入靜思語的核心價值；有的甚至成立社團（話劇社），透過表演活動，讓學生在角色扮演中理解靜思語的深刻意涵。最初的校園靜思語教學，並沒有統一的教材、教法，也缺乏有系統的組織與整合，僅憑著教師們個人的對證嚴上人的孺沐以及對於教育的熱忱，也就在校園中悄悄的發展起來了。

透過這些教師的積極推廣，讓靜思語能夠深入校園，同時，招募更多理念相近、志同道合的教師一起參與、推動慈濟的教育志業，進而籌組教師聯誼會。在校園中進行靜思語教學的教師人數漸增，而教聯會也成爲慈濟教師們信仰上的共修以及教學上相互切磋的平台。隨著慈濟教師聯誼會，在慈濟組織架構中位置的確立，成爲慈濟志業各項分工中的重要功能團體，慈濟在教育方面，意欲改善校園風氣、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理念，得以經由教聯會這個團體的蓬勃成長，而

逐漸深耕校園。而近年來，家長對於學校活動的參與和投入，以及校園中親、師關係的倡導與重視，在教師與學生家長的頻繁互動中，家長逐漸發展成以校園志工的表現形式，來表達對於學生生活及學校活動的關心與付出。而慈濟教聯會分佈在各地的教師，即運用這個機會與優勢，將理念契合且有意願承擔《靜思語》故事解說，為慈濟傳播大愛的媽媽們組織起來，成立慈濟「大愛媽媽」這個次級功能團體，讓隸屬於教聯會的「大愛媽媽」，與教聯會的老師共同推動校園《靜思語》教學。

而教聯會教師與大愛媽媽各自在校園的《靜思語》教學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慈濟「大愛媽媽」組織的成立目的及校園「大愛媽媽」的建制過程；教聯會教師及「大愛媽媽」接觸慈濟的因緣以及關係網絡；在教學現場的「大愛媽媽」，與慈濟「大愛媽媽」組織決策中心的關係與互動情形，將是本章所要探討的重點。

### **第一節 慈濟大愛媽媽的成立**

教聯會成立的目的，在於推展慈濟的教育志業。在慈濟的出版品中，舉凡有教育性的書刊、雜誌、系列叢書，甚至影音教材，如《靜思語》、《生命美學》、《聆聽生命》、《經典》雜誌、《地球的孩子》、《大愛全記錄》……等等，慈濟過去曾借重教聯會的力量，企圖讓這些刊物在校園中流通。有些書籍、教材順利被學校接納，有些仍因宗教色彩的疑慮無法暢行教育場域。其中《靜思語》教學就是成功進入校園的實例。透過教聯會教師及後來的大愛媽媽，讓《靜思語》的教學事項，在校園中展演，進而由教聯會編輯群，編輯出版《大愛引航》、《慈濟人文課本》……等闡揚《靜思語》精神的書面教材及多媒體教材，並搭配體驗、講故事、省思、靜思、生活實踐……等五段式教學法，借重教師的專業，讓適合在校園發展的《靜思語》，繼續在校園推廣。而其他在校園推廣過程中，具有較明顯宗教意涵，或適切性引發爭議的圖書或刊物，則經由慈濟的委員團體接手，轉由其他管道推廣。

### **教聯會與大愛媽媽的角色功能**

慈濟教聯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推展慈濟的教育志業，而校園《靜思語》教學就是教聯會的首要任務；另一，是透過慈濟教師接引教學場域中，及其生活周遭，認同慈濟理念的人間菩薩進入慈濟，共同為慈濟精神融入教學活動、淨化校園、社會風氣臻於祥和的目標而努力。

在慈濟教師聯誼會尚未成立之前，已經有些具有教師身份的慈濟人，在自己的教學場域實踐慈濟精神。例如：台南的林純秀老師（化名），本來就是慈濟委員，在聽聞證嚴法師推廣《靜思語》教學時，認同要把這種好的、良善的理念教給學生，但是當時既沒有「靜思語」的教材，也沒有「靜思語」的教法，全憑自己的一份認同和善念，「做，就對了」！一位高屏區教聯會成員轉述純秀老師話說當年的內容，講道：

良善這個「善」是教育的基礎嘛！這個「善」要從對自己內心真正美善開始。然後把這好的東西推廣給妳的孩子，大家一起做。這樣才叫做教育嘛！所以她聽了很感動。她回來只有做一件事，要做就要馬上做。靜思語教學？！還不知道什麼叫靜思語教學，反正就是做一件事，她班上有四十個學生，她每天晚一個小時睡覺，早一個小時起床，弄四十個孩子的精力湯。每天給孩子們喝，每天喝，這叫靜思語教學啦！先從自己的善良開始啟發嘛！才能教育孩子們嘛（20061230 田野記錄）！

先啟發教師本身的善念，讓學生感受到教師對他們的關懷，進而以教師作為學習的楷模，也學會以「善」的行為對待別人。以做精力湯給全班學生喝，作為靜思語教學的起點，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愛，從中學會如何去關愛他人，純秀老師「精力湯」靜思語教學的創新想法與做法，堪稱日後靜思語創意教學的鼻祖。

在教聯會往後的發展中，各地參加的教師總人數雖然持續的增加，但是，參加每月共修活動的人數，卻維持穩定，不易突破。而筆者在田野的觀察發現，部分教師參加教聯會共修，希望從中獲得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上的回饋，更甚於推廣《靜思語》教學的意願，因此，出席與否也往往取決於共修當天課程的安排，是否符合教師本身工具性目的的需求。以高屏區教聯會為例，一位教聯會資深教

師表示：

老師都來來去去嘛！每年維持在線上的，會經常出席教聯會種子成長班或參與教聯會活動的，大約兩百人左右，每年大約維持這個人數（20061230田野記錄）。

當教聯會的擴充產生限制時，大愛媽媽的適時成立，不失為輔助或拓展《靜思語》教學發展的有效策略。另一位教聯會幹部對於慈濟大愛媽媽的成立有這樣的分析：

當時教聯會走到一個瓶頸，人數沒辦法增加。就想到有一群比較有時間的人，他們偶而會來參加工作，這群人為什麼不去把她們組織出來呢？所以大愛媽媽一出來的時候是在教聯會，教聯會裡面有一個組織叫做大愛媽媽（Ab-002：7-8）。

大愛媽媽的成立，無疑為慈濟推展教育志業的沈悶過程中，注入一股活力。以《靜思語》教學來說，儘管教育工作者選擇《靜思語》做為教材時，所強調的多為個人道德修養、品格陶冶、生活教育、人際相處等道德倫理的面向，然而，其教材來源出自於一位宗教領袖，對於其信眾耳提面命、諄諄教誨的紀錄整理，或多或少都會讓人產生與宗教相關的聯想。因而慈濟教聯會教師在《靜思語》教學的推廣上，其角色、功能反倒受限於教育場域對於專業人員的種種規範，可能會產生比較多的顧忌與斟酌；而大愛媽媽相對多元的角色、功能，反而具有更大的彈性與方便性。

以筆者觀察的個案高雄市民族國小為例：「大愛媽媽」固定每星期二及星期五晨光教學。就學校及教師而言，每週二、五晨光時間，是教師參與校務會議時間，也是排定「大愛媽媽」進入教室晨光教學時間。說故事及手語教學的同時，大愛媽媽可以非常稱職的扮演好臨時保育員的角色，能夠讓教師放心的將班級裡的學生託付於大愛媽媽的陪伴與照顧。就學生而言，「大愛媽媽」的母親形象，少了份教師的權威，卻讓學生更樂於親近、撒嬌，甚至樂於分享心中的小秘密。有些大愛媽媽因秘密的分享，而適時的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困擾，成為學生和老

師，或學生和家長間溝通的橋樑。

然而，大愛媽媽的親和形象，對學校及教師要求的來者不拒，導致部分大愛媽媽在學校承接的任務過於龐雜，有的甚至跨越晨光時間的藩籬，而進入教師的正式課程或包攬學校的大型活動，但在人力及能力均有限的情況下，不得不求助於社區慈濟委員。由於部分大愛媽媽未能量力而為的個人行爲，一方面使得慈濟委員勞師動眾、疲於奔命，另一方面，造成學校教師過度依賴大愛媽媽，而忽略自己的本分。因此，慈濟希望教聯會在學校裡的種子教師，擔負起校內溝通協調、校外尋求資源的功能任務；對於大愛媽媽則限定校園《靜思語》故事教學，僅止於晨光時間，且不可擅自承攬晨光以外的課程及活動，慈濟希望大愛媽媽校園角色務求單純化。

就慈濟靜思語教學在校園中與其他不同宗教團體的競爭關係而言，以筆者觀察的民族國小大愛媽媽發展情形來看，成立三年半以來，人數持續增加中，也吸引了其他宗教團體的媽媽轉換跑道，對於校園《靜思語》教學的推動，以及慈濟在教育領域版圖的擴充，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在慈濟，大愛媽媽可視為，為達成某種目標而成立的一個任務導向的組織。大愛媽媽經由教聯會教師組織、整合而成立，與教聯會教師合力為慈濟的教育理想而在校園努力。一位資深的大愛媽媽對於自己的角色任務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最主要還是要去接引其他還沒有到教聯會來的老師，請她也出來教聯會。……其實教聯會跟大愛媽媽相輔相成，我們當時也是教聯會老師把我們牽出來，現在我們回來，也是把那些還沒有的（加入教聯會的老師），上人說的：「已度者度當度者，當度者度未度的嘛！」我們就會把他們一直也是接引出來嘛！……阿新的學年，也會有新的媽媽進來，看要當志工還是怎麼樣，也許她看到這樣一個團體，她也是覺得不錯，她也是會來大愛媽媽。最主要，（大愛）媽媽你就像在穿針引線啦（Bb-003：12）！

「大愛媽媽」成立初期，很多媽媽經由學校的慈濟教師推薦加入慈濟；而也有一定比例的教師，是透過學校的大愛媽媽開始關注慈濟這個團體，進而加入教聯

會。證嚴法師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的入世關懷，經由大愛媽媽與教聯會教師攜手戮力實踐，透過校園《靜思語》教學，在學童心裡播灑大愛種子，同時，大愛媽媽也以其母親的溫柔親和、任勞任怨、為校園師生無私奉獻的形象，啟發學校教師和社區家長的善念，為慈濟招募更多的人間菩薩。在推展慈濟的教育理念上，慈濟教師由於教育專業所授與法定地位的諸多不便，「大愛媽媽」可以彈性補位，接力完成，甚至在成效上更甚於教聯會。

### 高屏區大愛媽媽的成立與成長

慈濟教聯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全省北、中、南、東四區同步成立。二〇〇五年又將南區劃分為雲嘉南，以及高屏二區，目前全台共分為五區。教聯會的成立過程，是經由具有教育或行政背景的慈濟組織成員，自發性的、由下而上的發起、組織而成立，並且非常慎重其事的到花蓮大會師，全國同步成立。教聯會以推廣慈濟教育志業為主要目標，目前校園靜思語教學，為該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而相距十年之後，隸屬於教聯會的大愛媽媽，同樣是為了推動校園《靜思語》教學的目標而成立，然成立模式卻不盡相同。大愛媽媽的成立，各區時間不一。發起最早的，應屬於北區，由幾位退休教師，從社區開始，將社區中的媽媽組織起來，進入校園成為《靜思語》故事媽媽，但一開始活動範圍，僅侷限於社區的一個點，並未迅速的拓展開來；整合最快速的是中區，台中的錢書平老師（化名），先將自己學校裡的志工媽媽組織起來後，交由時間比較有彈性的退休教師輔導，再以這個成功經驗推廣於全區，將有志於《靜思語》教學的媽媽整合起來，確立了大愛媽媽的組織模式；在中區大愛媽媽成立約莫半年後，在全國教聯會總幹事陳乃裕師兄的催促下，高屏區派員前往台中取經，隨後即成立高屏區大愛媽媽。之後，各區大愛媽媽相繼成立（Bb-001，2008：5-6 訪談記錄）。

由於大愛媽媽隸屬於教聯會所管轄，因此，全國大愛媽媽也依據教聯會分為北、中、雲嘉南、高屏、東等五個區域，附屬於教聯會的組織架構中。各區教聯會每月共修一次，集中於各區慈濟分會研習成長；而大愛媽媽每週共修一次，聚

會次數頻仍，且成長快速、人數眾多，各地分會無法容納，因此，各地區再分割為若干更小的單位，以社區的共修處做為大愛媽媽的進修場所。

慈濟大愛媽媽的發展情形，以筆者所觀察的區域高屏區大愛媽媽為例說明如下：高屏區大愛媽媽於二〇〇二年九月份開始籌備，同年十月十七日大愛媽媽成長教室首次招生開課，第一期大愛媽媽成長教室，於高雄市三民區的九如分會上課，參與人數為 216 人（Ba-001，2008：6 訪談記錄）。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酵，高屏區大愛媽媽，從成立初期，全市的大愛媽媽劃歸於三民區九如分會會所統一授課，共兩百多人投入第一期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的成長課程，固定每週五共修一次；至二〇〇四年，人數增加為五百多人，兩年內增加一倍以上的人員參與，場地容量已經飽和的九如會所，改以每週四、五各一個班次，用分批上課的方式做為因應（Bb-003，2009：2 訪談記錄）；至二〇〇五年人數突然暴增為一千二百人，發展迅速。然而，從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八年，人數僅維持在一千三百人左右（20060828 田野記錄）。

大愛媽媽發展初期，由於參與人數逐年增加，囿於九如分會場地的限制，以及方便各社區大愛媽媽的精進共修、回歸社區，因此，陸續成立社區大愛媽媽成長教室，鼎盛時期高屏區共有成長教室十一個。目前依據高屏的行政區域，劃分為三民、左營、岡山、苓雅、前鎮、鳳山、小港、仁武及屏東……等九區，各區相繼成立大愛媽媽成長教室，以接引社區的媽媽共襄盛舉，一起投入校園《靜思語》故事媽媽的行列（Bb-003，2009：9 訪談記錄）。

由於，大愛媽媽在發展的過程中，因不具強制性，且各社區成員屬性迥異，各區多少仍會有些許個別的增、減現象，但大致來說，從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五年，這三年間，大愛媽媽人數每年倍數成長；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七年間，大愛媽媽參加人數成長趨緩。及至二〇〇八年初，一千三百多人、十一個社區成長教室的盛況之後，大愛媽媽的招生似乎遇到了瓶頸。各區大愛媽媽總人數，開始出現不增反減的狀況，社區成長教室也由十一個縮減為九個。此現象留待第五章靜思語教學的困難與阻力再做詳細探討。

## 第二節 民族國小的靜思語教學

隨著慈濟教聯會的成立，《靜思語》在教聯會教師們的努力推動下，逐漸獲得其任教學校的接納。但礙於慈濟的宗教背景、教育的公共場域以及教師公職身份的不便與限制，《靜思語》教學仍遭遇發展上的瓶頸。緊接著，興起一批以志工模式進入校園，藉以傳揚《靜思語》精神的大愛媽媽，跟隨教聯會的腳步，且更迅速的串聯台灣北、中、南、東各地區學校，招募社區裡的媽媽或學生家長擔任愛心媽媽，以《靜思語》為主要教學內涵，透過肢體表達及口語傳播，掀起一波校園品格教育運動的熱潮。慈濟大愛媽媽成立初期，以國民小學校園為首要耕耘的目標，因此，本節將探討慈濟《靜思語》教學，在國民小學校園中發展的情形。以本研究觀察的個案高雄市民族國小為例，探究慈濟教聯會教師如何將所謂的慈濟人文，拓展到自己任教的學校去？這個將靜思語教學推廣到學校的的行動，是屬於某些人自發的在慈濟的影響之外所進行的行為？還是慈濟制度化擴張的行為結果？民族國小主事者對於靜思語教學的態度，與「大愛媽媽」進入民族校園的關係為何？慈濟如何在校園中招募、擴大「大愛媽媽」這個特殊的功能團體，並經由大愛媽媽的投入，發展生命教育、品格教育，達成以教育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的目標？學校如何輔導、規範校園志工媽媽，以及校園中各宗教團體志工的競合關係及消長情形？

### 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的起因

手語表演和手語教學可以算得上是慈濟《靜思語》教學上的一個特色。Da-001 師姊是慈濟委員，也是慈濟的手語老師，舉手投足之間，無不幽雅脫俗。對於慈濟的手語，她娓娓道來：「一開始訪貧，常常遇到聽障者，必須以手語溝通，因此，手語成為訪貧時，重要的溝通媒介。而慈濟護專成立時，聽到動聽的校歌，上人說：這要是能夠用『比』的，不知道有多麼美啊！於是慈濟的第一首手語歌就這樣誕生了（Da-001）。」民族國小 Aa-001 老師回憶她加入慈濟的因緣，因學手語而結緣，對於接引她進入慈濟的資深委員 Da-001 師姊，充滿感恩與讚嘆。

Aa-001 老師在民族國小的教學資歷，已經有二十三年，可以稱得上是該校元老級的教師了。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接觸慈濟，曾經因為健康問題暫時離開一段時間，直到民國九十一年（二〇〇二年）再度回到慈濟，並且加入教師聯誼會。這個進出慈濟的歷程，讓 Aa-001 老師體會到「無常」、「行善要及時」，因此，在校園推動《靜思語》教學不遺餘力，而手語教學，更是每個教學單元，都會安排的教學內容。

由於，Aa-001 老師是學校裡唯一的慈濟教聯會教師，剛開始推展《靜思語》教學，滿腔熱忱，響應的老師不多，有些孤掌難鳴之憾。Aa-001 老師除了私下介紹慈濟讓學校老師認識，還經常自掏腰包，請購慈濟的結緣品，如：心靈 SPA（已停刊）、讚美卡、微笑卡等，贈送給校內師生，廣結善緣，也因此招募了不少的慈濟會員。對於《靜思語》教學的推廣，則是自己先規劃、設計教材，甚至寫好教案印刷後，分送給學校老師在教學上使用。Aa-001 老師表示：

我會幫他們買教材，他們也會跟我借，反正跟慈濟有關的東西，大家就知道要來找我了！……我會在開學的時候列一張清單，看看這學期需要用到什麼，讓每個老師勾選，阿我就會幫他們去分會買回來，老師都覺得這樣很方便（Aa-001：3）。

Aa-001 老師是體育科任老師，她認為科任老師更容易實施《靜思語》教學：

我覺得課任老師的好處就是，我可以在每一班講一次，讓他們知道這些，一樣會受到感動。……那我還是可以規劃好（靜思語教學）看哪些導師要給我時間，我來幫他們上，大家都嘛願意。（Aa-001：4）。

以提供教材分享給同事，協助購買教學用品與人方便，獲得學校同事的信任與支持，進一步還規劃示範教學，Aa-001 老師覺得自己「一邊發心、一邊引導，老師都很願意接受（Aa-001）」。連不同宗教信仰的老師，也有了良好互動。

教聯會發行新的教材，我都會買來提供啊！我買的 VCD 他們可以借來播放啊，它們會知道來我這邊借，最近就有一個基督教的老師來跟我借謝坤山的 VCD 播放啊，……他們基督教的每年也會送我他們的教材（Aa-001：3）。

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師，Aa-001 老師期勉「縮小自己」贏得友誼，並在教材上進行交流，相對的，減少了實施《靜思語》教學時，遭到其他不同宗教信仰人士挑戰的危機。除了這些外在的努力之外，Aa-001 老師覺得改變、獲益最多的是她自己：

以前我在教體育的時候，學生跳高、跳箱不敢跳的時候，我會很生氣。現在的感覺是我們對學生的包容性增加，我真心可以體會他們的怕。（現在）他們通常跳箱跳上去之後，通常會撲向我，不會撲向海綿墊，為什麼會撲向我，他們絕對信任老師不會責怪他，那你說有沒有改變呢？

三年前跟三年後，一樣是教體育，一樣是教跳高、跳箱，孩子的信任，你跟孩子的感覺，基本上他們相信老師不會給他們責罵，老師不會給他們挫折感，還有我比較不會在上課時發脾氣了。

我們會給他們空間，你要再試試嘛，不然就先在旁邊，等到覺得可以了再來，我給他們空間，就像慈濟的包容吧（Aa-001：5-6）。

透過《靜思語》的教學相長，Aa-001 老師改以包容的態度、接納學生的害怕，同理學生的恐懼，贏得學生的信任，改善教學環境的氛圍，讓師生覺得上課是快樂的事，教師樂於教；學生樂於學。

漸漸 Aa-001 老師在《靜思語》教學推廣上的策略和實踐，受到當時教務處 Ca-002 組長（二〇〇二年調任輔導處主任）的青睞，開始將《靜思語》用於自己任課的班級，融入個人的教學裡，並且參加慈濟的靜思語教學研習營，深入瞭解慈濟的文化，計畫經由學校行政單位協助，讓學校老師能夠認識並善用這套教學機制於教學上。Ca-002 主任回憶說：

我去參加過研習以後，……也參加慈濟一些相關活動，那就會覺得說更瞭解它的整個狀況。然後，在學校裡面，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或把這樣的教學活動，就會介紹給老師們認識，那我在教務的時候，就會請相關的研習人員來講座，老師的在職進修。……我們也有志工，她也是相關的人，那個大愛媽媽，請她們到學校來。……在我的單位裡，我就會去協助他們，

能夠做的部分就跟著一起結合、配合這樣 (Ca-002:1-2)。

Ca-002 主任一方面聘請慈濟的靜思語教學團隊蒞校示範教學，做為教師的進修管道，並授與在職進修時數，鼓勵全校教師參與；另一方面與學校志工團合作，成立教學團隊，授與志工時數，鼓勵志工投入晨光教學。當時以家長會會長暨志工團總幹事 Ba-001 女士為首的幾位學生家長，也是後來慈濟培訓出來的首批大愛媽媽，獲得了將《靜思語》從慈濟延伸到校園的機會。學校行政單位的觀察介入，志工團積極的招兵買馬，Aa-001 老師在民族國小推動《靜思語》教學的行動，開始得到奧援，民族國小更進一步籌畫培訓自己的大愛媽媽，協助學校以《靜思語》做為品格教育的教學活動。

靜思語教學在校園發展的情形，因個案的不同而有個別差異。就本研究的個案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的發展情形來看，應該是始於個別慈濟人自發性的個人行為，而非慈濟制度化推展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成果。然而，當個別慈濟教師的行動開始展現成績，獲得學校的默許或支持以後，慈濟教聯會的後援力量，就比較容易獲得進入與協助的施力點，並且有利於後續制度化的擴張與發展。此外，慈濟種子教師的個別行為，是否被學校接納？或慈濟的制度化擴張，能否順利深入校園，與握有學校最高行政權力的主事者的態度，有極密切的相關。

### **民族國小校長對宗教團體的態度暨民族大愛媽媽的組織經歷**

慈濟在民族國小晨光教學的志工媽媽，正式以「大愛媽媽」的名稱走入教室的確切時間，是在九十四學年度上學期，即二〇〇五年九月。相較於慈濟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的招生，及高雄市其他國小大愛媽媽的進駐，民族大愛媽媽成立時間相對較晚一些。在此之前，任教於該校的慈濟教聯會教師 Aa-001 老師，以及慈濟委員、也是學校家長會會長 Ba-001 女士，曾在該校自行招募、組織、規劃課程，以培訓大愛媽媽，二人合力推動校園《靜思語》教學。民族國小培訓大愛媽媽，與招募大愛媽媽同時進行，志工媽媽人數緩慢成長，又因為媽媽們在教學方面實務經驗不足、膽怯無法立即上場，使得培訓期比預定一年的時間稍長一些。

其間，同社區的慈濟委員也曾出面關切、輔導民族國小，不得私自培訓大愛媽媽。故而民族國小「大愛媽媽」的培訓工作又轉由慈濟三民區大愛媽媽成長教室接手。如此輾轉經過一年半的醞釀，從二〇〇三年底開始招募志工，直到二〇〇五年九月才正式投入晨光時間的教學活動。而這群「大愛媽媽」能夠在民族國小的校園裡推展開來，除了教聯會 Aa-001 老師、家長會長 Ba-001 女士的努力之外，也與 Ca-001 校長的接納，以及輔導處主任 Ca-002 老師的熱心推動有關。

民族國小 Ca-001 校長，在二〇〇二年調任到該校，經由在該校任教的慈濟教聯會教師 Aa-001 老師的推薦，而認識、接觸慈濟，並每月定額捐款成爲慈濟會員，進而接納並支持大愛媽媽進駐該校，利用晨光時間實施品格教育。Ca-001 校長表示：

我是九十一（二〇〇二）年來的嘛！大概是九十（二〇〇一）年左右，我在平安（國小）（化名），就看到老師在黑板上貼（靜思語），我也會收到一些靜思語的卡片，我就開始注意到靜思語這種東西。來到民族（國小）之後，XX 老師會定期的寄《靜思語》給我，我們剛好有這個心，就推靜思語媽媽（Ca-001：1）。

在來到民族國小以前，Ca-001 校長任教於高雄市平安國小（化名），曾經從該校教師授課內容中，接觸並觀察《靜思語》在教學上的運用。調任民族國小校長後，適逢 Aa-001 老師爲慈濟募款；經常致贈《靜思語》及慈濟刊物，與校長、老師結緣；並提供《靜思語》相關影音、多媒體教材，方便學校教師借閱或教學使用。Ca-001 校長從加入成爲慈濟會員，從個人定期、定額捐款開始，繼而參加慈濟的校長、主任營隊到花蓮參訪，進一步首肯在校園內組織大愛媽媽，運用晨光時間進行《靜思語》的品格教育。Ca-001 校長因學校教師而開始接觸慈濟，因接觸而逐步瞭解、認同並參與慈濟，進而接納、歡迎慈濟相關人員進入校園，共同爲學生的品格教育盡一份心力。

民族國小的教學志工，除了大愛媽媽之外，還有其他兩個宗教團體，進入學校的時間更早於慈濟，甚至在 Ca-001 校長調任到民族國小以前，就已經活躍於

民族校園了，而慈濟大愛媽媽是在 Ca-001 校長調任之後才成立。Ca-001 校長並不是慈濟人，其捐款、參與慈濟的活動，除了認同慈濟的教育理念之外，筆者以為鼓勵學校教師熱心投注品格教育，以及想要更深入瞭解慈濟的成分應該更多一些。況且，站在行政中立及學生利益的角度來考量，多元、開放不失為一個理想的選項。訪談中曾有如此的對話：

我不敢說很具體明白的把這個東西公開去做啦！因為，畢竟他背後有一點宗教色彩。……那志工的部分……，就是三個團體嘛，那這三個團體一個是大愛媽媽，一個是讀經媽媽，一個是睦鄰教會的品格營的媽媽……，那我一直給他們一個觀念，因為我是把它納在整個學校的志工團，而不是說獨立的個體，納在整個志工團，所以有共同的章則跟運作模式，那我是希望說，本來成員就是可以互通，因為只要基於你心中有愛的話，其實哪一個團體都可以摒開宗教的問題，也摒開團體之間的問題，只要是對學生有好處的，不管是大愛，不管是讀經，或是睦鄰的，都是 OK 的 (Ca-001:3)。

Ca-001 校長認為本身不方便以行政立場，去推動具有宗教色彩的教學活動。然而，對於宗教團體的志工媽媽則是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只要淡化宗教色彩，強調以「愛」為出發點的志工團體，有利於學生品格教育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並且願意接受學校志工團的輔導、規範及管理，他都願意採取開放而接納的態度。

民族國小這位熱心的慈濟種子教師 Aa-001，以及 Ca-001 校長對於宗教團體的開放態度，使得靜思語教學進入民族國小校園的機緣得以促成。反之，也意味著在其他學校裡面，若校長對於宗教的態度是堅決不願接受，或僅開放某特定宗教團體進入，那麼靜思語教學進入民族國小的模式，則未必能暢行於其他校園。也就是說，以上的觀察分析，解釋範圍僅限於高雄市民族國小，或與民族國小背景、條件相當的教育場域。

以下探討民族國小大愛媽媽的組織經過。Ba-001 是民族國小第一任「大愛媽媽」召集人。在參加慈濟二〇〇二年十月第一期的大愛媽媽培訓以後，便積極參與慈濟的各項活動，並在二〇〇五年授證為慈濟委員。這段期間，Ba-001 媽

媽也同時擔任民族國小家長會會長暨志工團總幹事，熱心參與學校事物，與 Ca-001 校長、輔導處 Ca-002 主任及教聯會 Aa-001 老師也都有良好的互動。因此，在提出組織民族國小「大愛媽媽」團隊的培訓計畫案時，很快的獲得 Ca-001 校長的同意，及 Ca-002 主任的支持。

民族「大愛媽媽」的培訓從二〇〇三年底開始招生上課，以一年為一個培訓週期。必須上完一年的培訓課程，始可進入教室展開晨光教學。每一班二位媽媽，以資深帶領資淺的媽媽為原則，並無額外的實習制度。學校在九十四學年度（二〇〇五年九月）起，將三年級一整個學年，共十三個班級的晨光時間，撥劃給這群志工媽媽試行《靜思語》教學。到九十五學年度開學（二〇〇六年九月）後，原三年級學生已經升至四年級，媽媽們正式以民族「大愛媽媽」的稱謂進駐四年級，繼續擔任原班級的《靜思語》故事媽媽。而慈濟社區委員、三民分會的大愛媽媽，也在過程中與民族國小交涉，提出為確保「大愛媽媽」教學品質，希望由慈濟會所統一培訓的要求，此後，民族「大愛媽媽」除了學校的培訓課程，也會定期回慈濟分會大愛媽媽成長教室上課。

民族國小「大愛媽媽」在校園正式運作至今已第四年，召集人經歷三次的更迭，已建立明確的選舉制度。民族「大愛媽媽」召集人（稱為班長），一年一任，連選得以連任。班長經由學校裡「大愛媽媽」所有成員投票選舉產生，每年五月十五日以前，提報新任人員名單給學校志工總團。另設副班長一人，課務、教學、文書、美工、活動、總務、聯絡……等七個功能組，各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剛成立時，人數在十人左右，本學期民族國小參與《靜思語》教學的「大愛媽媽」已成長至二十五人。

民族大愛媽媽的故事教學，與一般教師授課一樣，也自訂了一套專業的備課程序。每學期開學前的寒假或暑假，由大愛媽媽班長召集課務及主要幹部，以慈濟《大愛引航》、慈濟《人文課本》為主要教材，及其他輔助刊物、教材，擬定整學期的進度表，並事先共同編寫全學期的教案；課程進度以兩到三週進行一個單元主題，一學期大約教授五至六個單元；以慈濟教聯會所研發的五段式教學

法，輔以慈濟歌選、慈濟團康、手語、偶劇、話劇表演……等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每堂課前會有「課前會」，用意在讓媽媽們熟練當天授課內容；授課後，還會有「課後會」，除了檢討當天授課的得失之外，也會安排讀書會，與教學相關課程或心靈成長課程。大愛媽媽，除了是校園志工團體，也是心靈成長團體。

從訪談中瞭解，民族大愛媽媽成立的過程中，最大的困境在於團體成員的衝突與摩擦。由於成立初期，百廢待舉，制度與互動模式仍在建構中，屬於自願服務性質的成員們，彼此位階相當，部分自主性較高的媽媽，接受同儕意見的意願不高，因此，偶有緊張狀況出現。幸而，她們使用的教材就是慈濟人的覺行指南《靜思語》，「善解」、「包容」的前提下，任何非預期的挫折出現，她們都會以慈濟人已經習慣「接變化球」自嘲，或「看別人不順眼，就是自己修養不夠」等靜思語提醒自己，讓自己更雍容大度，衝突也就在靜思共識下化解了。

### **民族國小大愛媽媽與其他相關宗教團體志工的消長情形**

各校輔導室是慈濟「大愛媽媽」欲進入校園的對話窗口，也是學校志工團的管理單位。民族國小於每個學年開始的時候，會進行志工招募。有關志工的招募、訓練、管理、輔導、考核，皆比照內政部志工管理辦法，並核發學校志工志願服務證及服務記錄冊。每位志工都有檔案列管，所有服務項目、支援活動時數都會有所紀錄，定期提報高雄市及內政部，有些志工因而獲得志工榮譽證及市府公開表揚的機會，因此，也激勵其他志工的積極投入。目前民族國小全校志工人數超過四百人。學校志工服務項目包含：園藝志工、體育志工、導護志工、輔導室向日葵志工、圖書館志工、健康中心志工，及晨光教學志工。而「大愛媽媽」即屬於晨光教學志工。

在慈濟的「大愛媽媽」進入高雄市民族國小，實施《靜思語》故事教學以前，已經有佛教福智「讀經媽媽」的讀經班，以及基督教愛鄰教會「彩虹媽媽」的品格營……等兩個宗教團體及其教材，已先行介入民族國小校園晨光時間的教學活動。以上三個宗教團體，在教育場域皆以「品格教育」做為其主要關懷的重點。

福智的「讀經媽媽」是最早來到民族國小的團體，比「大愛媽媽」要更早個四、五年。在慈濟「大愛媽媽」進入民族時，「讀經媽媽」已經有四、五十人的規模，並且先行加入民族國小志工團的運作；而民族國小原來就有十幾位基督教信仰的教師，愛鄰教會的十幾位「彩虹媽媽」即是因為這些宗教信仰的教師，而進入民族國小，為特定班級服務，然而，「彩虹媽媽」始終強調自己教會志工的屬性，不願參與民族國小志工團的活動及規範，因此，與民族國小校方的關係比較疏離。而慈濟的「大愛媽媽」最晚加入民族國小志工行列，卻是學校裡配合度和機動性最高的一群媽媽，與學校的互動最為頻繁而且緊密。

「讀經媽媽」和「彩虹媽媽」皆早於「大愛媽媽」進入民族國小校園，從二〇〇五年慈濟「大愛媽媽」正式加入民族國小的晨光教學起，在各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經營發展以後，至本學年（二〇〇八年九月起）止，三個媽媽志工團體在規模上已呈現明顯的消長現象。福智「讀經媽媽」人數從四、五十人縮減至三十人左右；慈濟「大愛媽媽」人數從十人左右增長至二十五人；而基督教「彩虹媽媽」從九十七學年度（二〇〇八年九月）起退出民族國小的晨光教學，校園裡已經看不到彩虹媽媽的蹤跡。除了以上三個宗教團體的消長情形之外，這一年來，又多出了「故事繪本媽媽」和「百世經典論語故事媽媽」。前者屬於學校圖書館志工，運用的是學校圖書館的資源，人數約十幾人；後者屬於百世文教基金會，從校園現有的志工媽媽中，徵求自願者提供資源及培訓，目前僅六、七位媽媽參與。由於「故事繪本媽媽」及「百世經典論語故事媽媽」分別屬於學校志工單位及其他文教機構，並非宗教團體成員，不在本研究觀察範圍，因此，不再贅述。

比較弔詭的是，以福智「讀經媽媽」與慈濟「大愛媽媽」的消長情形來看，「讀經媽媽」減少的人數與「大愛媽媽」增加的人數，似乎透露出某種巧合，雖不能武斷的說「讀經媽媽」流失的人口，移動到「大愛媽媽」的團隊裡，但是，筆者田野中蒐集到的資料顯示，確實有部分讀經媽媽，朝著大愛媽媽團隊流動的傾向。以 Ba-004 受訪者為例，Ba-004 目前已經授證為慈濟委員。從二〇〇二年十月慈濟高屏區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第一期招生培訓開始，Ba-004 便加入大愛媽媽

行列，是慈濟首批大愛媽媽的成員。她的孩子雖就讀於民族國小，但她加入慈濟「大愛媽媽」時，民族國小「大愛媽媽」團隊並未成立，因此，Ba-004 先進入高雄市第一所大愛媽媽進駐的學校——陽明國小，擔任晨光教學工作，而民族國小的晨光教學，則委身於同是佛教的福智「讀經媽媽」行列，以好話一句的方式，在讀經時間，「順便」將《靜思語》的「好意」夾帶、傳達給學生。Ba-004 說：

當時民族還沒有大愛媽媽，我們這一批有四個媽媽就一起到陽明國小說靜思語故事。那民族這邊，我就參加讀經媽媽，可是，在教讀經的時候，我會把靜思語帶進去。譬如說：「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壞事，不能多我一人。」就每次教他們好話一句。(Ba-004：2)

還有一位 Ba-002 受訪者，也同樣以此模式暫居「讀經媽媽」的團隊裡，直到「大愛媽媽」成立，才回歸慈濟的行列。而當時民族國小福智「讀經媽媽」的召集人，本身即具有慈濟委員及慈濟手語隊員的身份，基於與「讀經媽媽」多年的情感與責任，不便轉換跑道至「大愛媽媽」的團隊裡，然而，在其讀經的教學過程中，手語及靜思語的運用，從來沒被放棄過。因此，「好話一句」的《靜思語》教學，在民族校園的晨光教學裡獲得迴響，其他「讀經媽媽」也會在枯燥的讀經過程裡，加入靜思語故事、靜思好話和靜思手語的運用。《靜思語》非預期的竟成為民族國小「大愛媽媽」和「讀經媽媽」晨光教學的共同教材。

在民族國小裡，這兩個佛教團隊的媽媽，屬性相近，二者具有極高的重疊性，又同屬於學校志工團成員，並接受學校輔導處的規範及管理，在學校舉辦的大型活動中，常常相互支援。「讀經媽媽」與「大愛媽媽」雖分屬於不同的兩個宗教團體，但是彼此「合作」密度遠大於「競爭」關係。在民族「大愛媽媽」未成立以前，大愛媽媽委身於「讀經媽媽」行列，並默默的影響「讀經媽媽」的組織文化；民族「大愛媽媽」成立以後，原暫居於「讀經媽媽」團隊的慈濟志工紛紛歸隊，至少有部份讀經媽媽，在「大愛媽媽」成立後的這兩、三年裡，陸續轉換了跑道，因而產生了此消彼長的景況。

### 第三節 教聯會、大愛媽媽的網絡關係及培訓過程

在慈濟，「教師聯誼會」和它的次級組織「大愛媽媽」的主要功能，是負責吸收、培訓在教育場域的組織成員，讓這些特定成員透過各項校園展演的行動，將證嚴法師的《靜思語》推廣到學校，使得佛教的入世關懷能夠順利的拓展到教育這個公共範疇，而不再侷限於宗教的私人領域；並且經由慈濟教師及志工媽媽所建立的清新形象，從教育領域中再勸說、招募更多人成為慈濟會員或加入慈濟志工，為慈濟的教育志業奉獻、付出，甚至更廣泛的投入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腳印，以滿足慈濟各項社會服務的龐大人力需求。

在前一章曾討論過慈濟人對於「結緣」的重視。因為她們相信廣結善緣，能化解宿怨、也才有機會接引更多的有緣眾生，同行於菩薩道，以實踐「人間佛教」的理想。本節將再延續「結緣」的概念，探討校園《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教聯會教師及大愛媽媽，他（她）們加入慈濟的因緣，亦即他（她）們與慈濟結下善緣的源由及其結緣的關係網絡，並進一步從各成長教室的課程安排，觀察慈濟如何培訓這一群校園《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以達成宗教淑世的善意。

#### 參加教聯會、大愛媽媽的因緣與網絡關係

證嚴上人說：「有人從悲傷中走入慈濟；有人從歡喜中走入慈濟。（20060826 田野記錄）」不論走入慈濟的因緣是什麼？慈濟對於每位願意同行共修的大德會眾，都抱以相同的歡迎與接納。在慈濟的分享活動裡，經常可以聽見會員們侃侃而談，自己的身世經歷、自己如何大徹大悟，覺今是而昨非的種種機緣，爾後，又感恩某某師兄、師姊的接引而投身慈濟、獻身慈善、見證慈悲、法喜充滿的歷程說明。以下將彙整田野觀察記錄，以及教聯會教師、大愛媽媽訪談資料，分類說明慈濟人認識、接觸慈濟的因緣以及接引其投入慈濟的關係網絡。

首先，是因宗教信仰的認同而接觸慈濟。慈濟人認識與接觸慈濟的因緣，與她們本身的宗教信仰有極密切的相關。在本研究的二十四位受訪者中，只有 Aa-003 原是基督徒，既參與慈濟，也保留原來的基督信仰；另有一位 Bb-001 是

在尋求宗教信仰時，於基督教與佛教的抉擇後，選擇了慈濟及入信佛教；其他二十二位都自稱是佛教徒，並且是在加入慈濟以前，就具有佛教信仰。

除了因宗教信仰的認同而接觸慈濟之外，因人生挫折或重大變故而進入慈濟的人，也為數不少。列舉其中兩位的例子：**Ba-001** 有兩位非常要好的女性友人，在同一年裡，一位難產過世、一位自殺身亡。最契合的兩位知交好友，短時間裡，相繼去世，**Ba-001** 傷心之餘，也體認人生無常，認同慈濟的「把握當下」、「即時行善」的理念，而投身慈濟，而接引他進入慈濟的是她的鄰居。**Ba-004** 是在自己婚姻觸礁、事業危機的雙重打擊下，帶著讀小學的獨子和滿身的債務，投靠娘家，因她母親的奔走安排，而參加慈濟的成長課程，獲得慈濟人的慰問與關懷，進而擁抱慈濟。

另外，也有因病（憂鬱症）而在慈濟找尋到心靈寄託的例子。**Aa-001** 在同一段時間裡，由於母親和婆婆皆身體微恙，卻又分別居住於不同縣市，娘家、婆家兩頭跑，心力交瘁，再加上本身教職工作繁重，因而重度憂鬱症復發，甚至為此中斷工作，住院治療，最後，重回慈濟教聯會而找到了精神慰藉。**Aa-004** 認為自己一生平順幸運，卻因為生產後的不適應，引發產後憂鬱症，陷入恐慌、困頓，從慈濟刊物的內容中，發現她要的真理，也找到接觸慈濟的機會，報名參加慈濟的大專教師營隊，在加入慈濟教聯會後，找回原來的快樂與自信。

也有人視加入慈濟為「有福報」的表徵。靜思語所謂：「知福、惜福、再造福」。證嚴上人以「見苦知福」來勉勵慈濟人要「知福、惜福」；而知福、惜福之外，還要勤耕福田，才能「再造福」，以預約來世的福報。一群在歡喜中走入慈濟的社區媽媽，一起提菜籃上市場，也一起進慈濟「種福田」。**Ba-002**、**Bb-002**、**Bb-003** 皆屬於自認為有福報，婚姻幸福、子女乖巧，對生活滿意度極高的媽媽。她們對於目前的生活「知福、惜福」，又於進入慈濟「再造福」的過程中，獲得極大的成就感，因而使她們更加的投入。

比較特殊的是受訪者中，唯一的一位基督徒 **Aa-003**。促使她接觸慈濟的因緣，是在加拿大長大的女兒，無法適應台灣的教育。二〇〇二年她們舉家從加拿

大回國，女兒就讀國小二年級，除了中文程度一時間，無法達到優良的表現外，更是老師眼中愛「惹事情」的頭痛人物。她說：

所謂惹事情就是說，譬如說在班上啊！老師會認為她是問題小孩，因為，她看到老師在打小孩，她會舉手跟老師說，你不能這樣做。……經常老師就認為說，你孩子不合作啊！……孩子會經常問我說，到底我該不該講，我認為對的事情，我到底該不該講？……那我自己就變得不曉得該怎麼辦了（Aa-003：4）？

Aa-003 爲了孩子在教育上的適應問題傷透腦筋，不斷尋求各種能跟老師多多溝通的機會和管道，她發現如果擔任大愛媽媽可以常常進入教室跟老師見面，希望老師可以「見面三分情」，接納她的孩子。在接受大愛媽媽的培訓後，很滿意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的課程。她說：「當我踏入以後呢，我就覺得無法自拔了，就認定說，我可以在這邊好好得到我要的東西。（Aa-003）」由於，Aa-003 本身也是一位音樂老師，參加大愛媽媽兩年後，在教聯會老師的鼓勵下，進一步又加入教聯會。

上述 Ba-004 由於母親的協助及接引接觸慈濟；Aa-004 是透過慈濟刊物瞭解慈濟；Aa-001 是一位跟她一樣身爲教師的好朋友帶領她進入教聯會；Ba-001 透過樓下的鄰居的介紹認識慈濟；Ba-002、Bb-002、Bb-003 三位原先都是子女班級的志工媽媽，學校教聯會教師傳遞成立大愛媽媽的訊息，接引她們進大愛媽媽團隊，進而授證委員。Aa-003 經由與自己女兒同校的學生家長，引薦成爲大愛媽媽，並加入教聯會。由以上這些進入慈濟的網絡關係看來，教聯會老師和大愛媽媽是在教育場域行動的特定族群，引導她們進入慈濟的關係網絡，多來自好友或學校的同事、老師、家長等等。由於教聯會教師和大愛媽媽多爲社經地位及自主性較高的中年婦女，透過至親進入慈濟的例子比較少；反之，年紀較輕的慈少或慈青，生長在慈濟家庭的人數不少，經由至親而親近慈濟的例子就非常多。這個現象應該與慈濟各體系建構完整及蓬勃發展於晚近二十年，中、壯年人口爲其主要參與族群有關。慈濟這些中、壯年人口，通常是家庭中經濟主要來源，以及

居於意見領袖的地位。在田野中，經常可以發現她們對自己的父母，以圓滿榮董表達孝親之意，並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慈少、慈青。他們在接受同儕的影響而加入慈濟，之後再影響家人對慈濟觀感的情況，比受到家人影響而參加慈濟的情況更為顯著。

二〇〇四年起，慈濟開始落實社區的經營。從慈濟委員住家附近的社區為起點，經常舉辦社區愛灑活動，凝聚鄰里鄉親，關懷左鄰右舍。Ab-003 在其父親往生時，被一群慈濟人所感動。她說：「我不認識她們，怎麼會有一群慈濟人，跑到我家幫我爸爸助念，她們好好喔！我被感動到了，這件事讓我注意到慈濟。

（Ab-003）」證嚴法師常勉勵慈濟人，要當眾生的「不請之師」。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做大導師（證嚴法師講述 2001：5）。慈濟在社區建立敦親睦鄰的互助網絡，社區裡的慈濟人，就像觀世音菩薩的牽手千眼一樣，隨時發掘需要協助的個案，給予適時的關懷；而受到關懷的社區居民，也很容易因感恩與感動，而加入這個團隊，回饋愛心給其他需要的人。慈濟社區化所發展出的這種鄰里間「聞聲救苦」的互助網絡模式，是建立在「拔苦予樂」行善助人的基礎之上。

另外，慈濟憑藉部分熱忱且投入的委員、慈誠，而發展出一種隨機行銷的動員網絡。熱心的慈濟人，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行銷慈濟，招募慈濟會員。一位慈濟委員分享她的做法：「我去加油站加油喔，都可以把加油的人變成我的會員ㄟ；連停紅綠燈，都可以讓停在旁邊的人每個月交錢給我。……我不認識他們啊，可是我們自己要形象端正吶！很誠懇的跟他們介紹我們慈濟怎麼好怎麼好，邀請他們一起來做好事……我有很多雞仔子是這樣招來的。……也是有人拒絕啦，拒絕的話，妳也要笑笑說感恩！（20090203 田野記錄）」當被勸募者同意成為慈濟會員，定期定額捐款資助慈濟時，這位慈濟委員將會在每次收取功德款的時候，獲得再次行銷的機會，當對方能夠再進一步認同，則投入培訓成為慈濟人的機會非常高，可以勸募的標的將可擴充為勸募時間、體力、專長，甚至骨髓、器官、大體。這種隨機行銷的動員模式，是一種未經組織化，自發性的個人行為。

綜合上述的說明，先探討慈濟人因為什麼理由、事件或因緣，而加入慈濟這個教團。接著，進一步透過人與人之間親疏遠近的關係、慈濟社區化以後所建構的敦親睦鄰互助模式，以及隨機行銷的動員模式，來探討慈濟人投入慈濟的關係網絡。而這些慈濟人本身的信仰、經歷或其所具有的某些條件、特質，讓她們在關係網絡中，接觸到相關的訊息時，會自然而然的受到吸引、比較容易接納、投入。教育領域特定族群加入慈濟，來自同事、朋友、子女的老師、學生家長等同儕關係的影響比較多，親人的影響反而比較少。由慈濟社區敦親睦鄰的互助網絡及熱心志工隨機行銷的動員模式，為慈濟開闢非常可觀的人力來源。另外，從慈濟人的訪談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她們對於「加入慈濟可以拓展生活空間及人際關係」，都抱持正面、肯定的看法。也就是說她們認為成為慈濟人有助於開拓本身的人脈網絡，可視為自身關係網絡的延展，不但可以使得自己的社會資本增值，也進一步擴充了慈濟的人力資源。

### **教聯會教師與大愛媽媽的培訓過程**

慈濟教聯會的成立，是為了解嚴上人的教育理念，經由這些具有教育專長的慈濟人推廣到其工作場域。將嚴上人的教育理想推廣到校園的行動中，由於各種慈濟本身的條件，以及慈濟外在的社會因素的搓揉組合，意外的使得《靜思語》在校園中廣受歡迎，而發展成校園《靜思語》教學。當慈濟意識到校園《靜思語》教學，對於推廣慈濟理念和慈濟精神的可行性及有效性，而亟欲藉由教聯會教師更為大力闡揚時，卻又發現教師專業形象及個人特質的侷限性，於是再發掘培訓另一批同樣活躍於教育場域的校園教學志工媽媽，以突破發展上的限制。教聯會和大愛媽媽，成立時間相距十年，分別在不同的階段，各自為慈濟理念進入校園，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這應該與慈濟的培訓機制有關，以下將以高屏區為例分項說明教聯會和大愛媽媽的培訓過程，以及他們和學校的互動情形。

先從慈濟教師聯誼會的培訓談起。慈濟的志工體系中，僅有委員、慈誠、榮董、教聯會等四個團體，具有「授證」的機制。教聯會雖然成立於一九九二年，

但培訓授證機制卻於一九九八年的寒假才開始啟動，原先的培訓叫做「精神研討」，顧名思義就是慈濟精神的研習，後來更名為「培訓」，但課程內容大同小異，均著重於慈濟精神與人文的傳輸。每位培訓教師必須在各地區先行參加種子教師成長班，共修一年的時間，以及至少參加一次各地區所舉辦的靜思語教學研習營，對慈濟的各項志業，尤其是教育志業，先有初步的認知，再經由委員教師的推薦，審核通過，始具參加花蓮慈濟教師培訓營的資格。教師培訓其間，必須修習寒、暑假花蓮慈濟培訓教師研習營共兩年四階段的課程，始能授證為教聯會教師。也就是說授證為慈濟教師，必須接受從地方到中央（花蓮）為期三年的培訓學程。目前這項培訓制度已實施十年，培訓教師經由這項制度完成「授證」已到第九期。

慈濟對社會的貢獻服務，可以說全部都含蓋在其四大志業、八大腳印裡。而教聯會教師在花蓮兩年的培訓課程，就是將這八個主題「慈善、國際賑災；醫療、骨髓捐贈；教育、社區志工；人文、環保志工」，兩兩配對分別在兩年的四個寒、暑假，各四天三夜密集的課程中，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方式，讓教師們能夠深入經藏、瞭解慈濟精神。並於第四次培訓課程結束前，由證嚴法師親自授證，正式成為慈濟家族成員。證嚴上人期勉慈濟教師，授證就是承擔的開始，對於慈濟志業的推動，不僅僅止於教育志業，而應該以做一個全方位的慈濟人自詡。

參加花蓮教師培訓，必須經過推薦及審核的程序，在過去一年當中的種子教師共修要達到一定的出席率，並且參加過地區的靜思語教學研習營，始具資格。地區性的課程方面，不論是種子教師成長班，還是靜思語教學研習營，課程安排上，不脫「靜思語」、「生命教育」及「慈濟人文」三大主軸；為引起教師的參與動機，也會應景的加入班級經營、教室布置、教具製作、聲帶保養、親子教育、特教輔導、手語團康、等實用課程，並提供教師研習時數，以增加活動的附加價值；且依據教師任教級別，進行幼教組、國小組、中學組、大專組、退休教師組的分組討論，為教師建構教學上切磋、交流的平台。體貼的課程設計，將有助於提高教師參與花蓮培訓的意願。由此看出地區教聯會，對於接引教育界的「新發

意菩薩」進入慈濟，不遺餘力。

大愛媽媽隸屬於教聯會，負責協助慈濟教師經營慈濟理念的校園推廣，她們的主要工作，就是晨光時間的《靜思語》故事教學。大愛媽媽在進入教室以前，必須先在自己所屬的社區，接受每週一次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的課程，以及每月一次於高雄靜思堂的大班教學。由於大愛媽媽是以故事陪伴的志工角色進入教室，在培訓課程上，並不硬性要求一定要上課多久才能到校服務，也沒有實習的制度。一般來說，只要克服登上講台的恐懼，通常一學期到一學年的學習適應，就可以漸入佳境。而在進入教室初期，往往以一位資深媽媽，帶領一位新手媽媽這種師徒制來運作，待新手媽媽熟練後，又可以成為資深媽媽，再帶領其他的新手媽媽。因此，晨光時間的教學活動，大約以兩位媽媽共同經營一個班級為原則。

至於，慈濟各區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的課程，大致是以一學期十七週的進度來安排。為了讓參加的學員更瞭解慈濟，因此，「慈濟人文」是所有慈濟的營隊、成長班共同的必修科目；由於大愛媽媽的主要工作，就是校園《靜思語》教學，一學期中必定有七堂與靜思語教學有關的課程，方便媽媽們揣摩教學、互相學習，運用於課堂之上；慈濟歌選、手語團康也是大愛媽媽教學上必修的技能；還有，手工藝品製作教學，媽媽們除了可以用於晨光教學，還可以自行製作結緣品，廣結善緣；每學期會有一次戶外教學，讓媽媽們到郊外踏踏青，不過，仍會有與慈濟人文和靜思語教學相關的分站活動安排；其他，如居家環境布置、養生保健、親子成長、心靈交流等，有助於媽媽們身心安頓、提高生活品質的知識，也會穿插在成長班的課程裡。而學校裡大愛媽媽團隊，則會因學校的區域及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個別需求，通常學校的大愛媽媽班長，會自行安排讀書會，以及與教學有關的課程，讓媽媽們一起成長。另外，慈濟會不定期的在花蓮舉辦大愛媽媽靜思語故事研習營，由於大愛媽媽人數眾多，「返鄉」的期望殷切，通常以抽籤決定參與人選，其課程內容仍包含於「靜思語」、「生命教育」、「慈濟人文」的範疇裡。

有慈濟大愛媽媽團隊進入的學校，除了晨光時間的靜思語故事教學之外，一

些節慶的特別活動，如：母親節—五月馨情（強調孝順、感恩）；教師節、畢業典禮—感謝師恩（強調尊師重道、感恩）；聖誕節—讓愛傳出去（強調行善）等，也會看到大愛媽媽和慈濟種子教師在校園裡忙得不可開交。協助學校舉辦這些大型活動，大愛媽媽是最主要的人力來源，舉凡活動中的表演；活動前的場地布置；活動後的善後處理；還有結緣品的製作，都由大愛媽媽一手包辦。教聯會在學校裡的種子教師，則負責校內協調，做為大愛媽媽與學校的溝通橋樑；在資源不足的時候，這些種子教師的另一項功能，就是回慈濟尋求資源，例如：辦活動的 Know How、更多人力、物力的挹注等等。由於「孝親」、「敬師」、「感恩」、「行善」，是《靜思語》主要內涵及核心價值，慈濟對於這些可以彰顯特殊意涵的節日，其重視和支持不言而喻。此外，只要學校有意願，慈濟的靜思語教學演示團，隨時可以安排到校內教學演示。慈濟教師和大愛媽媽協助學校辦好教學及各項活動，友善與信賴就在雙方密切的互動中逐漸產生。

#### 第四節 結語

慈濟教師聯誼會是由一群在教育場域工作的慈濟人，自行發起，至花蓮會師而成立。這群具有熱忱的教育工作者，自發性的在他們的工作場域，以《靜思語》的內容，作為自己言行的指導守則，並且選擇適合於教學情境使用的單句，以「好話一句」的形式教導學生。而部分慈濟教聯會教師，也敏銳的發現校園裡，還有一群熱心的的志工媽媽，對於靜思語教學的推動助長，有加分的可能性。因而，成立慈濟大愛媽媽團隊，交由時間較彈性的教聯會退休教師，加以組織、訓練、培養，成為一群有活力的校園《靜思語》教學行動者。

不論是慈濟教聯會或慈濟大愛媽媽的成立，甚至將靜思語教學引入自己教學場域的慈濟種子教師，他們的行動往往不是來自於慈濟行政高層的事前籌劃或授意，而是由部分具有教育熱忱的個別行動者，自發的在慈濟的影響之外，所進行的個別行為。然而，當這些自發性的個別行動，受到重視或逐漸展現一些成果以後，慈濟內部的支持系統，即可以在這些個別行動者所建立的基礎之上，提供奧

援，以及展開進一步制度性的擴張行動。

而每個校園皆屬於一個獨立的系統，對於靜思語教學進入校園的因應方式迥異。靜思語教學在慈濟制度化的過程中，能否順利深入校園？與學校內行政體系主事者的態度，有極密切的相關。學校行政主管對於宗教團體進入學校的態度，將可能成為靜思語教學在校園發展成敗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因而影響該校校園內，各宗教團體之間的消長情形。第五章將進一步探討靜思語教學制度化的條件，以及制度化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與阻力。

## 第五章 靜思語教學的制度化

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

～證嚴法師～

### 前言

從本研究個案民族國小的例子來看，儘管 Ca-001 校長的理想，是希望學校各宗教團體的志工媽媽們，相互之間能夠採取合作的互動模式，然而，不同團體間的競爭現象卻在所難免。而「大愛媽媽」能夠在競爭的狀況下，維持、發展並且擴大；相對的，卻有其他宗教團體的志工媽媽，在這場校園的競爭中急速、縮編，甚至於淘汰出局。我們可以說，一些偶然條件的聚合，促成了慈濟「大愛媽媽」能夠立足於小學校園，然而，立足點建立以後，能夠持續的發展，則必須仰賴制度化的推動。因此，本章將探討，哪些偶然性因素促成靜思語教學在校園裡發跡？而發跡之後，靜思語教學能夠持續制度性推廣的條件有哪些？以及靜思語教學在校園推廣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阻力？

### 第一節 靜思語教學推廣成功的偶然性因素

最早在校園裡實施《靜思語》教學的，多為一些慈濟教聯會的種子教師。教聯會的成立即是為了將證嚴上人的教育理念推廣到學校去，而《靜思語》教學，則是教聯會教師的一項做重要的工作。爾後，策略性的成立「大愛媽媽」，協助教聯會共同完成證嚴上人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的理想。因此，慈濟教聯會種子教師和大愛媽媽，自然是校園《靜思語》教學推廣成功的主要促因，毋庸置疑。然而，校園中，除了教師與志工之外，尚有一個行政權力體系在運作著，對於慈濟推動校園《靜思語》教學行動的成功與否？能夠產生至為關鍵的影響。

以筆者觀察的個案為例，校園內最高行政權力中心，其本身的宗教信仰，以及對宗教團體進入校園的態度，甚至其教育理念或主張，都是催化《靜思語》教學順利成功的觸媒。反之，另有一例，筆者曾訪談一位他校的大愛媽媽（同時具

有教聯會教師身份)，她在學校的《靜思語》教學曾無預警的突然中斷，她說道：

之前，是因為我們有一位退休的老師，他起來帶，退休的老師起來帶大愛媽媽，然後，這位老師跟校長的關係是很好的，那校長就全力配合。……那就是去年我們XX國小換了校長，就剛好在交接的時候，退休的老師她就轉到別的地方去，所以，就是說銜接上就……呢，總之，我覺得現在推動起來倒是有一點困難。……

他（指新任校長）不是像前任這樣子，所以就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就暫時先停下來，因為我覺得學校的老師也是會配合校長嘛！如果校長願意推的話，教師大部分會配合啊！那……（Aa-003：14）

教師若與行政權力中心關係良好，那麼促成《靜思語》教學推動成功的可能性相對較高，然而，行政權力中心本身對於宗教或《靜思語》教學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各宗教團體或《靜思語》教學，在校園發展的興衰榮枯。筆者的訪談資料中甚且顯示，這些握有行政權力的主事者，不僅影響本身任職的學校，也可能發揮影響力於其關係網絡中。一位高屏區大愛媽媽幹部這麼說道：

其實，這是一個互相的影響，譬如說你們學校有大愛媽媽喔，怎麼那麼好，……。像城邦國中（化名）的校長，好像他妹妹在洪範國小（化名），也是校長，說大愛媽媽教得很好，真的教得很好。所以城邦國中的校長，不斷透過管道，希望大愛媽媽到他們學校（Bb-001：8）。

由此可知，校園中，握有行政權力的主事者，對於《靜思語》教學所抱持的開放及支持的態度，可視為一種行政權力的觸媒。這種行政權力的友善導向，可能直接影響本身所處的教育場域，在《靜思語》教學上能夠順利成功的推展，甚至，也有可能間接的影響到其他學校宗教團體的生態發展。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家長會會長對於學校最高行政權力主事者的影響力，可能遠大於學校教師。本研究個案的校園「大愛媽媽」倡導者之一，同時兼具家長會會長及志工團總幹事兩個重要職務，平時熱心公益，對於學校的貢獻之大，應該無庸置喙，其影響力自然不容小覷。不過，這個情況，僅能視為一個特殊的

個案，其他校園「大愛媽媽」的倡導者，未必具有相同的背景，因此，此觀察結果，無法類推到其他教育場域，然而，卻可視為《靜思語》教學，在民族國小推展成功的一個重要促因。而民族校園其他宗教團體，如 福智「讀經媽媽」成員中有慈濟委員，形成讀經媽媽慈濟化的現象，造成「讀經媽媽」向「大愛媽媽」流動，所形成此消彼長的情景，應該也可以視為促成「大愛媽媽」在民族國小崛起的因素之一。

承上所言，除了慈濟在各校的種子教師以及慈濟的晨光教學志工，在校園推動《靜思語》教學，所扮演必然的催促者角色之外，在民族國小，還有「行政權力的觸媒」、「家長會會長的倡導」和「讀經媽媽的慈濟化」……等條件的偶然聚集，皆可視為民族「大愛媽媽」成立的促因，然而，在民族「大愛媽媽」成立之後，真正要讓「大愛媽媽」這個組織，能夠持續在校園中運作、經營下去，則必須仰賴制度化的拓展。

## 第二節 靜思語教學持續推廣的制度性因素

慈濟大愛媽媽在民族校園的崛起，經過三年多的發展、擴張，逐漸頭角崢嶸。除了前述偶然性的因素之外，後續各重要組織和系統，給予制度性的支持與奧援，是民族「大愛媽媽」，在與其他志工團體的競爭關係中，能夠順利拓展、突圍的重要因素。而這些使之能夠持續發展的制度性條件，一方面，來自於以慈濟教聯會為主的慈濟內部支持系統；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於民族國小行政體系本身的組織化過程。

慈濟教聯會從成立以來，各地區教師皆定期共修，共修課程全名為：慈濟XX區教聯會「種子教師成長班」，做為推廣慈濟教育志業深入校園，種子教師培訓的搖籃，而目前是以校園《靜思語》教學為其主要推動項目。以高屏區教聯會為例：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六，是教聯會教師們固定聚會、共同精進成長的日子。教聯會的共修，為教師們提供一個教學專業上切磋與交流的平台。教聯會課務組負責課程安排的幹部，會在每學期開學前的寒假或暑假，即事先規劃好該學期「種

子教師成長班」的所有課程，包含課程表、課程名稱、課程時間，講座、講師的邀請，以及縣、市教育局研習時時數的申請。教聯會主動提供教師們校園靜思語教學上的各項資源，如：教案的提供、教學的演示、教具的製作、班級經營及教室布置，以及節慶、應景活動的經驗傳承，甚至面臨家長挑戰時，應對上的經驗分享等等。此外，教師還可以在依據自己任教級別的分組討論中，與其他學校的教師互動及經驗交流，或向資深的教聯會教師請益，甚至請求支援。

校園《靜思語》教學，除了有慈濟教聯會做為支持系統以外，龐大的慈濟志業體當中，與教育志業、人文志業有關的資源，皆可互相流通以為支撐。一位教聯會資深教師說道：

早期一開始是靜思語巡迴教學，就是全省巡迴就對啦！然後有生命美學，也是巡迴；然後，後來又跟經典（雜誌）合辦，反正你只要想到有關教育的，就是……

品格教育那是後來才跑的，跟經典合作，甚至跟大愛台合作。大愛台的教學節目……就是靜思語教學，就在電視上靜思語教學，就帶學生到電台去把學生都帶去，跟大愛台合作啊，教聯會就是負責教育（志業）那一塊（Ab-002：4）。

靜思語教學初期，教聯會採全省巡迴教學的方式推廣，目前則由推廣《靜思語》教學較資深的教師，組成「靜思語教學演示團」，在各校申請或尋求協助的時候，到各校提供教學的示範以及教學經驗的分享。教聯會並且結合慈濟其他的志業體的資源，分別與《經典》雜誌、大愛電視台共同舉辦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及慈濟志工參與。甚至，運用傳播媒體無遠弗屆的特性，提供《靜思語》教學行動者，及參與行動的教育場域最直接的服務，讓慈濟的各項資源及能量，能夠源源不絕的滿足《靜思語》教學上最即時的需求。

校園《靜思語》教學，除了慈濟內部的支持系統，提供必要的資源之外，民族國小的行政體系也採取一些措施，使得《靜思語》教學在校園中的實施更為普及。民族國小從「教學分享」、「行政支持」、「聯外合作」以及「培訓、考核、獎

勵」四方面組織化民族《靜思語》教學行動。

在教學分享方面，民族國小 Ca-002 老師，實施《靜思語》教學初期，她如何讓學校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教師人數增加？她說道：

那時候，我們老師就幫忙我，就一起整理一個架構，然後，從低、中、高都有，就發給各年級的老師讓她們去參考(Ca-002：6)。

有點策略就是說，我有時候會去觀察，哪個班級她用那份東西（靜思語），用得很好，那班級經營讓她覺得很輕鬆，……，我就會說，妳這資料可不可以給我？……，會鼓勵說，哪個時間，有一個機會，妳就分享你那個東西，五分鐘就好，但她分享起來，就不只五分鐘啦！（哈哈）……。

其他比較沒經驗的老師，他可能剛剛接觸教學，班級經營本來就在講方法，不知道怎麼開口而已，人家分享覺得很棒，……，就會一直跟她約時間(Ca-002：11)。

Ca-002 老師，一方面，和幾位教師共同合作依據低、中、高年級，整理教材架構，提供給各年級的教師；另一方面，觀察學校裡，實施靜思語教學或靜思語班級經營的教師，鼓勵教師在會議中經驗分享，讓其他教師能夠見賢思齊，使得學校裡面，實施《靜思語》教學的老師越來越多。

在行政支持方面，Ca-002 老師銜教務行政系統之便，邀請慈濟教聯會教師蒞校演講，提供教師研習時數。她說：「把這樣的教學活動，就會介紹給老師們認識，那我在教務的時候，就會請相關的研習人員來講座，（當）老師的在職進修（Ca-002）。」校內一年舉辦一次此類教師研習，教師研習以外的時間，教師則相互學習，發展成學年群（整學年的教師）一起運用，甚至，其他學校教師看見民族的靜思語的教材，也會借去一起用。

此外，Ca-002 老師將靜思語的核心價值，規劃成體驗性的課程，融入在全校性的大型活動中，讓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志工共同參與，她說道：

那時候，就跟校長講，我希望在今年度裡面，推動……，在教職員工的部分，讓老師去愛跟關懷，愛的傳遞的體驗活動。這學期策劃兩個活動，一

個是「今天你笑了嗎？」……，然後第二個活動就是「幸運繩」和「把愛傳出去」的活動，……，學生的部分我們就是讓他們有一個體驗性的活動，就是把愛傳出去，藉由故事的分享跟口語帶動，讓孩子更瞭解生命當中，有很多無常跟比較幸福的部分，讓他們更能去感同身受別人的不幸（Ca-002：6-7）。

在調任為輔導處主任後，Ca-002 老師推動每學年兩個活動，將《靜思語》的精神，擴大推廣至全校性的活動中。而活動中，學校教師和大愛媽媽分工合作，尤其大愛媽媽承擔會場佈置、秩序維持、舞台表演、結緣品製作的工作等，角色吃重。

在聯外合作方面，民族國小和慈濟教聯會，以及慈濟社區委員、慈誠建立合作關係；也和學校附近有地緣關係的其他學校交流，各校間「大愛媽媽」相互支援。Ca-002 老師表示：

我們社區裡親子的，他們有一個慈濟的親子營活動，大概一學期會有一個梯次，我們就是跟她們做這樣的合作，用學校場地，由學校來協助場務的工作，那課程的部分就由慈濟師兄、師姊他們來運作（Ca-002：13）。

民族國小與慈濟合作，一學期舉行一梯次社區「親子營」活動，學校負責提供場地、行政聯繫及活動進行；課程則由慈濟師兄、師姊規劃運作。而民族「大愛媽媽」也和附近的大成國小（化名）及明德國小（化名）的「大愛媽媽」建立合作關係，舉辦活動，人力不足時，相互支援。

在培訓、考核、獎勵方面，民族國小在每學年開學招募志工，有志於擔任「大愛媽媽」晨光教學的工作者，先參與學校每月一次的志工培訓課程共十次；學校培訓完，「大愛媽媽」會定期聚會及回到慈濟大愛媽媽的團體再進修。而民族「大愛媽媽」的考核、獎勵辦法，則綜合在學校志工團整體考核規範中，並且核發服務證，將志工服務時數提報高雄市政府及內政部，接受褒揚。在民族國小，「大愛媽媽」除了承擔晨光時間的故事教學和「讓愛傳出去」等大型活動的重要工作之外，由於納入學校志工團運作，因此，協助中輟生輔導工作，接送中輟生上、下學，以及為清寒學生慈善募款等，皆屬於「大愛媽媽」的工作項目，頗能貫徹

慈濟「教育慈善化」的理念。

綜上所述，民族國小校園《靜思語》教學，由於某些偶然條件的因緣際會而起，進一步透過慈濟教聯會的支持系統，並連結慈濟教育志業及人文志業的各項資源，獲得教學上實質的支援及輔導，同時，民族國小本身也經由行政體系的介入規劃，建構符合該校《靜思語》教學發展的制度性條件，因而使得民族「大愛媽媽」及《靜思語》教學，得以順利成功的拓展開來。

### 第三節 靜思語教學的困難與阻力

民族國小的慈濟志工媽媽，在尚未正式以「大愛媽媽」《靜思語》故事教學為名進入課堂以前，《靜思語》就已經以「好話一句」的形式，在朗朗「讀經」聲中，悄悄的影響著民族國小的學童以及校園文化。「大愛媽媽」正式加入民族晨光時段的教學活動之後，慈濟內部的支持系統，以及學校制度化的推波助瀾，掀起這一波民族校園《靜思語》教學的熱潮正方興未艾。然而，在校園中，行政體系運作上，以及實際進行《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的眼中，仍有一些瓶頸及隱憂，亟需克服。以下將從宗教認同、授課時數、人力供需、適合對象四個向度來探討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推廣上的困難與阻力。

從學校成員間宗教認同的向度來看，民族國小在「大愛媽媽」進入校園以前，曾經發生過家長與教師在宗教認同上的對立、緊張現象，因此，對於宗教團體進入校園實施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行動，雖然行政權力中心採取較為開放、接納的態度，但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對於教材、教法及行動者，仍會有降低宗教色彩的要求。Ca-001 校長敘述衝突的經過時，表示：

畢竟它(靜思語)背後有一點宗教色彩，老師他對宗教的東西都比較敏感，家長也比較敏感。因為曾發生過，我們一個老師在推，他不是我們這種團體裡面的，他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佛教方面的，他就把他的觀念到帶教室課堂上來，又沒講得很清處，造成家長的誤會，那個家長就是天主教的，……，就會挑戰老師的說法，那我們避免說行政推這個(靜思語)，

而造成老師的困擾，所以，我們都是比較低調的方式，其他時間請志工下來推，而老師的部分，就私下鼓勵老師去參加教師營。回來之後，有興趣就在班上實踐。因為不管是慈濟的教師營或是學校的教師營，他們學回來這一套經營模式，對班級經營來講幫助很大（Ca-001：4）。

爲了減輕宗教色彩的疑慮，民族國小推行《靜思語》教學的策略，是以志工爲主要的推動者，而教師方面則鼓勵將靜思精神用於班級經營。由於教師與家長因爲宗教意識型態衝突的殷鑑不遠，雖然，學校行政權力中心對於宗教團體，基本上是採取開放的態度，但是，站在行政中立的立場，雖然同意宗教團體進入校園，卻必須對進入校園的各宗教團體，提出降低或淡化宗教色彩的要求。對於不同宗教團體間的競爭消長，學校反而比較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並且已經建立一套志工管理規範，可以透過制度達到制約的效果。然而，對於家長與教師之間，因宗教品味落差而形成的對立狀態，學校則採取戒慎恐懼的態度，以刻意淡化宗教色彩的措施，來避免親、師之間，因宗教認同的問題，而引起衝突的困擾，以維持校園氣氛的和諧。

就行動者所能掌握的授課時數來講，教師在固定的課程框架中，要額外安排時間進行靜思語教學；或大愛媽媽在三十分鐘的晨光時間內，要完整實施慈濟教聯會編輯的《大愛引航》、《慈濟人文課本》等相關教材的單元內容，確實會有時間上的壓力。Ca-002 老師受訪時說道：

他們（教師們）多半是對時間抱怨，他們覺得很棒的東西，可是他們要有時間去用。……，事實上，我發現，我們的老師可能用一個，他不會用全套，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歷練，第一個（是）時間，第二個他沒那個經驗，這是需要累積的（Ca-002：9）。

Ca-002 教師認爲，學校教師多半認同靜思語是好的教材，但是抱怨教學時間不足，不易在教學上實施。就筆者參與慈濟「靜思語教學研習營」的活動中，隨機詢問幾位教師對於靜思語教材的使用及時間配置上，最困擾的問題是什麼？得到的答案幾乎偏向於「即使拿到教材，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其次，才是教學時間

不足的問題。慈濟教聯會編輯的《大愛引航》，從一九九九年開始發行，其五段式教學法也同時盛行於校園《靜思語》教學的行動者之間。然而，一般的教師，即使認同靜思語做為道德或品格教育教材的適切性，卻未必願意額外撥出時間鑽研它配套的教材、教法。有關時間不足的抱怨，可能只是教師們一個比較籠統的說法。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不知道如何配置時間，及如何運用這套教材與教法？而另一群靜思語教學行動者——大愛媽媽，在學校及慈濟一連串的培训課程中學習到的教學技能及經驗累積，掌握「彈性」與「分段」的實施技巧，反倒顯得游刃有餘，與教師的處境形成強烈對比。

從實施《靜思語》教學人力需求的向度來講，自然是響應者愈多愈好，然而，民族國小投入靜思語教學的教師人數有限，以及有部分大愛媽媽成員流失的現象，對於《靜思語》教學持鼓勵態度的行政體系而言，多少會有些力有未逮的感覺。對於，民族國小屆齡退休的教師以及年輕的新進教師，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意願偏低，實施者多為中年教師的情形，Ca-001 校長曾對此表示：

老師如果他屆退的時候，他就不太會主動去接觸這個東西（靜思語教學），他會接觸可能是為他自己，譬如說他可能去修為他自己，那他在教學上，就比較不會在這個地方著墨；那新進的老師，因為他接觸少，不瞭解，所以，他不敢貿然的做。會推的，大部分都是比較中生代的老師，有一點年齡了，大概三十幾歲至四十幾歲這個年齡，他願意去嘗試的。……，這個在鼓勵的時候，說實在的，那個回應不是很熱絡。當然，這個東西，就佛的觀點來講，就是「結緣」嘛！你可能「緣」還沒有到，所以，我們也不強求，就儘量說鼓勵你，不要因為行政強制你，一個美意變成彼此之間有一點心理上，……，有一點疙瘩，這樣就失去那個美意了（Ca-001：5）。

Ca-001 校長覺得，在民族國小鼓勵教師實施《靜思語》教學方面，稱不上有什麼太大的阻礙，但是，想要全面實施，還是具有一些困難存在。學校裡，實施《靜思語》教學意願較高的，多為三十幾歲到四十幾歲的中生代教師。對於新進教師及屆齡退休教師，在行政上只能鼓勵，至於，他們願不願意實施，也就隨順因緣、

不強求了。民族國小的這個現象，是不是也普遍存在其他學校？筆者並未於他校實地進行觀察瞭解，因此，很難斷言，然而，就筆者在教聯會以及慈濟各營隊活動的觀察發現，參與教聯會或慈濟營隊的教師多為中、壯年教師，與民族國小的現況頗為吻合。若能提高年輕教師以及屆退教師的參與率，或許可以使得《靜思語》教學的實施更為普及。

此外，民族「大愛媽媽」正式成立三年多來，雖然人數持續增加中，然而，個別成員來來去去。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看，人員流失也算是個令人困擾的問題。而對於民族「大愛媽媽」成員流失的原因，Ca-001 校長分析說道：

剛開始培訓的時候，是有很多人來，但是，因為培訓期很長，有一部份流失掉了；那有一部份是上場之後，有挫折感、會害怕，就退下來了(Ca-001：2)。

由於晨光志工的服務內容與「教學」有關，是學校志工團裡比較受到重視的工作項目。民族國小本身對於「大愛媽媽」進入教室奉獻服務的行動，自有一套培訓、考核、獎勵的機制。在完成學校將近一年的培訓課程，緊接著，媽媽們還必須回到慈濟三民區的大愛媽媽成長教室繼續進修，部分媽媽的教學熱情，往往消磨於漫長的培訓課程，而不了了之；也有部分的媽媽好不容易熬過了培訓期，卻在進入教室之後，無法克服踏上講台的恐懼感，因而不願再堅持下去，而選擇退出「大愛媽媽」團隊。因此，民族國小每年能夠通過培訓、考驗，而留下來晨光教學服務的慈濟志工媽媽，人數成長仍無法大幅的突破。

就《靜思語》教學的適合對象這個向度來說，民族「大愛媽媽」在正式進入校園的前一年，學校已經事先規劃，由三年級全學年參與慈濟志工媽媽晨光《靜思語》教學的實驗課程。次年民族「大愛媽媽」成立，媽媽們留任原班級（升四年級）的晨光教學。在兩年的中年級晨光教學之後，大愛媽媽轉而到低年級進行靜思語故事教學。對於大愛媽媽的訪談紀錄中顯示，四年多來（含成立前一年的實驗課程）民族大愛媽媽晨光故事教學服務，始終停留在中、低年級，並未進入高年級的教室。而 Ca-001 校長對於志工媽媽的行政安排方面，說道：

當然，這個當中有行政介入，由我們行政會去幫他們規劃，哪一個年級適合讀經？哪一個年級適合大愛媽媽？哪一個年級我們還有說故事的（圖書館志工）？哪個年級適合品格營？行政來介入，幫他們規劃，那一方面滿足老師的需求；一方面也提供他們機會（Ca-001：3）。

通常志工媽媽一大早的晨光教學服務，對於教師是具有實用價值的，因此，頗受到學校教師的歡迎，有些教師會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再由學校行政介入，規劃各團體志工媽媽進入哪個年級、服務哪個班級。顯然，在民族國小行政人員的眼中，大愛媽媽《靜思語》教學較適合中、低年級的小朋友。是因為他們認同品格教育應該向下紮根？還是他們覺得大愛媽媽的教學方式適合較年幼的對象？而學校這樣的考量是民族國小僅有的特殊現象？還是其他學校行政體系普遍的思維？這個見解會不會對於大愛媽媽向高年級、甚至中學以上的發展造成阻礙？是個值得後續探索的現象。

儘管「大愛媽媽」在民族國小的《靜思語》教學，可以稱得上是成功的。然而，親、師、生間宗教認同，以及教師教學時數有限的瓶頸；部分教師實施意願不高，以及大愛媽媽成員流失的隱憂；還有教材、教法適用對象的侷限性等現象，尚且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化歷程，逐步的將這些障礙予以排除。而民族國小校園《靜思語》教學的實施經驗，對於其他有意願進行《靜思語》教學的教育場域，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 **第四節 結語**

綜合以上的觀察，民族國小經由慈濟種子教師及慈濟志工媽媽的熱心推廣，以及「行政權力的觸媒」、「家長會會長的倡導」、「讀經媽媽的慈濟化」等因素的偶然融合，開啓了民族「大愛媽媽」，校園《靜思語》教學的發展歷程；而慈濟教聯會與慈濟各志業體的內部支持系統，以及民族國小行政體系的制度化推廣，使得「大愛媽媽」在民族校園的晨光故事教學，廣受師、生的歡迎。

民族國小「大愛媽媽」《靜思語》教學的發展，在偶然性與制度性條件皆因

緣具足的情況下，看似順利成功，然而，其背後仍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難與阻力存在。例如：「靜思語的宗教色彩」的問題；「教師對於靜思語教材、教法的瞭解與時間的運用」的問題；「如何提高教師實施意願及減少大愛媽媽成員流失」的問題；「擴大靜思語教學適用對象、範圍」的問題。以上問題，可能會影響著民族國小的《靜思語》教學，是不是能夠更上一層樓？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的成長模式，可視為慈濟推展校園《靜思語》教學的一個成功的個案。雖然不是每個個案都循此軌跡而獲致成功，所面臨的困難與阻力也有個別差異，但是，民族國小所遭遇的瓶頸，是個案？還是普遍現象？做為慈濟教聯會及其他教育場域的借鏡，其價值不言而喻。

## 第六章 結論

*不求身體健康, 只求精神敏睿;*

*不求事事如意, 只求毅力勇氣;*

*不求減輕責任, 只求增加力量.*

～證嚴法師～

### 前言

近年來，東、西方社會的宗教，皆有朝向公共化發展的趨勢。在西方有所謂「公共宗教」的社會實踐；在華人社會，則有「人間佛教」的入世關懷。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結構與歷史脈絡，演化出不同的宗教性格與政教關係。不同社會的宗教發展歷程中，儘管宗教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取徑或模式各不相同，然而，宗教「走向公共化」的現象，卻東、西方皆然。

Casanova (1994) 所謂的「公共宗教」，強調宗教組織在與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互動關係上，經常處於最前線，並且參與公共議題的論辯。以「實現公民社會」、「達成共善目標」、「關心公共議題」做為宗教去私人化的正當性依據 (Casanova 1994: 228-229; 顧忠華 2000a)。西方宗教涉入公共領域，強調批判性、理性論辯，以及結構性的改革，在手段上較為激進；而台灣佛教的社會參與，多傾向於傳統慈善模式，在「人間佛教」的理念興起之後，各佛教團體與公共領域的互動活絡了起來。以慈濟為例，其社會實踐也開始由慈善、濟貧、急難救助，轉化為社會道德、價值的改造。慈濟這種以「關懷」、「共善」為前提的行動，以及「非抗爭」的社會實踐模式，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柔性的社會改革運動。

丁仁傑 (2003) 強調華人民間社會的擴張與國家機構的安定和強大，似乎並未形成嚴重矛盾，或者至少說，在華人的社會裡，除非情況特殊，民間社會領導

者在社會實踐中，很少採取著與國家機構直接對抗的立場（丁仁傑 2003：40）。對於慈濟的社會參與模式，張培新（2004）亦認為慈濟處在國家－社會的架構中，其公共事務參與的著力點，明顯扮演與政府政策相契合的社會教化，是一種「鼓勵正向」、「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寧靜心靈改革（張培新 2004：36）。慈濟由龐大的志願志工所形成的「人道關懷」團隊，依循其「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的社會實踐架構，所進行的急難救助、濟貧教富、人道救援，以及近期的教育、心靈文化建設，由慈濟志工、教聯會教師和大愛媽媽，將慈濟靜思精神落實於社區、學校，「溫和地」或「默然地」進行改造社會道德氛圍的行動。這種以「實做」取代「論辯」；以「溫和」取代「抗爭」，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及「社會教化」的社會參與模式，是慈濟做為一個宗教性非營利組織，彰顯其「公共性」的可能途徑。

## **第一節 靜思語教學的成效與挑戰**

### **靜思語教學的成效**

證嚴法師《靜思語》從一九八九年出版發行至今二十年，目前已經翻譯成十一種語言（網路資料：靜思智慧語·好話二十年 2009），其影響不僅止於台灣，甚至擴及到國際社會。而《靜思語》成書之後，有一些從事教育工作的慈濟人，便自發性的將《靜思語》的內容，變成一句一句的好話，融入自己的教學情境中，「好話一句」的傳播模式，是《靜思語》教學的濫觴。

至一九九二年七月一千四百餘名教師在花蓮靜思堂會師。以「研討慈濟人文精神，融入教學活動中；淨化校園，祥和社會」為宗旨（網路資料：慈濟教師聯誼會簡介 2009），而成立慈濟教師聯誼會，此後，在校園推廣《靜思語》教學，成為慈濟教聯會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慈濟組成教聯會以後，投入《靜思語》教學行動的教師，在心理上和實際教學效能上，皆因這個交流平台的建立，而獲得支撐的力量。對於《靜思語》教學在校園的拓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及至二〇〇二年起，慈濟各區教師聯誼會，陸續成立次級組織「大愛媽媽」。

以慈濟志工媽媽做爲校園《靜思語》教學主要行動者的策略，在最近這幾年，似乎已經呈現出顯著的績效。以高屏區慈濟「大愛媽媽」參加人數爲例，二〇〇二年十月，第一期 216 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第二期 260 人；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三期 260 人；二〇〇四年二月，第四期 276 人；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五期 576 人；二〇〇五年二月，第六期 546 人；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七期 1200 人；二〇〇六年二月，第八期 1307 人。大愛媽媽走入校園，約有 118 個學校（20060828 田野記錄）。二〇〇六年九月，第九期 1350 人。二〇〇七年之後，大愛媽媽人數維持較穩定而緩慢的成長，然而，靜思語深入校園的數字仍持續攀升。由以上數據顯示，「大愛媽媽」從二〇〇二年成立開始，到二〇〇六年可以視爲其成長的顛峰期。僅高、高、屏三縣市，短短四、五年間，很迅速的深入了 118 所學校的品格教育等道德倫理的範疇。以此績效推估慈濟北區、中區、雲嘉南區、東區等其他四區，大愛媽媽參與人數，以及靜思理念深入的學校和範圍，其對於世俗道德及價值判斷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 **靜思語教學的挑戰**

據前述靜思語教學發展的量化數據來看，慈濟對於學校道德教育的推展，已經開始顯現成果，甚至，台灣社會的價值判準也可能正受其影響而趨於變化之中。以筆者觀察的對象高雄市民族國小而言，其「大愛媽媽」的校園《靜思語》故事教學，可以算是成功的案例。就慈濟的《靜思語》教學而言，以民族國小的成功經驗，是不是可以複製更多成功的例子呢？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能夠推行成功，除了慈濟種子教師和「大愛媽媽」這一群行動者的熱忱奉獻之外，尙有其他個人化的偶然性因素、學校內部組織化的配合，以及慈濟制度化條件的支持。以上因素的聚合，才會有創造出這類型成功經驗的可能性。

而在學校行政系統的組織化過程，以及慈濟制度化條件的建構，促使靜思語教學行動能夠穩定發展之前，一些偶然性的機緣，往往可以視爲行動成功與否的重要門檻。譬如：「家長會會長的倡導」，以家長會會長對於學校的貢獻，進而影

響學校行政體系決策與實施的意願；「行政權力的觸媒」，對宗教採開放態度的行政主事者，接納宗教團體在校園的多元發展；「讀經媽媽的慈濟化」，在未成立「大愛媽媽」之前，慈濟志工媽媽暫時委身「讀經媽媽」的團體中，並悄悄的影響「讀經媽媽」以及校園文化，使得日後「讀經媽媽」向「大愛媽媽」流動，形成彼此消長現象。這些具有強烈動機的行動者、有緣人，偶然聚集於民族國小校園當中，在 Aa-001 教師的發起和奔走時，這一股促成的力量就發酵了起來。

在教聯會種子教師的發起之後，「行政權力的觸媒」、「家長會會長的倡導」、「讀經媽媽的慈濟化」，這些因素皆是促使民族國小《靜思語》教學行動，得以順利成功的重要促因，而這些促成的因素，既來自於個人動機，也屬於偶然的機緣使然，並不一定因緣具足於每個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校園。因此，在其他的教育場域中，未必能夠將「民族模式」的成功經驗全盤移植過去。也就是說，靜思語教學在經過組織制度化穩定發展之前，仍必須有一些機緣的促成，做為行動的開端，而後，制度性的支持力量才有機會得以適時的發揮。

此外，從「大愛媽媽」成長的數據顯示，二〇〇二年成立開始，「大愛媽媽」成長快速，至二〇〇六年的顛峰期，每年參與人數經常成倍數增長，二〇〇七年後成長趨緩；訪談資料中也發現「大愛媽媽」稍有流失的現象；而田野觀察中亦有訊息透露，站在機構的角度，對成員的品質控管上，期待能夠更符合組織的要求。因此，希望提高「大愛媽媽」對組織的認同，使其在團體中的角色扮演上更為多元，以及對組織的參與更為積極活躍。然而，多數大愛媽媽的成就感，來自於教室講台的展演行動，以及教學上與學生的互動、學生的回饋。就這方面而言，大愛媽媽成就感的來源，與組織對她們的期待之間，產生了些許的落差。在制度化的過程中，組織的配合與第一線的行動成員之間，在互動上若無法達到一定的穩定度，其成功的程度，亦將大打折扣。如此的發展趨勢，形成部分大愛媽媽參與熱情的耗損，反而造成「大愛媽媽」行動的侷限性，以及組織控制力弱化的現象。

## 第二節 靜思語教學的發展契機

「人間佛教」理念的實踐，改變了社會大眾對於佛教僧團應退居於山林寺院的刻板印象，創造了佛教參與公共事務、賦予社會責任的機會。當政治對於宗教的控制力逐漸趨於緩和之際，佛教的入世關懷，也逐漸由慈善、濟貧、急難救助，這種殘補缺口式的社會福利服務，轉趨更為多元的發展。以慈濟的例子來看，慈濟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以「慈善」做為其實踐「人間佛教」，及入世關懷的起點；以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為其終極目標。在慈善志業之後，繼之而起的還有醫療志業、教育志業、人文志業，以及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志工等。經過四十餘年的努力，建構了此「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各項社會服務的架構。而在慈濟志業的架構中，則貫穿以證嚴法師《靜思語》的信念，做為慈濟人形塑認同、凝聚向心力、提振團體行動力，以及改造個人生命歷程的精神依歸。

而就在慈濟教育志業及人文志業蓬勃發展的近一、二十年來，《靜思語》也從慈濟人的覺行指南，變成了教育領域中，生命教育、品格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教材內容。《靜思語》教學進入校園，從無到有的建制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慈濟本身所具備的條件，以及社會氛圍所提供的行動基礎。包含其志業中所蘊含改造社會的基本立場；成立教聯會推廣其教育志業；強調尊重生命、重視生命教育。台灣社會「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廣和實踐，加深了民眾對佛教的正面期許；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中，生命教育的受到重視；以及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中，道德倫理教育的缺席。以上內、外在因素，使得慈濟《靜思語》教學有機會能夠進入校園，抑或說以上這些因素，讓慈濟意識到進入校園與世俗道德層面接軌的機會，以及宣揚其價值、理念的必要性。

繼慈濟教師聯誼會成立，以推廣慈濟教育志業之後，組成「大愛媽媽」的策略，對於《靜思語》教學深入校園，產生了正面效益，有意願或已經實施《靜思語》教學的學校，正大幅增加中。而從實施靜思語教學的個案中，我們也發現「行政權力主事者」的態度，攸關教育場域中宗教團體的生態發展及其彼此間的消

長。此外，《靜思語》教學能否發展順利，必須具備的相關條件，如：與個人機緣有關的偶然性條件，讓單點的靜思語教學能夠開展得起來；進而組織制度化推廣，使得多數教育場域的靜思語教學能夠穩定成長。而不論其發展的條件為何，我們看到的是慈濟對於基本道德及價值的關懷。

丁人傑提到慈濟起自邊陲，卻開始宣揚傳統社會中，有利於促進社會整合的各種核心價值（孝道、強調秩序與和諧等），它所代表的雖然不是一個傳統文化道統的維繫者，卻是一個想要透過愛與關懷來強化社會連帶，並推動「帶有集體主義文化價值之公共場域」的理想主義者（丁仁傑 2003：20；引自張式鑫 2007：9）。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慈濟更倡導「克己復禮」的理念，儘管在論述上以「克己」的自我節制為重點，相較於孔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主張，顯得較不夠周全，然而其背後強烈的道德動機，以及祥和社會、維繫社會秩序的目的，卻是顯而易見的。

證嚴法師《靜思語》以仿《論語》的形式編纂成書；慈濟推動「克己復禮」運動，亦似仿效孔子於春秋禮崩樂壞之際，恢復周初社會道統的理想性。從以上跡象，應該不難看出慈濟對於當代台灣社會道德價值重整的努力和企圖。慈濟藉由志工在社區身體力行的「克己復禮」行動，重建社會道德基礎，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為，以及經由校園靜思語教學，將道德教育向下紮根的具體行動，與社會產生積極的互動。道德是宗教的重要成分，宗教團體對於世俗社會有關道德教育的參與行動，將宗教的「神聖性」與一般生活世界的「世俗性」扣連在一起。這些公共性的努力，讓慈濟從邊陲走向公共。而這裡所指涉的「公共性」不完全是地域區間或領域範疇上的公共性，更指向一種「動機性」的、為「公眾利益」而「道德」的公共概念。

近年來，社會脈絡中，集體焦慮於道德的疲弱不振。證嚴法師《靜思語》其中的道德意涵與理念價值，不僅影響慈濟人，也燃起社會大眾對於道德重建的期待。而慈濟似乎意識到這個機會與必要性，因而，透過《靜思語》教學積極深入校園。將其本身宗教的神聖性，寓於世俗世界教育場域的道德發展，讓它的宗教

理念與世俗道德接軌，進行某種價值、理念的宣揚，以強化社會對其宗教信念的認同。從實施《靜思語》教學，學校數目不斷攀升的現況來看，慈濟將其宗教理念與世俗道德融合，對於社會道德及價值觀的重新建構，已開始顯現成效。

慈濟「人間佛教」入世關懷的社會實踐行動，落實到教育這個公共領域的過程中，似乎有意將《靜思語》推廣成一種凝聚社會道德力，或是拓展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一種架構，讓佛教教義和慈濟靜思精神，融合於道德教育，進而改造社會氛圍，甚至藉以維持社會和諧，強化社會連帶。這種宗教精神與公共領域道德教育接軌的具體行動，其動機在於維繫公眾的共同利益，在這層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慈濟具有讓自己成為公共宗教的意圖；或說慈濟以宗教理念與世俗價值教育接軌的行動，已經顯示出為邁向「公共宗教」而努力的趨勢。

而社會變遷快速，隨著公眾的社會需求趨向多元化，慈濟社會關懷的層面也就愈來愈寬廣。慈濟藉由積極的社會參與行動，以彰顯其公共性。一方面擺脫「宗教」只能定格於「社會福利」、「慈善服務」的傳統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將組織及組織成員導向專業化、系統化、制度化，落實其「菩薩人間化」的各項社會關懷行動，以強化它在公共領域裡角色的正當性。儘管慈濟僅以柔性訴求參與社會行動，然而，對於社會的改造卻逐漸顯現出「柔以克剛」的極大動能。

## 參考書目

- 丁仁傑 (2003),〈捍衛社會身體：台灣 SARS 疫情中的災難治理與其宗教論述〉  
《思與言》，第 41 卷第 4 期，1-70 頁。
- 丁仁傑 (2004),《社會分化與宗教制度變遷——當代臺灣社會新興宗教現象的  
社會學考察》，台北市：聯經。
- 丁仁傑 (2006),〈進步、認同、與宗教救贖取向的人世性轉向：歷史情境中的  
人家佛教及其行動類型初探〉，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62 期，37-100 頁。
- 王士峰、王士紘 (1998),〈非營利事業管理模式之研究—佛教慈濟功德會之實  
證〉，收錄於鄭志明主編《宗教與非營利事業》，嘉義：南華大學宗教中心，  
23-48 頁。
- 吳永裕 (2001),〈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基本概念〉《生命教育論叢/何福田策劃主  
編》，台北市：心理，29-38 頁。
- 吳庶深、黃麗花合著 (2001),《生命教育概論：實用的教學方案》，台北市：學  
富文化。
- 吳榮鎮 (2002).〈生命教育推動的現況與展望〉。學生輔導，82，8-12 頁。
- 吳寧遠 (1998).〈現代宗教世俗化之省思〉《宗教哲學》。4 (4)：20-43 頁。
- 江燦騰 (1992),《台灣佛教與現代社會》，台北：東大。
- 林本炫編譯 (1993).《宗教與社會變遷》。台北市：巨流。
- 林本炫 (1998),《當代臺灣民眾宗教信仰變遷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
- 林玉佩 (2007),〈校園新品格運動〉《教出品格力》，天下雜誌 2007 親子天下專  
刊。
- 林思伶 (2001),〈生命教育的理念與做法〉，論文發表於臺灣地區國中生生死  
教育教學研討會。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98-214 頁。
- 林碧珠編輯 (2005),《大愛灑人間：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

周蕙菁 (2003),〈品格—新世紀的第一堂課〉《天下》雜誌, 287 期。

南懷瑾 (1987/2006),《中國佛教發展史略述》, 臺灣初版/臺灣初版十二刷,  
台北市: 老古文化。

徐宗林、周愚文編著 (1997),《教育史》, 台北市: 五南。

孫效智 (2000),〈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哲學基礎〉《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生命  
教育—教改不能遺漏的一環/林思伶主編》, 台北市: 寰宇出版, 1-22 頁。

孫效智 (2001)。<〈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哲學雜誌》。35: 4-31 頁。

孫效智 (2002/2006),〈生命教育之困境與推動策略〉收錄於何福田策劃主編《生  
命教育》, 台北市: 心理, 51-75 頁。

邱敏捷 (1998),《印順佛教思想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未  
出版。

許淑燕 (2001),《文化脈絡中的社會行動——慈濟教聯會之社會教育個案研  
究》,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張維安 (2000),〈人間佛教與台灣社會: 以社區為道場, 以服務為修行〉。新世  
紀社會文化與教育研討會。2000, 4. 29。

張榮攀 (2004),〈大捨之路培育良醫——談慈濟大學遺體捐贈與生命教育  
〉民 93/11/1。

張培新 (2005),〈宗教組織公共事務參與: 以慈濟功德會為例〉, 中山大學「宗  
教與政治: 神聖卻充滿爭議的連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張式鑫 (2008),〈慈濟功德會與公民社會的探討-公共領域的觀點〉, 2008 TASPAA  
伙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論。

鈕則誠 (2004),〈生命教育的哲學反思〉, 哲學與文化月刊, 364 期, 47-57 頁。

黃德祥 (1998),〈生命教育的本質與實施〉, 臺灣省中等學校輔導通訊, 6-10  
頁。

黃德祥 (2000),〈小學生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 論文發表於生命教育與教育革

- 新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103-117 頁。
- 雲 菁（2000），《千手佛心—證嚴法師》，台北：企鵝出版社。
- 楊惠南（1991），〈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89-122 頁。
- 楊惠南（2004），〈不厭生死、不欣涅槃——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精髓〉《「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第五屆兩岸學術研討會》，A1-A26，台北。
- 臺灣行政院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2006/4），《2006 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臺灣部分》。台北市：行政院。
- 黎建球（2000），〈生命教育的價值意義及其內容〉，論文發表於生命教育與教育革新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132-144 頁。
- 潘 煊（2004），《證嚴法師琉璃同心圓》，台北市：天下遠見。
- 陳立言（2004），〈生命教育在台灣的發展概況〉，哲學與文化，31 卷，9 期，21-46 頁。
- 陳美羿（1992），〈一陣和風、一股清流——教師聯誼會的源起與成長〉《慈濟》月刊：309 期。
- 陳美華（2002），〈個人、歷史與宗教——印順法師、「人間佛教」與其思想源流〉，《中華佛學學報》15 期，427-456 頁。
- 陳英豪（2000），〈安頓人心的工作〉，生命教育網站與新講台雜誌，89.3.1。
- 盧蕙馨（2004），〈宗教敘事的培力——慈濟「善書」的形成分析〉《新世紀宗教研究》二卷四期，1-69 頁，六月出版。
- 盧蕙馨（2004），〈證嚴法師「人間菩薩」的生命觀〉，《「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第五屆兩岸學術研討會》，N1-N18，台北。
- 謝坤楠（2005），《陪孩子成長是福氣也是責任》。2005 年 9 月 21 日親師懇談（家長日）校長序。
- 鄭石岩（2002/2006），〈生命教育的內涵與教學〉收錄於何福田策劃主編《生命教育/》台北市：心理，23-49 頁。

- 鄭金川 (2004)。〈生命教育沿革〉。收錄於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
- 釋印順 (1985)，《遊心法海六十年》，臺北：正聞出版社。
- 釋性廣 (2006)，《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台北市：法界。
- 釋昭慧 (1995)，《人間佛教的播種者》，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釋昭慧 (2006)，《人菩薩行的歷史足跡》，台北市：法界。
- 釋慧平 (2003)，《大乘妙法蓮華經》，台北縣：菩提觀音寺。
- 釋德傳 (2008)，〈導讀〉《真實之路》，台北市：天下遠見。
- 釋證嚴 (1989)，高信疆編，《證嚴法師靜思語》，台北市：九歌。
- 釋證嚴 (1990a)，《慈濟的訊息》，台北：佛教慈濟文化志業中心。
- 釋證嚴 (1992)，《證嚴法師靜思語·第二集》，台北市：慈濟文化。
- 證嚴法師 (1998)，『宗』是人生宗旨；『教』是生活教育。靜思語教學月刊，第 18 期，1 頁。
- 釋證嚴 (2001)，《無量義經》，台北市：慈濟文化。
- 釋證嚴 (2006)，〈尊重生命價值，掘出愛心湧泉〉《慈濟》月刊：477 期。
- 顧忠華 (1999)，《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台北市：允晨文化。
- 顧忠華 (2000a)，〈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自治功能〉，發表於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本土化學術研會。嘉義：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 Durkheim, E. 著，1992，芮傳明、趙學元 (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桂冠。
- Berger, Peter L. 著，2003，蕭羨一 (譯)，《神聖的帷幕》。台北市：商周出版社。
- Jorgensen, Danny L. 著，1999，王昭正、朱瑞淵 (譯)，《參與觀察法》。台北：弘智文化。
- Yin, Robert K. 著，2001，尚榮安 (譯)，《個案研究》。台北市：弘智文化。
- Casanova, Jose' (1994)。"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多媒體書目

DVD (2004),《生命教育的九堂課》,台北市: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發行。

## 參考網頁

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life.ascc.net/> (2007/3/11)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edu.tw/> (2009/6/13)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fgs.org.tw/> (2009/6/8)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2009/5/24)

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tw.tzuchi.org/V1/index.php> (2009/6/12)

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index.asp>

(2009/1/18)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http://life.edu.tw/homepage/091/new\\_page\\_2.php](http://life.edu.tw/homepage/091/new_page_2.php)

(2007/5/13)

高雄市民族國小:[http://www.mtps.kh.edu.tw/test\\_website/index.htm](http://www.mtps.kh.edu.tw/test_website/index.htm)

(2006/12/11)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小全球資訊網:<http://www.mtps.kh.edu.tw/> (2009/6/14)

靜思智慧語·好話二十年:

<http://hichannel.hinet.net/special/preview.jsp?name=2009tzuchi>

(2009/6/9)

慈濟教師聯誼會簡介:

[http://tw.tzuchi.org/V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http://tw.tzuchi.org/V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6:2009-01-21-05-26-15&catid=86:tzuchi-groups&Itemid=344&lang=zh)

[386:2009-01-21-05-26-15&catid=86:tzuchi-groups&Itemid=344&lang=zh](http://tw.tzuchi.org/V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6:2009-01-21-05-26-15&catid=86:tzuchi-groups&Itemid=344&lang=zh)

(2009/6/20)